

國文學

陳遵統著

林行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陳遵統

發行者：福建協和大學 版課

印刷者：邵武永生堂

自序

文集文評之製，始於魏、晉，而益於齊、梁，顧合二者以成書，式正宗而啟後學者，則迄於今，尙缺有閒也。曩在民元，與桐城姚仲實、姚叔節、吳辟疆，吾鄉嚴幾道、陳石遺、林畏廬諸老，同執教國立北京大學，羣居談論，以爲文評之事，至明清而極精，文集之類，待姚曾而始備，是故昭明之選，彥和之書，在昔號爲空前者，及今觀之，猶有待於推擴。蓋自齊梁以來，時逾千載，文學之作，奚啻京埃，輯錄論議，以續蕭、劉之業，又烏能以稍緩？自時厥後，畏廬有論文之編，仲實有文學研究法之著；惟畏廬所論，多涉文質，而仲實之言，則體質兼賅，正變咸統，洵爲彥和以後之名著，惜其祇及文評，而文集闕焉，使讀者未獲覩其實例，以互相印證，則美猶有憾也！國文學之撰，蓋本乎前茲所討論，而南歸十載中所取以教吾鄉諸大學者，分體爲授，證論以例，首起原，次變遷，又次制作法，而終之以模範文，誠欲綜衆製之長，立一貫之論，揭前賢之祕，作後起之師，使學者知達情述事之有其方，喻衆牖民之有其術；而吾國文章之道，固不難而易也。特以講肄事繁，載筆時鮮，居諸易逝。

作輟無恆，積十年之久，所得祇二十萬言。竊惟吾國文學廣博，非用蘇軾八面受敵之法治之，不足以盡其境。吾書之例，其犖犖大者，爲體製、時代、學術、派別四端。體製之中，復分爲古文辭、詩歌、詞曲、小說、新劇、新聞雜誌、文五者，茲之所就，僅有古文辭之目，而評論已具之模範文，才六十篇耳；且也綜全書所言，其愜心者，十之六七，其未安者，亦十之三四焉，以故朋交見者雖多稱許，迄未敢公之國人。而人事紛擾，屢稽賡續之期，及門中如林生志鑿、梁生孝瀚、施生拱、郭生毓麟、游生叔有，主先刊第一編尤力；施郭二生，且躬肩章句讐校之勞，重違其意，爰付刊行，以塞諸生之望。用識其緣起如右文。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陳遵統易園父作於福州協和大學之文學院

國文學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古文辭

第一節 著述門

第一款 論著類

論著類模範文

一 小戴禮學記

二 莊周逍遙遊

三 韓愈原毀

四 蘇軾論武王

附論著類分目

第二款 序跋類

序跋類模範文

五 易繫辭傳中三章	三一
六 詩關雎序	三七
七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四〇
八 劉向戰國策目錄序	四一
九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四五
附序跋類分目	四九
第三款 辭賦類	五〇
辭賦類模範文	五一
十 屈原離騷經	五一
十一 班固兩都賦並序	六五
附辭賦類分目	七八
第二節 告語門	七九
第一款 命令類	七九
命令類模範文	八〇

十二	尙書牧誓·····	八〇
十三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八一
十四	陸贄代唐德宗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八五
十五	宋濂代明太祖擬諭中原檄·····	八六
	附命令類分目·····	八九
第二款	陳議類·····	九〇
	陳議類模範文·····	九一
十六	李斯諫逐客書·····	九一
十七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九三
	附陳議類分目·····	九八
第三款	書牘類·····	九九
	書牘類模範文·····	一〇〇
十八	春秋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	一〇〇
十九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一〇三

二十 曹丕與吳質書……………一〇七

二十一 韓愈與孟尚書……………一〇九

二十二 王安石答曾子固書……………一一二

二十三 宗臣報劉一丈書……………一一三

附書牘類分目……………一一五

第四款 哀祭類……………一一六

哀祭類模範文……………一一六

二十四 屈原九歌(選二)……………一一六

二十五 賈誼弔屈原文……………一一八

二十六 韓愈祭柳子厚文……………一二〇

二十七 韓愈歐陽生哀辭……………一二一

二十八 柳宗元祭十郎文……………一二五

二十九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一二六

三十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一二六

三十一 王守仁瘞旅文……………一二九

附哀祭詞分目……………一三一

第三節 記戰門……………一三二

第一款 傳誌類……………一三二

傳誌類模範文……………一三五

三十二 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一三五

三十三 司馬遷史記信陵君列傳……………一三八

三十四 班固漢書朱買臣列傳……………一四五

三十五 范曄後漢書范式列傳……………一四七

三十六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一四九

三十七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一五一

三十八 歐陽修瀧岡阡表……………一五五

三十九 歐陽修張子野墓誌銘……………一五八

四十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一六一

邦
別

入
類
別

附傳誌類分目

..... 一四六

第二款

敍記類

..... 一六五

敍記類模範文

..... 一六七

四十一

尙書金縢

..... 一六八

四十二

春秋左氏傳晉公子重耳歷游諸侯

..... 一六九

四十三

春秋左氏傳楚子圍宋

..... 一七一

四十四

春秋左氏傳宋及楚平

..... 一七三

四十五

國語句踐謀伐吳

..... 一七四

四十六

戰國策慎子全東地五百里

..... 一七七

四十七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 一七九

四十八

蘇軾表忠觀碑

..... 一八一

四十九

魏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上

..... 一八四

五十

魏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下

..... 一九九

第三款

典志類

..... 二一四

典志類模範文	二一五
五十一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	二一五
五十二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二二
雜記類	二二五
雜記類模範文	二二七
五十三 小戴禮檀弓(選錄四則)	二二七
五十四 鄭道元水經注江水(節錄三峽段)	二二九
五十五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	二三二
五十六 韓愈藍田縣水廳壁記	二四〇
五十七 柳宗元永州八記(選二)	二四一
始得西山宴遊記	二四一
鉅嶺潭西小丘記	二四二
五十八 歐陽修豐樂亭記	二四四
五十九 錢公輔義田記	二四五

國文學講義 目錄

六十 余懷板橋雜記(選錄三則)……………二四七

國文學講義

陳遵統易園父講述

緒言

文章講述之法，約之有四：一、以體製爲主，由各種文章中，別爲若干門，又細別爲若干類，而逐類詳其制作之要，取名著以證之也。二、以時代爲主，就各時代之文章中，取其最有關於時代性者，揭而論之，以見其時代之政治現象，與夫羣衆心理焉。三、以學術爲主，凡關繫經學史文學哲學範圍之文章，輯而錄之，參伍錯綜而研究之，而數千年來學術之源流，無不明矣。四、以派別爲主，吾國文體既賾，而各體之中，又分爲若干派別，舉其重要者著之篇，而各派的面目莫不顯露矣。右四法中，一二爲普通講述之法，三四則特殊講述之法，而一、二之中，一又當先於二焉。茲先卽一之範圍內而講述之，附以重要之模範文焉。

吾國文章，自創造以來，洎於今數千年矣。應以社會之情事，其用益宏，而其體益繁，一體有一體之用，非洞悉文章之流別而窮其本源者，固不能制作咸宜而收其效也。則辨體尚己。文章之興也，以代結繩之政。故記載文爲先，其後繼以告語文。東周以後，政教既衰，議論漸起，著述之文盛焉。而人事既繁，記載益賾，人與人相互之間，隨在有所交接，告語之文，亦愈以弘廣矣。

文章既有其體用，於是治文章者，多以辨體爲務。古今辨文體者，摯虞流別，久已散。厥後劉文心雕龍四十九篇，雖於文章利病，窮極微妙，惜論體裁之別，僅二十五篇，類既不備，體復弗備。任昉文章緣起，隋志已稱逸失，今所流傳，多疑贗本。北齊顏之推家訓，論文體出於五經，亦未能統舉各體，

詳加討論。自昭明文選，分類三十九，宋元以來，總集別集，雖稍更其列目，要以文選爲主。但文選分類，以形而不質，久爲前哲所譏。至明吳訥文章辨體，經增爲五十類。而徐師曾之文體明辨，又細別爲百一類。蓋徒從形體上觀察，雖千百類亦何能盡。自姚鼐古文辭類纂，分部十二，以質爲主而不以形，以簡御繁，於是古文之門徑，可於文體求之。然贈序書說之分類，於義究有未安。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易爲十類，於義較密，而於體裁則未之及。且以詩入詞賦類，又不列後世詩，亦有未善之處。聞皆攷數千年間文體之變，以爲古文辭爲一類，詩歌詞曲爲一類，斯二者自初有文字以來，已各獨立，固不能綜合而論之也。

文章之起源，韻文中之詩歌，實先於散文。蓋遠古之初，未有文字，其人民往往藉語言以發舒情意，如或發歡愉之歌辭，以表其快樂，或發嗟歎之歌辭，以表其憂思；或發雄壯和平之歌辭，以稱述祖先之功德，以陳叙一己之願望。是詩歌之興，固在文字以前也。茲再詳言之：昔尙書帝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關雎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神鬼，莫近于詩。朱熹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爲作也。綜上所言，其於詩之起原，固已言之詳盡無遺矣。至文之起原，則觀于尙書序而可知。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

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夏商周之書，神駘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綜上所言，於文之起原，亦已言之詳盡無遺矣。

由斯而觀，則詩歌者，自邃古以來，固已獨立于散文及其他韻文之外，而蔚爲大國焉，則不能不分以言之也明矣。矧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去其文益遠乎？至如晚近以來，社會教育之工具，常有賴於小說、戲劇、新聞雜誌，雖其起原有遠有近，而其用既宏，較之古文辭，或有過之而無不及，則亦治文章者所當加之意也。

復次，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散文，在昔多以之分類者，不知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顧炎武曰：知錄中所說）故易之彖、象、雜卦用韻，然其中亦有無韻者，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不用韻，然亦有一二用韻者。尙書禮記，無韻之文也，然亦偶然用韻。詩經用韻也，然亦偶然不用韻。觀此則文之有韻無韻，皆順乎音節之自然耳。茲編以詩歌詞曲，詞於古文之外，而其他有韻之文，則合之爲辭，以附于古，命爲古文辭焉。蓋亦從桐城姚氏之書所定也。（駢儻之文，在昔與散文本不分也，班固以後用偶特盛，至於六朝，其弊已極，唐人復古，乃謂奇者爲古文，然駢儻文無論有韻與否，固皆文也，不當別爲類，當合於古文辭中。）

然則國文之範圍，從體制言之，一、爲古文辭，二、爲詩歌詞曲，三、爲小說，四、爲新劇，五、爲

新聞雜誌。而古文辭者，當參合姚曾二氏，以質區分之法，逐類言之。凡此數者，一一言其源流正變，及制作之法，且附以古今之名著，以資循習，而待學者之隅反焉，斯本編之旨也。

於終當加意者，行又首在蓄理，理不深者，不能爲文。次則非周知世務與人情風俗以博其識，亦不能爲文。又次則修詞鍊氣，以爲文采，則文章之道立；而可收其用矣。此各種各體之所共通也。（於語體亦然。）而未流之大弊，一曰誨淫，二曰貢諛，三曰飾僞，四曰務華，非力屏之，則雖有上列諸美，亦不足以語行文矣。抑經生之爲文也，拘于古訓，而不知世務；學士之爲類也，驚于瑣藻，而不究本原；均無當也。滄海橫流，國勢日頽，學爲文章者，宜以最短之時，習至深之類，以最新之識，治邃古之學，而後恢其日力，以事百學，夫如是，學可興也。夫文，本難也，宜使之易，學，本深也，宜使之淺，文化之開，民智之進，胥賴乎此也。諸生勉之！窮其源流，洞其表裏，由文章之體類，窺制作之精英，周情孔思，類不在茲乎？是在吾黨！是在吾黨！

第一章 古文辭

古無所謂古文辭也，自屈宋變三百篇之體而有辭，至漢而賦體特盛，賦者，古詩之流也。（見班固兩都賦序。）古文者，唐人矯六朝之弊，而復于古之散文，因以別于駢儷，而後立古文之名者也。

吾國之文，古昔莫盛於東周，其時之文，主在明道，道盛則文亦盛，道卑則文亦卑，視後世之專務爲文者異也。東周以後，首推西漢，明道之文，雖遜於東周，而指陳利弊，總論世務，識既周詳，文亦樸茂，有華有實，不失文學之創造精神焉。東漢之文，盛於班固，而亦衰於班固，其之文辭，以整而奇，一代

之傑也。至其末流之失，則學固者，寔趨於聲律排偶致之也。溯自東漢之末，文章之氣骨漸靡，緣飾詞藻，華而不實。魏晉之際，文氣衰矣，就其善鳴者，其聲輕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至陳隋而極矣。唐初文字，已稍返於東漢之末，蓋物極必反，惡有固然，特至韓氏而始大耳。然唐宋以後，以科舉取士，國家之對文學，恆有一定之尺度，全國鄉風，一趨模擬，文章終於不振。北宋時，歐會蘇王之流，偶一中興，而亦無補於事，則以平民文學不興，所謂古文辭者，亦終不逮於古也。於是有志之士，乃有屏棄古文辭，以爲不屑屑者。而詩則自唐以來，更歷初、盛、中、晚，境界漸窮，亦有不能不變之勢，此小說詞曲之所由代興也。

第一節 著述門

第一款 論著類

論著者，著作之無韻者也。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蓋皆古君子著書立說，以明理達道析疑解惑者也，六經尙已，而戰國之時，諸子百家，論議譎起，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孟子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淺深，文有工拙，要皆能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如莊如荀，特超越於諸子，諸子之爲文也，亦以所蘊之理，發爲文章，其所蘊之理何若，而曲折以達之也，所取之文氣與文勢，因以不同。儒家之文實，道家之文玄，名家之文辯，法家之文刻，縱橫家之文詭，蓋非如不足以達其所蘊也。故古之爲論著之文，多有專書，而其文首尾一致，詞旨不渝。唐宋以下爲古文者，韓退之著論則取於六經孟子，柳子厚則取於韓非賈生，蘇明允雜

以蘇張之流，一瞻釐及於莊子焉。論著之文，釋義論理，皆事達道，其爲文也，須自立門戶，嚴爲壁壘，務使無懈可擊，而崇論閎議，又能層出不窮，千轉萬變，飛揚生動，曲折透達，以傾動人之聽聞者也。在各門各類中，實爲最難。其爲之也，一、當具正反，理欲庸衆所共曉者，必常明辯以智，正言之不足，反言之焉。二、當繁徵引，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所徵引者，或以名人之言，或以已往之事，要以信人爲歸。三、當近取譬，當人之情，明於近而蔽於遠。理道遠也，而習見之事則近，因而引之，無不明矣。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四、當明斷制，語博所以資吾說，語約所以明吾旨，先博而後約之，則時時醒覽者之心目，而吾旨以明矣。所謂提要鉤玄者，非徒讀文，即作文時，亦當取斯義也。以上四者，特其大要，若夫神而明之，變而化之，則在探討古今立言之法，因而宏之，存乎其人矣。古今論著文之工者，以經言，則有如禮記之學記樂記，以諸子言，則如孟，如莊，如荀，如韓非，書中均不乏卓越之作。（莊子內篇七篇，荀子如解蔽，正名，天論，正論，性惡，禮論，樂論諸篇，韓非如五蠹，六反，心度，說難孤憤等篇均可謂。）以漢唐宋之文家言，則如賈誼過秦論，韓愈原道，諱辯，獲麟解，師說，柳宗元封建論，桐葉封弟辯，李翱復性書，歐陽修朋黨論，蘇洵管仲論，蘇軾評王論，留侯論，霍錯論，蘇轍六國論，王安石原過，復讎解，均論著類之傑作也。（凡編中所舉會類參考文，多取於姚鼐古文辭類纂，及會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簡編，以便同學之探討。）

論著類模範文

(一) 小戴禮學記

此爲說理之論著文是禮記中第一等文字，於教學之法，能舉其要，雖時異古今，然斯理固不變也。

其文先後有序，而節意，非徒其類，實事入佳，或分析之如下：

發慮憲，求聖人，以化民，不此謂之？樂之於民，足以勸，求足以化民。君子知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此為第一章，其意，以成禮成義，則教化民成俗，而後現出學字，看他層層撇開，是何等精神？何等魄力！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必先慎民，教之，然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賓，弗敢不與其旨，雖有至道，弗敢不為其說也。是故，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

此為第二章，承上章之意，而指出教與學之重要，更喻以明之，微證以實之。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黌，鄉有校，國有學，比有庠，比皆入學，少年考，一年視聽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禮文，七年視誥誥學文，謂之小成，九年知微通達，屈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遠者來，此之謂之。道也。命曰：樂學對衡之。其此之謂乎。

此為第三章，言教育之重要，仍舉引以實之。

大學始教，皮弁祭服，以道之，管其器也，官其始也。人學於禮，孫其業也。夏楚一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詩有志也，禮有節也，樂有正也。幼童聽之弗聞，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心，官其始也，官其終也，此之謂乎。

此為第四章，言教育之重要，仍舉引以實之。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以禮，是心者居也，不學操殺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其射不能安武，故君子居則學，學則息，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之謂樂學也。不實也。杜預曰：此蓋為時教，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為第五章，言大學之教也。已及此之實質。

今之教者，呻其佔術，誦其詩，讀其書，習其禮，進而不問其安，與人不苟其說，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排；夫然故教之所由廢也。其此之謂乎。夫然故教之所由廢也。雖有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此為第六章，言大學之教也。知言教法之善，實能道盡後世為經書之流弊。自大學始教至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也。自古者言教法之善，則古今不同，而善於之精理有不可廢者矣。此數語，則斥今日教者之不樂，而以禮古教者之樂也。凡文有正反，而意愈明，說理之文，必待正反，而人始曉然於其理也。即此之而言，其具正反者幾矣，如言賢者而後樂此，必及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告梁惠子語）言與民同之善，亦不與民同樂之不樂。告齊宣王語其例也。常人智識不及，舉一隅固不能以三隅反也。可知言與民同之道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教於未及，其所以禁於未發，不隨其發之而禁，而觀其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要由與也。發然後禁，謂其已發而後禁之，禁於未及，謂其未及而禁之，雖發而不禁，謂其發而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少聞則陋，寡聞則愚，此四者，教之所由與，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言其教也。夫然故教之所由廢也。雖有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則易，聞而弗達則思，思而弗思，可謂三喻矣。

此篇第七章，承上以言言古今教法之不同，因縱言教之興廢由乎此。然後及于君子之所以爲教。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者也者，知然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志，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所謂繼志矣。

此爲第八章，言言者當知學者之失，而使之繼志。以上就教者方面言，此則就學者方面詳舉其失，促教者以注意也。學者有四失等語，對於學者之失，一一補救，善歌者等語，則言傳心之法也。救失爲補偏，傳心則爲教之正道也。兩者均專在教者方面立言，看他用善教字，用使字，是何等筋力。繼志是使之目的，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是使之方法。試思約言何以能達？微言何以能臧？罕譬之言，何以能喻？只此一問，已寫出教者之全副精神，及其全副手段矣。

君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焉者也。是故君子不愷也。詩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當其爲尸，明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此篇第九章，極言師之宜尊，以爲尸之尊位，襯起爲師之弗臣。文章極有韻采，此等處皆可爲模範。大學之禮三語，又引古事以證禮之說。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

後其節制，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皆通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一語而不知，雖會亦可也。

此爲第十章，言教學法得當不得當之辨，而歸於善教者之如何教人。先言學與問之道，所以勉學者。蓋師雖善教，然學者若不善於善問，猶無益也。學、乃學者之事，故善學已足，問則就質於師，故善問者，猶必待善教而後成。夫學者多苦於無明師，而爲師者，則亦苦不得好學深思善問之士而與之。嗚呼！相與之難，相與之疏，此學者之所以不進，而人材之所以難得也。記問以下數語，則補充上文而言其反也。

良治之子，必學焉裘，良弓之子，必習焉箠，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音，五音弗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此爲第十一章，言初學當循序而進。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十句，以文義文理觀之，皆當移在雖舍之可也之後。良治之子之前，善文至雖舍之可也止，論師道已畢，結以此十句，言師地位之重大，習良治之子以下八句，論初學者當循序而進。君子曰大德不官以下七句，則又言爲學能洞見本原者，不拘一終也。終言三王之祭用，以下五句，以申言山爲學山淺而深之義，皆所以明學者之事也。若如原文，以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十句，放在可以有志于學矣之下，君子曰大德不官之前，則語無倫次，上下文間，無連絡貫串之妙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委也。此之謂務本。

此爲第十二章。言學者第願見本原，以綜結全篇之意，以應起首而明學之重要。夫化民一俗，新其之也，一爲學之功用，務本，明德之也。此爲學之本體。學記首言學之時局，終言之本體，較之先言而後言用者，尤爲深切而著明。蓋說理之文，自隱而之見，不知自見而之隱也。諸生觀於此文，可以知立言之道，喻衆之方，而文章之事，亦不外是矣。故漢模範文，一以爲首焉。

（總評）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所記，而自大學中庸外，惟學記最近道。以文論，則樸茂而有輝光，淵深而能明哲，道經文如是，蓋大難矣。茲爲諸生學文章計，揭其最愛之語如下，其餘則俟諸生之自玩味而領略焉。一、以斷制之筆爲說明也。說理文最怕蒙頭蓋面，此篇處處以擲頭鉤支之筆，導讀者之注意，如其必由學乎，故曰致學相長也，謂之小成，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可謂善喻矣，可謂繼志矣，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此皆進學之道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此之謂務本。又篇中兩夫然，然後一夫然後者士。（學然後知不足，發然後禁之然後，非斷制，）又六引古語，而皆繼以其此之謂乎，則皆以斷制之筆爲說明也，以斷制之筆爲說明，故能顯焉。二、以排偶之句爲論述也。如家有塾以下數語，比年入學以下數語，皮弁祭服以下數語，時教必有正業以下數語，呻其佔畢以下數語，禁於未發之語強以、數語，發然後禁以下數語，道而弗索以下數語，視失則多以下數語，約而學以下數語、鼓蕢當於有聲以下

數語，大德不官以下數語，皆以至初之理，至緊之事，整齊而約諸排偶之中以論理。故能簡馮。三、以正反之言而要旨也。篇中要旨，其重要者，正言之不足，必反言以顯明之。言古之教者矣。必繼以今之教者；言安樂親師矣，必繼以嚴學疾師；言所修乃矣矣，必繼以教之不刑；言禁，本微矣，必繼以發然後禁；言教之所由興矣，必繼以教之所由廢；言善學善問善待問矣，必繼以不善學不善問不善答問；反之覆之，而申明其理，一理無不明矣。四、以淺近之事喻至理也。如論學問如琢玉，攻木，如鐵術言語，皆引喻於淺也。其他如以嘉肴喻至道，以水喻學與師，亦猶此意耳。綜此三長，故使讀者讀之，聲與心通，忘其爲說理之文也。夫論著文，爲文中所最難者，說理文又爲論著文中之最難者，諸生苟熟於此篇，涵泳而體會之，一作文之道，思過半矣。

以上所評，文之外體也，蓋以言其內質。此篇之始以諛開動衆，引起化民成俗，而歸之於教，繼以不學不知道，不學不知至道之善，蓋綜論學之必要也。自涉慮憲至數聖生其此之謂乎，次辨古教有制度之善，見其化民成俗之所由興。（古之教者，至孔子時而極其此之謂乎，）次又雜舉大學爲道之道，先外體而後內質，言必如是而後教學親師樂友信之也。（大學始教，至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次之舉今之爲教者而斥之。（今之教者，至奴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次又綜合古今所以爲教者而論斷之，繼述君子知古知今而得爲師之道。（大學之法，至然後可以爲師也，）次言君子爲教以善喻而成就夫繼志之功，教失爲補偏，繼志爲傳心之正也。（故君子之教喻也，至可謂繼志矣，）次言師之重要，與學者虛心而尊敬之道。（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至所以尊師也，）次言良師生與良師生之別。（善學必如過而一信，至雖舍之可也，）次言志學志學之要，結之以務本，專爲學者言之也。（良治之子，此之謂務本，）由務本

而成其學，因以化民成俗，所謂修己治人，明德新民之事也。綜觀篇中大旨，其論古教育制度不詳，而重在討論爲教者爲學者之道。蓋國之興亡衰盛，在於其國人學之有無，學之有無，即在教學法之得當與否，學之無成，師與生固分任其咎也。諸生勉之！一髮千鈞，中流砥柱，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匪異人任也，其在吾黨乎！其在吾黨乎！

(二) 莊周逍遙遊

大凡論著類的模範文，要注重在諸子百家的文字，因爲周末時候，是議論最發達的時代，各人有各人的理想，有各人的文辭，一面拿來做論著文的模範，一面可以研究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是個一舉兩得的事情。在諸子裏頭？孟、荀、莊、韓、（韓非子）最爲重要的，因爲儒道法三家，二千年來輪流支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他們的文章，又是爲一流的文章，所以不能不注重牠。除了法家的韓非子，就孟、荀、莊、而論，莊子是個道家，他的學說根據老子，孟荀是個儒家，他的學說根據孔子，但是荀子的學問，根柢在乎禮樂，孟子的學問，根柢在乎詩書。孟子名軻，鄒國的人，受彘子思門下，（子思是孔子的孫、曾子的門人、可是也有人說、孟子是子思再傳的弟子、）所主張的，是唐虞三代的道理，講仁義不講利益，他以爲天下的利益，都在仁義裏頭。他平生最長辯論，到過齊、梁兩國，兩國都不能用他，他就同他門人著了孟子七篇。荀子名卿，趙國的人，到過齊國，死在楚國。他平生最恨莊子說他滑稽亂俗。他主張人性皆惡，和孟子所主張的人性皆善不同。因爲他看戰國沒有一個好人，憤時嫉俗，所以才發出這種議論。莊子名周，是宋國蒙縣的人，後來地方歸到楚國，所以也可以算做楚國的人。（朱熹說莊子自是楚人、大抵楚

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一莊子和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他書中所說的，全是寓言，罵孔子而推崇老子。他所主張的是無爲，是自然。以上所說的，是孟、荀、莊著書的宗旨，至于以他們的文章而論，孟子的文章雄偉，稍微帶點兒樞家的派頭。荀子的文章過于平實，然而修辭工整，外表是很優美的。莊子的文章奇詭而又高超，在乎荀子之上，和孟子不相上下的。本來每子都應該選一二篇作模範，但是限於篇幅，只能選出莊子一篇，其餘讓你們自修去。莊子所著的書，流傳後世的，只有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一共三十一篇。古今注釋莊子的，古代郭象的書最好，近人王先謙莊子集釋，郭慶藩莊子集釋也不錯。牠頭一篇就是逍遙遊，這一篇明白之後，其餘都好懂了。

逍遙遊是一個篇名，爲什麼叫做逍遙遊呢？逍遙遊是開放不拘，怡適自得的意思。他以爲天下的物類，雖然有大小分別，但是各有各的自得，都是一樣逍遙自在的，無所謂好不好呢。篇名的意思是這樣的。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天池也。

先說大物、實際上不過是莊周的寓言完了。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亦若是則已矣。

再引書以証明大物。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不力，置杯水於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就大物小物發出議論，以見大物有大物的自得。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說小然物也有它的自得。

適莽蒼者三冷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綜合以上所說的，加以論斷。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由物的大小推到知和年也有大小。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舉出實例，證明物類大小各不相同。但是由高遠的眼光看過去，天下的物類大小，本來是一類的，不要因爲自己是小，羨慕人家的大阿。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再引別部的書，同以上相類的，重說一遍，以加重文勢。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國，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由物類推到人事。說以上這幾種的人，固然範圍的大小不同，但是他們的自得自足，是一樣的。比方上文所說的斥鴳自得，也是相同啊。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然也，雖然，猶未有樹也。

這是說真能自得的人，不管人家的誇獎和毀謗。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難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列子比上段所說的，已經進一步，但是還不能算真正自然，不及以下所說的至人神人聖人。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不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神人聖人是莊周理想中的人物，是真能逍遙自在的人，由開首起逐段推演，到此正意已完，以下都是舉例來證明啊！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雜乎？時雨降矣，而鸞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

也。我猶代子，將爲名乎？若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鷄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若，子無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引堯舜由問答的話，說明治天下要純任自然，以及天下物類，各有各的逍遙自得的道理，對於以上第一證明。實際上是莊周的寓言。

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子于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風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又引肩吾和連叔問答的話，證明治天下要純任自然的道理。以見堯舜治天下，是大大費力的，不及下文所言四子的高妙。實際上也是寓言。

連叔曰：然。瞽瞍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准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其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宋人竇章甫而適諸越人鬻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由看吾問于連叔曰起，到此成爲一段，對於上文所說作第二證明。

惠子謂莊子曰：魏玉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

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呀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滌澣絺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滌澣絺，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長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舛澣，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這一段，引惠子和莊子自己問答的話，以申明物類各有牠的適宜，在人會用不會用，如果用出來得當，那瓠到處都是逍遙自得的，對於上文所說作第三証明。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這一、再引惠子和莊子自己問答的話，以申明物類大小，各有各的應用，如果用出來不得當，大的真不好，小的也不如，如果用出來得當，那麼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都可以逍遙自得了。對於上文所說作第四証明。

總評：莊子的文章大半是寓言，由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奇奇怪怪，實際上就是一個主意，千變萬化，不與其宗的。比如逍遙遊篇，不過順其自然，大小都能逍遙自得的意思，全篇所說，不過如此。

鯤鵬是大的，蜩與鴝是小的，朝菌與蟪蛄是小的，冥靈大椿是大的，大瓠也是大的，大不必笑於小，小不必羨慕大，各盡其用，各有他的逍遙，所以講到終已，最要緊是能夠自得。別人的毀譽，在我不必計較。榮辱，不要向人而求了自己的心，再進一步就進了無所不可的地步，再進一步就到了自然無爲的地步。到這個地步，於是人人成人，無事到治人，最要緊的是順物性，古今最好的唐堯，然而唐堯治天下太吃力了，堯在室，舜在野之外，都受他感化，這是怎麼樣的力量呢？堯舜是吃他渣滓而成的，不覺什麼好與不好。許由雖然不一定可以算神人，然而比肩堯舜是高的。逍遙遊篇的大意大約這樣。

就文章而論，南北冥有魚，至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止，是說大物有大物的逍遙自得。由風之積也，不厚，至奚以之九萬里而爲止，說小物有小物的逍遙自得。由堯舜蒼至小年不及大年止，說明大小各有他的自然，小的不知道大的情形，所以羨慕大的。由奚以知其然也，至湯之問棘也是已止，申明大的不知道小的情形，所以笑他的道理。由窮髮之北，至小大之辯也止，再引別本書和以上所說類似的話，證明物類大，各有不同，各以得性自適，算做頂好的。由故夫知效，官，至而未嘗二猶然笑之止，由以上所說的道理，推及人事，以見人事裏頭，也有大小的分別，不知道的當然笑他不齊。至於逍遙自得的，他自己看起來，也是一樣啊。且與世而譽之以下，全是說修己治人的方法。由且譽世而譽之，至猶有未樹也止，說能夠不爲外物所動的人，而不過能做到自以爲是的地步，還不能做到無所不可的地步。由夫列子御風而行，空猶有所待者也止，說能夠無所不可，然而還有所待，還有所待，也不能全算得逍遙。由若夫乘天地之正，乘萬物之正，說出至人神人聖人無所待的好處，由堯讓天下於許由，至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止，引孫山問堯問答的話，以見堯問許由各有各的逍遙自得。由肩吾問，連叔曰，至實然喪其天下焉，世間設一僦神人，拿去做終已這人頂好一模樣。其中先就肩吾口中流接與說的話，以見神人的本領。至狂言不語也止。次連連叔斥肩吾的話，藉以騰挪文勢。然後以下說明接與的話，才加倍有精神，有力。是狂言也，猶時女也，拿與女比起神人。由之人也，之顯也。至以天下為事止，說神人的功用。由之人也，莫能傷，至士山焦而不熱止，說神人的本體。至是其磨垢批糠，至孰肯以物為事止，說神人和堯舜的比較。由宋、資寬甫，至喪其天下焉止，與出堯舜諷服神人的實例，證明以上的話，這當然是莊子假借寓言，騰史一實在沒有這麼一回。啊。直惠子謂莊子曰，至猶有蓬，公也夫止，借不龜手之藥一件事，申明善與物和不善與物的道理。以見治天下全在乎順物性。由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至末尾，再借斲輪、斲牛兩件事，申明善用物和不善用物的道理。直見善順物性，是最必要的。總之在我的逍遙自得，在人的順物自然，這逍遙遊篇的根本主旨啊。

至於他文章的好處，第一、在鍊氣能清淨，當喜歡做奇怪語句的，像唐李賀的詩，明章金牧的八股文，清毛奇齡的駢體文，真是牛鬼蛇神，專想說語驚人，實是濺濁到不堪言狀。你在他的語句奇詭，文氣也清絕淨絕，這是別人學不來的。第二、在境界高超，孟伯說話完全淺近的，情比方深的道理。莊子說話，他所用做比方，筆筆語語，出人意外，都是別人想不出的。這因為他的意境高超，眼光看到八荒之外，所以隨便發表的言語文章，都是高絕超絕的。因為有這兩種好處，所以他的文章，可以發開文人的心思，要細細咀嚼，才能知道的。其餘零碎的好處，我們是大學學生，只要多留點心，沒有不會看出來的。現在不說了。

(三) 韓愈原毀

論著之文，以戰國諸子爲最工，諸子爲文，各有其言之道，而要歸於有法度。晉周秦兩漢文，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法也，密而不可窺；唐宋以下之文，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靡而不可犯。探明唐轍之說，蓋自韓柳以後，冥悟古代言語文章之法，而後始有法，是文章作法，始爲位，所其見實也。文之有法，不止論著文爲然，亦不自韓柳蓋始也。唐書文藝傳云：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法度森嚴。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云：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或千厚口講指畫爲文辭者，皆有法度可觀。則知文章法度之說，至唐而始盛也。此篇開闔正反，有迹可尋，乃昌黎集中最有法度之文。清方苞評此文云：管荀韓非之文，俳比而益古，惟退之可與抗衡。自宋以後，有對語則酷似時文，以所帥法者，自漢唐而止也。金人瑞評之曰：（金本姓張名采，後改今姓名，自號聖歎，乃清初著名文學批評家，此篇評語，見天下才子必讀書。）原毀乃始於責己者，不責己則怠，怠則忘，忘則毀，故原之必於此焉始。並非寬套之論也，此文段段成扇，又寬轉，又緊峭，又平易，又古勁，最是學不得到一筆，而不知者乃謂易學。林雲銘清初福州人，字西仲，有古文析義行世，亦文學批評家也。評之曰：從來毀人者之心，無非爲尊己計，若來怨己責人，道德日流汚下，何曾討得一語便宜去耶？篇中揭出怠，忌兩字，可謂推見至隱。末寫出人情惡薄，曲盡其態，以昌黎平日動而得謗，故有是作也。余（林氏自稱）行天下幾遍，每見有文藝者，必有人訾其素行，見有篤厚者，必有人訐其陰私，及文行皆無可議，亦必有人嗤其先世惡跡，斷不許世界中有一個人。余因以察其毀人之人，必其文藝不通者也，必其行檢多虧者也，必其陰私不可告人者也，必其先世積惡在人耳目者也，以彼之言，定彼之人，百不失一。讀結語二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

併爲君相至觀人之法也。故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諷刺哉？從三氏之評，方與金卽其文形式而評之也，林氏則以其文之實備而評之也。和氏之言，固有近於過激。然察理殊精，其論議足以輔翼篇章。今而觀之，亦可以知茲文之美之全矣。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勝客先點古之君子，大厚作賓）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之善。（段段成扇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一扇中又成扇）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段段成扇）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由聞古之人有舜者至此一小扇）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由其於人也至此又一小扇）

以上爲第二章，完全寫古君子之好處，與第三章之有，前後相應。就本章中以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相對，承之以不怠與樂爲善相對，而設爲舜與周公二例，以申責己重以周之說，以舜與周公相對，以仁義人與多才與藝人相對，是爲大扇中之小。又反面意作例，以申待人輕以約之說。以良士與藝人相對，以一善與一藝相對，是爲大扇中之又一小扇。兩層相對，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開拓

以約之意乃完，合之乃成古君子之好處，以反觀下文。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再爲今之君子，一大扇，作主、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段段爲扇，其末有善，曰：我罷是，是亦足矣。已之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待而也矣。其不惡待，其善已處乎？（一扇中文成，扇，由已末有善至此一小扇），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問其新，忍忍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人者已詳乎？（由其於人也至此、又一小扇，夫是之謂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獨承責人詳待己廉之意以此章正意之所注也）。

以上爲第二章，完全寫今君子之不好處，與第一章古之君子前後相應，前章爲賓，此章則主也。就本章中以責人詳待己廉相對，承之以難爲善自取少相對，而設爲未有能二例，以申責人詳之說。是爲大扇中之一小扇。又反前意作例，以申待己廉之說，是爲大扇中之又一小扇。亦扇相對，而責人詳待己廉，以之意乃完，合之乃成今君子之不好處，以反繳上文。兩章相應，一正一反古君子與今君子相對，以責己重以周與責人詳相對，以待人輕，約與待人嚴相對，不特第二章與第三章相對，而各章之中無不相對者，末乃歸到未見尊己之意，以起下文。

雖然，（急轉）爲是者有本有原，（方做到題目中之原字）意與忘之謂也。忘者不能修，思者畏人修。（此二者爲毀之根）吾嘗試之矣，（又將非端颺開，文心極爲蕩漾，）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言，懦者必怒色矣。（由嘗試語于衆曰至此一小扇作賓，文法從戰國策取爲齊獻書趙王偷來）又嘗於衆曰：某非良

士，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由又嘗語於衆曰至此，又一小扇，作主，）是故：修，謗輒，德高而數來。（明點毀字）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收住）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再收，使通篇有加倍力量、）

以上爲第三章，轉到毀人之根原，以意與忌相對，承之以不能修畏人修相對，又由吾嘗試之矣至下，設兩例相對，一正一反，一賓一主，以申明前意。而結之以事修謗輒，德高貴來，題中之意，至此已盡。末以兩意作結，第一意，出以感歎，就被毀人言，是作文章意，其關係尙輕。第二意，正色而談，就爲國方面而推廣言之，其關係更重，以此結煞，可加增文之力量，以見非爲私而言也。

（四）蘇軾論武王

作論著文難，而作翻案之論著文尤難。大凡作論著文，一、須標明己見，卓然有所樹立。一、須嚴守門戶，以避他人之侵襲。至一翻案之文，則我既駁斥前人，尤須防其人，之反而駁斥於我，故作之尤難。如此文所最難著筆者，即在孟子公明尊武王，而孔子又未嘗斥武王。除孔子外，又更無他人足以壓倒孟子，故扭捏道理，偏深罪湯武，歸之孔子，真虧而做。至行文時，正意已了，不可不必再故，然意不甚足，卽理不甚透，故正意已了之後，仍推波助瀾，以壯文勢，以厚文力，以增文氣，而正意愈分明，愈以透闢；則所補助者，固非閒文也。至其思想超羣，不受向來議論束縛，益以縱橫揮斥之筆力，誠足

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讀者仔細讀之，於作論著文，當有大益也。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武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以上敘事實作起，爲古人著論常。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

自稱蘇子，非是。周秦諸子中之稱子者，多其門人所記，然宋以後，自稱爲子之風大盛，宜矯正之也。此爲翻案之論著文，在一千後，而欲推翻久稱爲聖人之武王，謂爲非聖，雖慶曆以後，非古之風已敗，然其時之多士，仍復拘守常經，則鮮有不遭人攻擊也者。惟既已振筆爲此文矣，則與其紆徐曲折，尙不若一語道破，擒賊擒王之爲得氣勢也。

昔者孔子蓋罪湯武。

武王非聖人一語，一說出來，反對立至，卽不反對，亦不信蘇子之說；今不待反對之起立，卽請出衆所信服之孔子，壓倒湯武，壓倒聖湯武之人，使反對者迅雷不及掩耳，意氣爲之一沮。是何等領本？反對武王，兼反對湯，真是游刃有餘。好整以暇，有如此力量，乃作翻案文章。

願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

雖然請出孔子壓倒衆人，其實孔子何嘗罪湯武，現在幻出殷之子孫而周人語，以便己之扭捏，是絕大手段。

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宋盡善也。又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

旁敲側擊，說出孔子不贊成湯武處，理由在似是而非之間，然而使讀者腦中，頗為蕩漾，對於武王亦
有懷疑，全得力於故不敢，然數致意焉二語。

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
嚴？

在大衆孤疑不定之際，硬斷爲孔氏家法，以下再推論數語，以足其說，而使下文之駁斥，此爲文章搶
氣勢處，亦可見凌空之妙也。

而孟軻乃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子之
罪人也。

所以請出孔子者，正爲厭倒孟軻起見，但是蘇氏所舉孔子反對武王之例證，既非直接的，自然不好十
分與孟軻爲難，所以一駁斥孟軻之後，趕緊把他撇開，避重就輕，設後世學者，皆孔之罪人，正與
上文世之君子相應，不罵孟軻，然孟軻已被他痛罵矣。

使當時有良吏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曰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
惡。

自此以下，皆是旁敲側擊之語，若其正文，則至皆孔氏之罪人也爲止，外此無有矣。平空扭捏董狐一
段，連湯都罵，此等語原無甚重價值，但在大議論之後，便不覺其輕。

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

又不容扭捏一語，理由原不甚充足，但在大議論之後，便不覺其輕。

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文命稱王行天子之舉，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

又無中生有做出一段，以見武王要做天子，亦不必弑君，輕輕數語，把弔民伐罪之絕大根據推翻，因以加重武王之罪。

武王觀兵於孟津以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

又發一段議論，痛斥武王，又兼斥湯，推波助瀾，因以加重文章之分量。

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爭海內者，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忽然頗荀文若，大奇人奇。總之文章要有波瀾，此文自武王非聖人也起，至皆孔子之罪人也止，是作者拚命之筆，正意已完，自後皆波瀾耳。

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與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今天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

憑空又生出一段議論，引經據典，援古證今，以見武王之封武庚，不得謂之仁厚，實係權衡作用，則非聖人之意，更爲透露而確實。殷人豪厲之風，自開國而已然，殷之不易亡，的是事實。周初滅國四十，大封同姓，皆爲此耳，封武庚不得已之語良確。

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直應起語，大起大結。

附論著類分目

論著之中，分目甚多，茲舉其重者而申言之。曰論，論者，經綸世務，言之有倫理也。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又云：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目列。其於論，起原、言、辨矣。論之爲文，有縱、上下、反覆周至、而後可盡其用。曰辨，字本作辯，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辨之間，故能辨法，或曰明也，或曰分也，或

曰別也，而辨者判別言行之是非真僞，執大義以斷之也。其原出於孟子與楊朱墨翟辨，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辨。辨之爲文，貴以至當不易之理，反覆曲折而明辨也。辨與論之別，論者揭發其所主張，必當出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辨則一挑半別，有時可用。然韓退之文章渾厚，惟諱辨一篇，稍近馳騁，曾國藩已譏其太快利，謂非韓氏上乘文字矣。曰原，原者，推論事理之本原，而詳究其委末也。始於韓退之原道等作，實亦論耳。曰說，說者，解說事理也，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解字。說之體有二，如傳說之說，則爲序跋類，而論說之說，則爲論著類。其爲文也，論敘分明而已足，無取於縱橫馳騁也，曰解，解之名始於禮記之經解，後揚雄用其名作解嘲，韓愈更仿之作進學解，則辭賦類耳。有清一代，專事考據，辨析微茫，鈎稽同異，而辨之文特盛，此則序跋類也。惟韓愈之獲麟解，乃屬於論著類。曰義，義者，疏通義理也。始於禮記祭義冠義昏義諸篇，則爲序跋類。義之正體，惟唐代經義，後世之經筵講義，及科舉所用之四書五經義是已。其文當靜穆而不囂，明正而不駁，先經後史，參以時事，終以斷制，歸於道理之本原焉。曰書，書者別出議論而著之書也。如唐李翱之復性書。曰評，評者，品題也。史家褒貶之詞也。始於陳壽三國志之評曰，然如司馬遷史記之太史公曰，班固漢書之贊曰，范曄後漢之論曰，固皆評也。梁世劉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而評體之準立矣。以上數者，皆屬於論著類，其餘不勝枚舉。

第二款 序跋類

序跋者，就他人之著作，敘述其意，或就自己之著作，而敘述之也。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辭，皆是。昔前輩

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蓋古人序皆在末，今人以在前者爲序，在後者爲跋，或謂之後序，實則非也。詩書序舊別爲一卷，附本書以行，其冠之每篇首，特後人所移耳。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亦綴於末，惟諸表序冠於首。班氏作兩都賦前爲之序，左太冲三都賦因之，而鄭氏詩譜亦以序居前，此其濫觴歟。乞人作序，起於太冲爲賦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謐。由是後人詩文集，莫不皆然。甚有兩序，或三四序者，顧亭林日知錄深譏其非體。晚近以來，愈益不講，序人書者，幾盡達官貴人，大失序之本意矣。夫序跋文之作。其要有三：一、就原書之意旨，而引申其義，推闡其旨，使之光大明顯者也。如伏羲畫卦，以天道明人事，然其旨未顯也，自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而易旨明。孔子及其弟子作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十篇、參伍錯綜，丁寧反覆，以盡其意，而後先聖作易之功，始爲人人所共見。此序跋之功所以與論著等也。二、綜括原書之大旨而言之也。如前所舉莊子天下篇，卽屬此類。古人之書，雖宗旨一貫，然諸篇之中，意各有所偏重，如莊子著書，固師老子貴無爲重自然之旨，然逍遙遊則申明大小均能自得之旨，齊物論則申明渾忘彼此是非之旨，其餘諸篇，亦各有其偏重之旨，要皆無爲自然之注脚也。故非綜括言之，則恐人之不審，因於書末綜括大旨，明言師老子之意，以終其篇。此亦序跋之功用也。三、標舉作書之意旨，及其緣起也。史記自序，則序作史記以續春秋之旨，詩之大小序，則序詩之所由來，及各篇中作詩之緣起，於是著者之精神及其作用，昭昭如揭。此又一跋之功用也。以上三者皆作序跋文之要。此外又有兩項：四、介紹作者畧歷，以告後人者。五、關於版本源流，及搜尋校勘之經過。前者必作者爲衆所不易知

之人後者，必其版本優劣，及搜尋校勘之經過，于書之內質與價值，有大關係者，而後可作序跋文，否則寧不作之爲愈。蓋序跋文之精神與價值，在於上五項，而尤在於前三項也。序跋之文，莫古於易之十翼，其辭至爲古茂，他若詩關雎序，鄭康成詩譜序，氣味淵雅，亦足嗣音。大抵三代以下之序跋文，史序自太史公諸年表序外，惟歐陽修唐書五代史諸序爲最。序古書者，以劉向曾鞏之戰國策序爲佳。讀之作以韓柳爲優，而昌黎讀儀禮，荀子、墨子，冠子四篇，矜慎之至，一字不苟，爲前人所許，尤爲擅勝。至昌黎之張中丞傳後序，夾敘夾議，方苞謂其生氣奮動處，不學史記，而自與之相近，允推傑作。右舉之外，以漢唐宋之文家言，則如班孟堅諸侯王表序，柳子厚論語辨，辨列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歐陽永叔集古目錄序，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先大夫集後序，蘇明允族譜引，王介甫禮義序，書義序，詩義序，讀孔子世家，讀孟嘗君傳，讀刺客傳，均序跋類之傑作也。（司馬氏史記諸序，歐陽氏唐書五代史諸序，其爲古文辭類纂及經史百家雜鈔簡編所選者，皆可資參考，不復錄其目焉。）

序跋類模範文

(五) 易繫辭傳中三章

庖犧作八卦，實爲文字之祖，蓋渾沌之時，人智未啟，觀於天高地卑，畫三爻以象上下；觀於日月冬夏晝夜，與夫男女牝牡雌雄，又分奇偶以象陰陽；上下者，君臣父子之所由出也；陰陽者，夫婦之所由生也；然則八卦者，制作之原，而人事之始也。白虎通曰：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於是伏羲（庖犧）仰觀俯察，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神農黃帝堯舜，踵此而擴充之，文王周公孔子，

述此而闡明之，此數語足以道易之起原，及其功用矣。鄭玄易論，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爲伏羲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者，卦之名也，消息者，卦之理也，（消息卽陰陽也）蓋上古無學，惟聖師天，觀於天道而悟人事，（天者自然，天道者自然界之定理也）作卦爻以象上下陰陽，先有八卦，因而重之，作六十四卦，（重卦之人，或謂神農，或謂夏禹，或謂文王，仍以伏羲自重爲是，）共三百八十四爻，寓宇宙之理於其中，因而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漸以發明。惟卦理微妙，故上古釋卦之書，謂之八索，索者，求也，其理之深可想。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世譜等書謂：神農一曰連山氏，則連山爲神農之書，黃帝一曰歸藏氏，則歸藏爲黃帝之書。鄭康成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蓋夏用神農之書，殷用黃帝之書耳。文王居於羑里而作周易，所謂卦辭也。周公居東，取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所謂爻辭也。卦辭爻辭，其辭多危，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蓋皆聖賢自勵之辭也。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孔子蓋指文王周公之書而言也。釋卦之書，以文王周公所撰者名易，而繫之以周。易凡有三義：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第一之易音異，第二第三之易音亦，）易者其德，變易者其用，不易者其體也。（乾鑿度謂變易者其氣、不易者其位、今改爲體與用、語較明白，）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論語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搗三折。鄭玄以孔子作十翼，卽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下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蓋伏羲之卦，至於周文王周公，而義大彰，文王周公之書得孔子而理愈益明也。故以說理言之，

則爲首創之哲學，以進化之原言之，則又中國古代社會之進化史也。孔子所作之十翼，象者斷也，總斷一卦之義也，象者言卦或爻之象也，（言卦者謂之大象、言爻者謂之小象、）繫辭者繫於全易之後，文言者繫於乾坤二篇之後，十翼中以上之七者爲最要。繫辭之文，錯綜變化，盡論議序述之能事，蓋序跋文之最古者，後人因之而可識易之由天道以推人事，與夫先哲窮理致用之恆由乎此也。文言之文，說明乾坤二卦之理，因之而六十四卦之理，可以推知。蓋六十四卦，乃八卦所重疊而成，故考六十四卦者，當先考八卦。乾爲純陽，坤爲純陰，震、巽、坎、離、艮、兌、之六卦，則交互陰陽爻而成，故考八卦者，當先考乾坤二卦。孔子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故文言只釋乾坤二卦，而六十四卦之理可推也。文言句句相銜，字字相儷，劉勰至標爲文章之祖。清阮元從而述之，則序跋文而兼有美文之性質矣。繫辭計分上下兩傳，又各分十二章，茲取其最精而易肆習者，上傳中之第八章，下傳中之第二章第五章，共爲三章錄之於下，以見易之一班。學者因吾說而細考之，進以於全易，亦可以得其凡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言卦象於爻辭之用，大有益於人之語默動靜也。自此以下，舉七爻之辭，所以示人擬議之例，易爲人事進繩之書，于此可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兌下巽上卦名中孚，此其九二之爻辭。）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雖下乾上卦名同人，此其九五之爻辭。）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先咎。（巽下兌上卦名大過，此其初六之爻辭。）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艮下坤上其卦名謙，此其九三之爻辭。）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乾下乾上其卦名乾，此其上九之爻辭。）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按此段已見文言，此蓋重出。）不出戶庭，无咎。（兌下坎上其卦名節，此其初九之爻辭。）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坎下震上其卦名解，此其六三之爻辭。）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此章爲上傳中之第八章）

繫辭中所說，或綜括全體，或略舉其一部以見意，要其精神，亦必注於全體也。如此章所以示人擬議之例，而合觀所舉七爻之辭，總不外隨處慎其言動，三百八十四爻之指，亦可以類推矣。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爲繫辭下傳第二章中之第一段。按第二章所言，乃說明上世取于易象以制器用之原理，其發揮至詳。第一段爲總說，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

離。(第二段)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第三段)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第四段)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第五段)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第六段)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第七段)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第八段)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第九段)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第十段)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第十一段)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第十二段)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第十三段)

聖人之作易也，以天地間自然之理，表之於易，以教人事而已。其所教者有二：一、形而上之道；一、形而下之器也。二者皆爲組織社會國家之必要，不可偏廢。茲章所論，乃關於製器原理之一斑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第一章釋咸之九四)

爻辭）易曰：困于石，據于藜蔞，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憐見邪？（第二段釋困之九三爻辭）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第三段釋解之上六爻辭）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第四段釋噬嗑之初九爻辭）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第五段釋噬嗑之上九爻辭）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第六段釋否之九五爻辭）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掇，凶。言不勝其任也。（第七段釋鼎之九四爻辭）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於吉下有凶字。）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爲夫之望。（第八段釋豫之六二爻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第九段釋復之初九爻辭）天地絪縕，絪縕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第十段釋損之六三爻辭）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第十一段、釋益之上九爻辭、按此章爲下繫之第五章、皆所以申明爻辭之義，而由徽象紬繹妙理、無一語不洞澈，無一語不深奧，却又無一語不是實際。此當與上述之第二章合看。第二章言制器之原理，爲形而下之事，此則發明精理，爲形而上之事，二者皆易之用也。以文言，前三段先引後釋以下各段，先釋後引，惟鈔七段引在中間，實爲變調，足見其文章變化之妙。知微知彰三語，參以韻語，與會所至，出以自然，所謂神來之筆。古人爲文，無駢散之分，而一憑乎天籟，於此可見矣。）

（六）詩關雎序

詩大序，或以爲子夏作，或以爲毛亨作，或以爲以衛宏作。而於何者爲大序，說亦各不相同。有以關雎序爲大序，其餘諸篇爲小序者；有以詩序中首句爲大序，首句以下申其義爲小序者，又有別關雎爲二，以統論詩之綱領爲大序，專釋關雎爲小序者。按子夏不序詩，韓愈辦之已明。後漢書衛宏傳：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之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云云。疑關雎序中自風、風也以下，卽爲衛宏作，其餘各篇首句以下，亦衛申毛序之辭。宏字敬仲，東海人。此序於詩之起原、功用、種類、意義，言之殊晰，而其釋風雅正變之說尤詳。觀其論詩之旨，多襲戴記周禮，自是後漢人語。此序與鄭玄詩譜序，在中國詩學史上，確爲最重要之資料。學者固當深研之也。本篇立名不謂之大序者，以毛衛大小序混合已久，不如名從篇起，較爲宜也。

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一篇，其小雅笙詩六篇，本有聲無辭，實三百五篇耳。三百五篇中，商頌五篇，周詩共三百篇，而關雎則全詩之首篇也。全詩先風次雅，而終之以頌，蓋由近而遠之意。

所以和關雎於首篇者，因其爲言文王后妃之德之詩。文王后妃以其德齊一家，推廣之而治一國而平天下，故列之於國風之始，卽爲全詩之始也。由關雎后妃之德也起，至用之邦國焉止，叙關雎列於篇首之旨。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此數語，由關雎說到風，以下再推廣而論全詩，此爲外延法。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此數論，由國風說到詩之起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此數語，暢論詩之起原。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之注脚也。朱熹詩集傳序解釋之特詳而明，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時之所爲作也。可資參證。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此言聲隨世變之理，因之由詩可以觀國政焉。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言詩之效用。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言詩之種類。風、雅、頌爲詩之外體；賦、比、興爲詩之內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又由詩而以次細釋風雅頌，此爲內包法。此數語言風雅有正變之故。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言變風之不失其正者，由於先王教化之遺也。

是以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木，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此數語釋風雅之義。

頌者，美盛德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此釋頌之義。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總結風、雅、頌。四始者，關雎爲風之首，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四詩皆以道風雅頌之正，詩之義固如此其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由全詩又說到正風，並述二南之義。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極稱二南之效用。夫婦者，人道之始也，而王化實由之而成。蓋吾國古代由小家族而大家族，積而成爲國家，故必齊家治國，而後能平天下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仍論到關雎篇之大旨。樂而不淫，是爲關雎之正義。所以以之爲風之始，所以以之爲三百篇之始也。詩者，發於性情，夫婦之合，自屬於情感，然亦必合於禮義之正。此詩蓋以情感文學而兼理智文學矣。此吾國上古文學之特色也。

(七)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史表之序，司馬遷最工，而班固歐陽修次之。司馬歐陽之文，固皆以神勝者，然遷文一氣貫注，由氣生神，非如修徙事神韻以學遷者比也。表序貴在綜括全表之意，而以提挈之筆出之。如此文，題爲秦楚之際，蓋雜記秦亡以後，漢興以前之事。曰月表者，運祚極短，不可以年計也。以陳涉、項羽及漢之一說爲其時之主者，所謂提挈之筆也。至三家並舉，而語意注重漢家，次引古反證一段，然後收歸本朝，作贊嘆不盡之語以結之，立言之妙，布局之工，非尋常所及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暴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

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是之亟也。

司馬遷列陳涉於世家，項羽本紀，此處兼說三家，固非專指漢高，觀號令三嬪語可知。

昔虞夏之興，積德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虞夏以德而興之難）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桀。（湯武以德而興之難）起秦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秦以力而興之難）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引古反擊一段中含三小段，言興之難，正與上中三小段陳涉項羽漢家興之易相應，正見受命之亟，爲前古所未有。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

由秦說到陳涉項羽，用一賢字括之，以擊起下文之大聖，大聖者指漢劉邦。

故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士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由兩雄更說到漢，一氣貫注，趕出兩個天字，兩個大聖來，錯互迷離，數十字中，恰有萬仞陡注之勢，其得力只在中間一句宕開，一筆兜轉，有千鈞力。

（八）劉向戰國策目錄序

昔曾滌筌論西漢文章，以爲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簿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究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按曾氏此論，實爲至精，論文學派別者，當引以爲準。而匡劉相較，劉向尤勝，蓋向校書中秘，古書目錄均其手定，讀書至多，故學尤淵懿，文尤粹美也。向校書時，每一書已，輒撮其旨意，叙而奏之；惜其文多不傳。按目錄序，實始於向，而此篇乃其僅存目錄數篇中之最工者，不可不一讀也。姚惜抱評斯篇曰：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冲容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鷄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以劉向比賈生，而謂爲賈生所難，其推許亦至矣。要之，賈生與揚馬同屬於剛派，而劉向則屬於柔派者也。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

由文武成康之盛，說到春秋，以反映戰國之衰。

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禮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說春秋之時，世代雖降，而當國者猶能守盛周之遺風，以反映戰國之衰。

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位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

說春秋之末，周道漸微，孔子聖不得位，其道不行，世代遂愈轉而愈下。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疆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輒立爲疆，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

說戰國初年之亂。

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

說戰國晚年之極亂。

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疆，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說戰國不用儒術，而重從橫之術，至此方入策字之意。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以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說合從之成功。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

說連橫之成功。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殽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天下。

說秦始皇因謀策以成統一天下之功。

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逸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辜，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

說始皇父子以行詐僞，不用仁義，終致失敗。末段比王德句，遙與上文叙文武成康之德，所謂餘業遺烈，流而未滅，周之流化，豈不遠哉？等語相應，極有神致。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承上文而論秦之敗因。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凶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爲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總說戰國諸謀士因時畫策之善，正面結出爲戰國策作序之意。

(九)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此文半係議論，半係記敘。議論部分，乃對於不爲許遠立傳，爲謬誤之矯正；記敘部分，乃對於補載雷萬春事首尾，爲事實之補充；矯正補充之後，爲原傳增不少精神，添許多價值。此序跋文之所以可貴也。方苞評此文曰：退之敘事文，不學史記，而生氣奮動處，不覺與之相近。亦可見韓氏之善學史記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敘閱傳及作序之緣起，所以詳載年月者，典實之文，信今傳後，故應如此鄭重也。不爲許遠立傳二語，爲全篇意旨所在。雷萬春當作雷雲。先推許李翰者，乃欲擒故縱之筆，且對於古人所長，不能一筆抹煞，亦以矯文人相輕之弊也，大著作家故應爾爾。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

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之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

此段合下二段，均爲本篇之議論部分。矯正不爲許遠立傳之謬誤。以此段言，先敘許遠之功與節，而後及世之議遠不死者，因而申辯之。大意謂許遠之不降而守，乃不畏死之明證。觀遠誠畏死四語，曲折透達，固已足斷許遠之決不畏死矣。然文中發議論，必須知彼知己，如用兵然，而後可以戰勝。故韓氏寫此四語後，猶不敢謂有恃無恐也。預想人對此四語，重下攻擊，必將謂遠之不降，乃待人之救，使知其必死，則決亦不死守也。予是韓氏不待人之反詰，而發揮當其圍守時以下十數語，以見遠明知救兵不可得至，而猶始終死守，經此反覆闡明，則遠之不畏死顯然，而排斥遠者之謬誤，不攻自破，其筆力之雄矯渾大，真可辟易萬人。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肺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又舉人之責遠者，因而申辯之，小人之好議論以下數語，於專就本事辯論後，再縱論之，兼以結前段之意，而引起後段所言，且使人之責遠者，再不能以他種理由爲責，而自陷於小人，此文章中虛實

相濟之妙也。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叔，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耶？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逆亂，設浮辭而助之攻也。

此段兼爲張巡許遠兩人申辯，守一城以下數語，大處着墨，聲色俱厲，乃最有精神之筆。當是時棄城以數語，再縱論之，與前段小人之好議論以下數語，同具虛實相濟之功。蓋文或議論，或記敘，常兼概括具體兩種，所謂虛實也。無具體，則所言者不切實，而近於模稜；無概括，所言者不免掛漏之嫌矣。虛實相濟，詳略互見，虛者略，而實者詳，而後毫毛無遺。至痛斥責巡遠者之處，理正詞嚴，兼以絕其再以他種理由責巡遠也。壁壘之嚴，實斯爲極矣。

愈常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師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具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藥，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滿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着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言語。城陷，賊以刀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

此爲本篇之記敘部分，描寫當時神情，令人讀之，若發現眼前也者，真極傳神之妙也。而逼肖史遷也。至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數語，愈貞元中過潤州一語，亦得史遷家法。蓋傳記文字，一翔實爲主，其來歷要分明，如太史公孔子世家贊中，過魯觀仲尼廟堂車馬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數語，及賈生列傳，賈嘉最好學世其家，項余通書數語，皆所以證實其所記文字也，固非閒文。

張籍曰：有於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園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兄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囚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泣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年四十九。

此段時補充巡之細事耳，然必須詳其來歷，由韓氏與張籍相處，而知有于嵩，又以嵩老籍少，故所知之張巡事蹟，只有粗焉而已。文中關於開文記述特詳，所以爲證明而重傳記之體也。至段中寫張巡記誦之敏，逐層夾出，而補上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二語，乃顯出整個張巡，非大作家焉能辦此，

此之謂烘托法。

嵩貞元中死于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于嵩在張巡傳中，本來無甚關係，所以不惜對于嵩費辭者，正爲證明其所言張巡之事蹟爲真實耳。故于嵩之死，亦詳爲記載，以見文中所補充者，的確有價值。而于嵩實有能知張巡事蹟之機會，此等皆其慘淡經營之處。

此文極力摹仿史記，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真能與之相似，然其佳處則尤在閒文，迹其所以能爲此閒文者，由于史識之佳耳。而一篇之中，兼用議論記敘，且能各擅其長，真序跋文中有數之傑作也。

附序跋類分目

序跋之中，分目甚多，茲舉其重要者而申言之。曰序，序者，經典釋文云：序，次也，又與敘通，敘，亦次也。蓋次作者之指而道之也。序之體例，前已述之，至柳子厚紀事小文，如序棋，序飲，雖名爲序，實乃記體。唐代盛行贈序，後世因之有壽序，賀序，謝序等，則又當屬書牘之類。皆用序之名，而變其實也。曰引，引者，大略如序而稍簡短。柳宗元薛驪琴贊引是也。至蘇洵之作引，以父名序，故諱序曰引，不得以引體目之也。曰跋，跋者，記於圖籍篇章之末也。其體以簡當著明爲主，有跋語跋尾之異名。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者有序引，後有跋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別有心得，撰詞以跋於後，蓋始於宋代之歐會。曰題，題者，簡編之後語也。亦有用之於卷首者，體始于唐。蓋題明其書

之本原，與其文辭之作也。又名爲題辭。漢趙歧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繁，宋朱熹作小學題辭，更爲韻語，又一體也。然習用上，題則書於後，而題辭則列於卷首焉。曰書，書者，說明本書之義，或有感而言，皆撰詞以綴之，體始於宋，又名書後。曰讀，讀者著作之因于讀書者也。以上數者，皆屬於序跋類，其餘不勝枚舉。

第三款 辭賦類

辭賦者，著作之有韻者也。箴、銘、頌、贊，亦均有韻之文，故可合爲辭賦類。辭賦類之文，以屈原爲鼻祖。蓋周衰詩熄，屈氏因幡起于楚，自淮南子稱之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騷騷者，可謂兼之。晉馬融取此語入屈氏傳，由是藻麗之士，咸師之，厥製益繁，至漢而賦體特盛。漢書藝文志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兩都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也。文心雕龍詮賦篇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與詩體雖異，總其歸塗，實相枝幹。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姚鼐云：賦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姚鼐自謂）嘗謂漁父及楚人以代說襄王，宋玉對楚王問，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常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綜上所引觀之，辭者發源於詩，而賦又發

源子詩與辭，無可疑者。至其異名，曾國藩曰：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歌，皆是。茲以詩文終異其體用，劃歌與詩詞曲並論焉。而辭賦文之作法，大抵文辭雅麗，意思含蓄，聲調鏗鏘，神情綿逸者爲勝。晉宋以前，講求風格，齊梁詞藻勝而風格漸低，斯其弊也，而輕薄之語，纖細之音，亦爲作家所忌焉。古今辭賦文之佳者，如淳于髡諷齊威王，屈原離騷，九歌，九章，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對楚王問，賈生鵬鳥賦，枚乘七發，漢武帝秋風辭，東方朔客難，司馬相如上林賦，長門賦，揚雄甘泉賦，長楊賦，解嘲，州箴，趙充國頌，班固兩都賦，陶潛歸去來辭，鮑熙蕪城賦，唐信哀江南賦，韓愈進學解，五箴，子產不毀鄉校頌，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歐陽修秋聲賦，蘇軾前後赤壁賦，張載西銘，均辭賦類之傑作也。

(十) 屈原離騷經

屈原、姓屈名平，原，是別號，楚王的同姓，生在戰國時候。楚懷王先頭很信任他。屈原本來才高學廣，明白古今國家治亂興亡的道理，加上文辭弘麗，應對敏捷，既然得了懷王的信任，自然盡心竭力想振興他的本國。可是從古忠奸是不能並立的，屈原的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妬忌屈原的才能，極力在懷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懷王本是个糊裏糊塗的國君，聽了小人種種讒言，就跟屈原疏遠了。屈原既然不能跟懷王親近，想起懷王受着這般小人包圍，非把國家弄到一塌糊塗的地步不可，自己對於楚國的忠心，可算到了極點，結果這要受小人的陷害，除了自己以外，忠正的同志本來就很少，就算有一兩個，在這羣小橫行的楚國，自然不能够得志，那麼楚國前途，還有什麼指望呢？屈原心中又愁又怨，左思右想，

沒有辦法，於是乎做這篇騷經，以表明自己的意思，發洩自己的牢騷，這就是屈原做離騷經的原因了。（以上是說屈原小史的上半段、和做離騷的原因）離騷經的意義，是怎麼樣呢？第一、史記屈原列傳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照這一句解說起來，是遭的意思；騷是憂的意思。（前漢書揚雄傳反離騷註、應劭曰、離、遭也、）第二、王逸楚辭離騷經章句說：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照以上的解釋，離，是別的意思、和史記所說的不同，但是離騷經是屈原愁怨思想所發的文章，史記和王逸所說，是完全相同的啊。（以上是說離騷經的意義）

屈原做了離騷以後，那時候因為小人得意，所以國家的事情，越來越糟，綜括說起來，楚懷王糊塗，內聽了靳尚和寵姬的話，外受着秦國張儀種種的騙，屈原已經疏遠，還盡他的心，進了懇切的忠告，然而無濟于事。後來秦昭王又來騙懷王到秦國，屈原雖然也諫阻，當不住懷王的最小兒子子蘭極力勸他去，結果楚懷王死在秦國。懷王的長子頃襄王，用了子蘭做令尹。（楚國最大的官職，鬚髯宰相一樣，叫做令尹。）於是乎屈原既然因為懷王死在外國，十分可憐他，再說自己拯救楚國的心，到底不變，眼看到這般小人，快把楚國弄掉了，自然無限傷心，無限着急，精神上大受痛苦，身體也漸漸衰弱，自己想楚國既然沒有希望，萬方一概，吾道何之？留在世上，也沒有用處，不如索性照離騷末了所說「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死了。心中倒是快活，倒是乾淨。看他最後所做的漁父，和懷沙賦，就可以知道他死的心越發堅決了。屈原死在汨羅江（汨音密、汨水在舊時羅縣城的北邊，所以叫做汨羅江，在現在湖南湘陰縣的東北六十里地方、）是五月五日。後來的人，在這一天，做粽子祭他，可見對他極表同情了。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不必細說至。於他詳細的歷史，在史記列傳裏頭，大家可以看

去，也是古今極好的文章啦。以上是說屈原小史下半段）

屈原生在楚國，屈原以前，楚國並沒有什麼大文學家。當春秋楚靈王時候，有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可以算個通人，但是他的著作沒有傳下來，所以不能把他算在大文學家之內。孔子刪定列國的風詩，一共十五國，可是沒有楚國在內。有人說，因為楚國僭稱王，所以孔子不要他的詩。這話不對啦。春秋是孔子修改的，裏頭就有不少楚國的事迹，為什麼單單不要他的詩呢？再說孔子周游列國，很想用世，還到過楚國，還讓楚狂接輿做個鳳兮鳳兮的歌，譏刺孔子，說他太熱心呢，難道孔子真瞧不起楚國嗎？這自然因為楚國附近南蠻地方，文學不興，沒有詩篇可以採的緣故。可是當時楚國文學不好，是無可諱言的。不過文學是人民思想的結晶，思想進步，文學也跟着進步。楚國在中國南邊，（以當時地理來說）跟中原不很來往，所以不容易受中原文學的影響，然而也就因為這種理由，楚國人民的文學思想，由萌芽漸漸長枝發葉，自成一種的特別宗派，自成一種的特別文章，這就是屈原創造離騷，以及九章等文辭的道理了。（老子莊子都是楚人，所以能够創造跟北方儒家思想不同的道家，也是同一道理。）屈原是辭賦創造的大家，屈原的弟子宋玉景差唐勒，辭賦全都很好，所以合起來叫做楚辭。（景差賦早已散失，漢書藝文志載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據劉向編集王逸章句的楚辭，屈原文辭以外有宋玉的九辯招魂，至于大招，有說景差做的，此外還加上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歎，王逸的九思，這都不是楚人，然而仿照楚國又辭的體段做的，一起列在楚辭之內，離騷叫做經，其餘的文辭叫做傳，）從有了楚宋文辭之後，中原文學受牠的影響，傳播到全國各處。所以我因為這種事實，曾經下了兩種斷定：第一、凡文學不發達的地力，如

果有新文學家出來，比較文學發達地方的人才，一定要高幾倍，因為他沒有師承，沒有模倣，一全部由他思想鍛鍊凝結出來的。第二、中西文化一切不同，彼此的思想結晶，歷代相傳，各成派別。西洋人要想增進他文學思想，一定要努力研究東方文學；（注意，東方文學除了中國以外，沒有第二國，中國以外的東方國家，完全受中國文學的洗禮。）中國人要想增進文學思想，一定要努力研究西方文學。這雖然是我一個人的斷定，但是第一層已經有了不少可以證明的事實；第二層據我的觀察，也是絕對可以成爲事實的，大家好好做去罷。（以上是說屈原以前的楚國文學，和屈原以後楚國文學對於中國的影響。）

按楚辭所載的離騷以外，原的作品，還有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各篇。現在專就離騷來說。古來批評離騷的話不少，最要緊的是司馬遷、班固、王逸、劉勰幾個人。司馬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這一副議論，根據離騷的文辭，而推論到屈原的志行，又根據屈原的志行，而推論到離騷的文辭，對於屈原，對於離騷，非常推許，非常佩服。（司馬遷所說，本是根據淮南王安離騷傳所說的，加以推廣。）班固所說跟他相反。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於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班固這一副議論，

不贊成屈原的行事，不承認屈原有治國的本領，然而對於他的文辭，也十分佩服。至于王逸所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帝王逸以上的議論，雖然比較司馬遷日月爭光的推許，稍微差一點兒，然而他對於屈原的文辭志事，也都很有佩服，而且所批評的，也很得當。後來劉勰辨騷所說：自風雅寢廢，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論其典詰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說屈原文辭的品格，介在古今之間，立論也很得當。總之，屈原生在戰國，那時候正是一千多年以來，四言詩體裁窮而將變的時候，屈原本有特別的文學天才，加上滿腔忠憤，無限牢騷，覺得規律字句的四言詩，不能夠盡量表達自己的意思，因此長言短言，反復曲折，變成一種辭賦的體格。論他的內旨，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真是風雅嗣音。他本是楚人，參雜點兒南方的神話，更覺得面目一新。本來屈原跟莊周兩個人，思想極其高尚，辭藻極其豐富，所以莊生的寓言，屈子的神話，中間都含有無窮的道理，無窮的意境，後人不容易模倣的啦。（以上是說古來對於離騷的重要批評，以及我自己的論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開首八句，是屈原自己敘他的家世。離騷全文很長，因爲便於誦讀起見，把全文分做十四段，第一段中又分做三小段，第二段中又分做四小段，第三段中又分做三小段，這幾句是第一段中的第一小段，敘自

己的家世，以及初生的情形。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陸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這幾句是第一段中的第二小段，敘自己的德性和修養。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乘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這是第一段中的第三小段，敘自己的志事，以及不遇的意思。這一個小段合上兩小段，成爲第一段。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這是第二段中的第一段，敘自己深明治亂的道理。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這是第二段中的第二小段，敘自己跟小人不同的地方。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齟齬。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這是第二段中的第三小段，敘自己的忠心。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這是第二段中的第四小段，敘自己先頭見用，而以後被棄，這一个小段，合以上三小段，成爲第二段。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這是第三段中的第一小段，敘自己不見用，彙替諸賢臣哀傷。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這是第三段中的第二小段，指斥羣小人，而申明自己的志事，隨他們相反。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墜木根以結菑兮，貫薛荔之落藥。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這是第三段中的第三小段，敘自己決意投江。這一個小段，合以上兩小段，成爲第三段。再綜括的說一說，由開首帝高陽之苗裔兮，至何不改乎此度止，是第一段，敘自己的生世，以及修養的方法，而感嘆當時不能用我。由乘騏驥以馳騁兮，至傷靈修之數化止，是第二段，說自己有治國的才具，而楚王不能始終用我。反而信任小人，自取危亡。由余旣滋蘭之九畹兮，至願依彭咸之遺則止，是第三段，說

自己雖然被棄，仍舊修德以等當世的任用，決不學小人的行徑，就死也不後悔。這二段是離騷全篇的要領，和末尾亂曰一段，互相呼應。中間十段，都是變幻波瀾，以逼出不能不死的意思。所以現在先把前三段的文句，細細念了之後，已經可以看出屈原的全副精神，一生志事了。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由長太息以掩涕兮，到固前聖之所厚止，是第四段；第四段中又可以分做三小段，這是第一小段，敘羈小人容不下自己，因為自己做人正派，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正派是不相宜，不過就死也不後悔完了。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忮鬻邑以讒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這是第四段中的第二小段，承上文說小人顛倒是非，我甯可死亡，實在改變不了。

鶯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這是第四段中的第三小段，承上文說邪正當然不相容，惟有聖賢是個同志。這一個小段，合以上兩個小段成爲第四段。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

息，進不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由悔相道之不察兮，到非余心之可懲止，是第五段；其中又分做三小段；這是第五段中的第一小段，敍要想歸隱的意思，實在不是他的本心。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這是第五段中間的二段，意思說歸隱之後，還是極力修養自己。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

這是第五段中間的第三小段，幻想四出求君的意思，實在不是真話，這一個小段，合以上兩個小段，成爲第五段。意思說，自己忠于國君，國君不能用我，忽然想到四荒之外，求個賢君，這也是無聊的話，絕對不是真有這種思想。

女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資叢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瑩獨而不余聽？

這是第六段，敍自己在家庭中間，不見諒於姊，以見吾道的孤窮。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願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浞又貪夫厥

家，澆身被服強圍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祭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媚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

這是第七段中間的第一小段。第七段的意思，是人世之中，既然無有知我的人，所以舉出治亂的道理，告訴虞舜，以見我屈原所見不錯。這一小段，是把古來治亂的事實，具體的數出來。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兮錯輔。夫維賢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士。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

這是第七段中間的第二小段，也是告訴虞舜的話，由以上第一小段的事實，斷出惟義可用惟善可服的道理來。

陸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歎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這是第七段中間的第三小段，也是告訴虞舜的話，說我既然明白治亂的道理，那怕危身死難也不後悔。這一個小段，合上文第一段二兩小段，成爲第七段。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出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這是第八段中間的第一小段，第八段意思，是說想四出求賢，然而受着小人的陷害，結果無成，這一個小段，是說四出求賢的意思。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辛，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戒兮，雷帥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這是第八段中間的第二小段，敍小人陷害，求賢不成，這一個小段，合以上的一個小段，成爲第八段。這一個小段所說的，完全是心煩意亂，不知所爲之中，發出奇想，至于加上奇話，這是楚國文人的本色，要細細看牠，才知道他文中的精意。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忽反顧而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繆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廉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這是第九段中間的第一小段，第九段跟第八段所說，都是四出求賢的意思，可是第八段所說，是概括的，第九段所說是具體的。意思說，求宓妃有姊佚女二姚都求不來；守着孤忠，實在沒有方法叫楚王感悟。這一個小段所說，是求宓妃而宓妃不來，宓妃有姊佚女二姚，都是古時候的賢女，拿來比方賢臣，離騷的慣例，拿女子比着人臣，這是古時候男尊女卑的風氣所生出來的文學上比興法則。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這是第九段中間的第二小段，說求有娥佚女而娥女也不來。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

這是第九段中間的第三小段，說求二姚而二姚也不來。

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這是第九段中間的第四小段，合以上第一二三小段，而成爲第九段。在第九段中間，算是一個總結，意思說，賢人不來，國君又不悔悟，有心無力的我，那能夠長此終古呢？

索薜茅以筵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爾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這是第十段中間的第一小段，第十段是敍去留不決，請靈氛替他決定，第一小段所記的，是靈氛告訴屈原的話。實在是屈原的寓言，同漁父卜居裏頭所載漁父詹尹的話，是一樣做法，不要看做真有其事啊。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蕪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這是第十段中間的第二小段，合以上第一小段，而成爲第十段。第二小段是屈原答辭，說楚國絕對不能用賢，但是去不去，還不能決定，所以下文第十一段又問巫咸去。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輪降兮，九嶷續其並迎，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竊窺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台兮，擊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而該輔，及年歲之末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鴉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這是第十一段，說去留還是不能自決，再請巫咸替他求神決定曰：字以下，全是幻作巫咸口中說出的話。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蹙然而蔽之，惟此薰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變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這是第十二段中間的第一小段，第十二段意思說，世道越變越壞，賢人全都變節，惟獨我一個人不變。這第一小段，說在上的人不喜歡好人，所以好人都變做壞人。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愒兮，澁又欲充夫是幃，既于進而務人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這是第十二段中間的第二小段，合以上兩小段，成爲第十二段。這第二小段，暢發第一小段的意思，歸到自己不肯變節，只再好四出求賢，以輔佐國家。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棖，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

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適吾遺乎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踳靄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軾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頽樂。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這是第十三段，敘自己周流天下，而仍舊歸結到懷念楚國的意思，要走而走不動，所謂迴龍顧祖，屈原的真心真意，完全顯露出來了。篇終自明己志，以見決不願意離開楚國，以前的種種波瀾，一起收拾，不但筆力渾括，詞旨堅決，而且慷慨激昂之中，兼有纏綿淒惻的情致，真是絕好文章。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這是第十四段，就是末段，簡單，綜括以上的大意，跟前三段互相叫應，篇中無限波瀾，到此一齊收束。全篇所說的意思，綜括在這幾句之中，莫我知一層，何懷故都一層，從彭咸一層，說到這兒，四絃裂帛，都成變徵之音，所謂圖窮而匕首見了。

（總評）按以上所說的，全篇分做十四段，實際上前三段是正意，末一段是結束，中間十段全都是幻作波瀾，大意說，不容于羣小人，跟已經變節的舊時賢人，也不合了，而且在家庭中，連姊妹都不能夠原諒他的心，要想歸隱，要想到別處去，而又沒有道走，告訴虞舜，請靈氛巫咸決斷，然而東西南北，下地上天，到處訪求賢人，訪求同志，終歸得不到，所謂宓妃有姊佚女，以及二姚，全都給你一個不合作，自己一個人，除了尋死之外，沒有道路可走了，越騰挪越推演，而意思越出來，不要看做閒文。

這一篇是辭賦的始祖。大凡做辭賦，所用的只有一枝正筆，而決不能用反筆，所以難做。這篇好處，在於屈原胸中有無窮的意思，而分配層次，又是極好，所以補敘的地方，不至堆砌，而且重疊的地方，反顯出反覆纏綿，而沒有複沓的毛病。至於吐詞極其風雅，出言兼乎隱現，完全由三百篇脫胎而來，所以古今善學三百篇的，算是離騷第一。以後的人，沒有忠愛的心情，沒有弘麗的詞語，要想拿起筆來摹仿離騷，真是不知道天是怎麼高，地是怎麼闊的糊塗蟲囉。

(十一) 班固兩都賦並序

西漢時候，賦的製作，極乎發達，到了東漢班固，華中有實，實中有華。但是有人說，賦到了班固而極盛，然而賦到了班固而始衰。什麼道理呢？戰國的辭賦，實過於華，由這兒以後，漸漸地實少華多，到了班固，華實並重，班固以後，做辭賦的，全都是學班固的，可是華過其實；到了六朝齊梁時候，幾乎有華無實。了文學變遷的趨勢，本是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的，不過站在周秦漢跟八代中間，（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叫做八代、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就是這個八代、）班固的確是一個中心人物。班固的史學，大家全都知道，不必加以說明。這篇賦是因爲東漢由光武到和帝，帝都設在洛陽地方，西京父老時有怨言，班固恐怕和帝要離開洛陽，所以上兩都賦以諷諫和帝，因此和帝心中大喜歡。這篇賦的做法，託爲西都賓跟東都主人的問答，先由西都賓，鋪張西都宮室苑囿……的雄壯，然後東都主人出來把當代的法度，折服西都賓，雍容冠冕，莊重厚勁，是班固生平第一等文字，也是辭賦中第一流文字，所以蕭統文選，把牠排在賦的第一篇。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先說辭賦的起原。

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說詩亡賦作的經過。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臬、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開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說大漢初定，天下每日都沒有開工夫，自然說不到禮樂文章。到了武宣之後，天下太平，歌賦自然應運而興。

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叙成帝時論錄的事情，綜括上文，以見盛漢文章的極盛。

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

承接上文，發出議論，意思說，兩都賦雖然做得不好，因爲也是稱頌功德的文章，所以也有列在詩書的價值。

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

以上說辭賦對於潤色太平的關係。

臣竊見海內漕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士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睦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維維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這幾句是叙做兩都賦的理由。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郡，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辭賦的體裁，常常借一問一答，以發抒他的意旨，因為辭賦向來沒有用反筆的，可是文章沒有正反，往往意思不能明顯，所以生出問答的體裁。開首先借西都賓發問，言下已經含着誇張西都的意思。

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

繼敘東都主人的答詞，索性讓西都賓鋪張揚厲的，先說西都的好處。東漢都洛陽，所以東都的人稱主人，西都的人稱賓，言下的意思已經有輕重了。

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浦其西，華實之毛，函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

國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由唯唯以下到篇末，全是西都賓說話。這一段說西都形勢的雄偉，周秦建都的成功，以及西漢奠都的經過，真是原原本本。

於是睇秦嶺，戰北阜，挾澧瀟，據隴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廩，紅塵四合，煙雲相連，于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

這一段說長安城市的繁華。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絨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興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建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嶷，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鄼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棗。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輿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

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

這一段說長安郊畿的繁華。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壞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棼以布翼，荷棟桴而高曠，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墻，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舖，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輩，惟所息宴。

這一段說宮室的繁華。

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甯，莖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絳以綸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釘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鉅砌，玉階彤庭，襜緘綵織，琳琅青焚，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纒，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說，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這一段說宮室中的後宮。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

府，命夫悼誨故老，名儒師傅，討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吏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奄尹闈寺，陞戟百重，各有典司。

這一段說宮室中的官寺。

周廬千列，微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大而直長樂，凌澁道而超西墉，擬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嵯峨，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盜而出駮娑，洞杼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大半，虹霓迴帶於焚楣，雖輕迅與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檻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旣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徜徉，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排飛闔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疇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崿，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塲之混濁，鮮願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

這一段說宮室中的別苑。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秦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闔，飛羽上覆，接耀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罽網

，邑邑惻惻，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上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聚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備舉也。

這一段說天子的巡幸，詩到民庶，不忘根本，深得風人的旨，而舊都的繁華的景象，也全流露在裏面。這一切筆法如椽，寫來句句說，自己所知道舊都的好處，十分還沒有得到一分，不是謙遜的意思，是藉這幾句，替文章留個有餘不盡，叫全篇所說的，添了無數精神，添了無數顏色。

西都賦已經分段完了，現在給他總括的下個批評。全篇共分做九段，逐段的意思，全都批評在各段之下，不用細說。至於全篇大意，在於鋪張形勢，夸耀繁華，留下東都主人指斥的地步。但是這八個字之下，最容易犯着驕淫侈泰的毛病，賦的主旨，在於宣揚德意，在於微言諷諫，無論如何，結要歸於淳正的。揚雄所謂曲終奏雅，試看他形容富麗之中，有一種皇室氣象，追逐遊觀之下，有一種戒慎心情，真是難能可貴。至於原原本本，是大歷史家的本色，不足為奇，而骨力遒勁，以氣馭詞，不受詞的連累，所以局度甚高，韻味甚厚。後來張平子、左太冲，研都鍊京，專學得「麗兩字，那能夠有這種筆力？要用全力寫東都，不能不先用全力寫西都，西都寫得有力量，東都寫得自然更有力量，現在西都賦的好處，已經知道了，再看他怎麼做東都賦？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誠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為乎？夫太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葦而叔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

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諺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己也。吾子曾不景觀，顧瞻後嗣之末造，不亦賤乎？今將語子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

東都賦的大旨，在於序末，折以今之法度一句。所以西都賦極力鋪張西都的繁華，就是要高擡東都的節儉，現在東都賦一開口，就拿風俗移人幾句話壓倒西都賓，然後斡旋漢高祖幾句話，轉出建武永平的治法，在不妨礙西漢皇帝的範圍內，寫出東漢皇帝的特別好處，豈哉皇哉，真是慘淡經營的文筆。這是頭一段。說西都的事情，不一定可以做我們的模範。

往者玉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牛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郭閭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與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起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綱，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紛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君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襲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成周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勸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這一段說建武的治功。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勅大輅，遊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

這一段說永平的功業。

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廷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鎮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雲陶。

這一段說東都的宮室，不奢不儉，真是合于法度。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從以講武，則必臨之田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覺駟騶，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于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六麗，龕變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鸞御方神，兩帥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棼雲，羽毛掃霓，旌旂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空野欽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甸，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勦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暇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隨餘足，士怒未殊，先驅復路：屬車案節。

這一段說東都的田獵，合于法度。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俯仰敬

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濟海澗，北動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列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卒，開永昌，春王三朝，會漢京。是日也，王子文與海之圖籍，膺萬國之寶珍，再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白窳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大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鈞，管絃燁煜，抗九疊，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單，四夷聞奏，德廣所及，禁侏兒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燼，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

這一段說東都田獵以後的燕饗，也是合於法度的。

于是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于東作也，乃申舊章，卜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這一段說東都注重農桑，勵行動儉。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飮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這一段說東都注重學校教育，由前段農桑說到這段學校，就是孔子既庶加富的意思。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辨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除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讎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這一段兩兩對比，伸東抑西，句整而肅，氣雄而渾。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燥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惟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矍、是驚視的樣子。燥、是害怕的樣子。狂簡、是立志極大，然而對於事情太簡略。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普天率士，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

蟠踞圖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勳時登，爰考休徵。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
百穀蕃秦，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嶽修實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東都賦已經分段完了，現在給他綜括的下個批評：全篇一共分做十一段，逐段的意思，全都批評在各段之下，不用細說。至於大篇大意，在於對西都而發，用五首詩結住，又雄健，又莊重，又溫厚，跟東都賦工力悉敵，然而一種堂皇正大的氣象，出乎西都之上，尤其難得。後人說張平子的西京賦，還可抵得過班固，東京賦氣不足以舉其辭，比班固東都賦，差得遠了。真是確鑿的評論。現在再把清朝人批評兩都賦的，介紹一二，供給的大家的參攷。姚鼐塢說：凡所舉典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膽而不穢，

詳而有體，卽班氏之史材也。張臭文說：此賦大意在勸節儉，戒淫侈，後篇懼侈心之將萌，是其主句。附辭賦類分目

辭賦之中，分目甚多，茲舉其重者而申言之：曰騷，騷者，屈原本其憂愁幽思，繼風雅而有作者也。前文論之已詳，茲不贅。曰辭，辭者，自宋玉、景差、唐勒之徒，繼屈原而有作，並號楚辭。其後雖非楚人，而酷好其體，有所製作者，亦列于楚辭。而如漢武帝之秋風辭，陶淵明之歸去來辭，亦其體也。曰賦，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義在託諷，是爲正體。荀卿有賦篇，宋玉有風釣諸賦，是賦之名，由來久矣。漢世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著作優美，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則有風之義焉。西都東都，極其炫耀，而終折以法度，則有雅頌之義焉。長門自悼，緣情發意，託物起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概，則有比興之義焉。此古賦也。三國兩晉，徵引俳詞，宋齊梁陳，加以四六，則古賦之體變矣。逮乎唐代，嚴以格律，限以駢偶，其法愈密，其體愈變矣。曰七，七者，始於漢枚乘之作七發，蓋亦仿屈原卜居、漁父，宋玉對楚王問遺行之體，設爲問答之辭，文選爲立七體，謬矣。然枚乘之文，麗質腴詞，上薄騷些，固自可喜，其後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桀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洵爲可厭。曰頌，頌者，形容美德也。始於黃帝時成池之頌，若商之那，周之清廟等篇，皆用以告神，無闕人專。左傳載輿人之誦（同頌），則近乎譏刺；孔叢子載廢裘之頌，則近乎謗毀；此頌之變體，用之於人者也。屈原橘頌，則用之於物者也。至韓愈伯夷頌，則屬論體矣。總之，後世作斯體者，或以告神，或以頌德，其文當堂皇典重，不涉輕佻焉。曰贊，贊者，明也，助也。原於易之贊禹，伊陟之贊巫咸，並屬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唐時用以

試士。贊體有二：曰雜贊，曰史贊。雜贊者，專意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史贊者，詞兼褒貶，如史紀索隱，及晉書諸贊，是也。原贊之本意，在於啓善懲惡，後世祇用以稱美，失於諛矣。頌贊之體，固多韻語，然亦有不用之者。曰箴，箴者，有所諷刺以救過失也。原於軒轅與凡之箴（見皇王大紀），夏商二箴，見尚書大傳，及呂氏春秋，其辭已闕，惟虞箴之辭完備。（左氏襄四年傳，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虞人之箴其一也。）故漢揚雄仿之。箴體有二：一官箴，如揚雄十二州箴，是也。一私箴，如韓愈五箴，程氏四箴，是也。原箴之爲義，在引申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反覆警戒，使讀者惕然于心，默知自鑑，斯乃正體。曰銘，銘者，兼自警警人二義，夏商鼎彝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闕，惟湯盤銘見大學，周武王諸銘，見踐阼記，後人以爲模範焉。惜所用過濫，隨在有銘，復雜以祝頌之語，益失警戒之微意矣。以上數者，皆屬於辭賦類，其餘不勝枚舉。

第二節 告語門

第一款 命令類

命令者，上告下者也。經如甘誓、湯誓、牧誓、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勅，曰檄，曰策命皆是。考命令之文，原於尚書之誓誥，皆爲上對下之語，故宜堂皇典重，乃得立言之體，然堂皇典重之外，又當以開誠布公爲要。古來關於此類文字，如甘誓湯誓，則以簡明勝，如盤庚大誥等，則以委曲詳盡勝，但堂皇典重，開誠布公，則二者所同也。詔書之美，秦漢爲最；秦時諸詔令，多出李斯手筆，故其辭偉，漢高時，諭詔簡當不煩，文景以下，則詞尙淵懿，賜

南越王趙佗書，一紙書勝于十萬師，佗爲是立去帝號，蓋其書委曲廻護，忠厚惻怛，威德兼至，溫肅互乘，而一片至誠，足以感動人心，宜乎佗之折服也。其後光武賜竇融書，及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足以媲美。若夫檄文，則司馬相如諭巴蜀檄、韓愈祭鱸魚文，一則雋深，一則矯健；至陳琳討曹操檄，文非不妙，而醜詆之辭，或至失實，非文家所貴。而此類之文，以古今異情之故，每殊其體，然其質則同也。古今命令文之佳者，尚書以外，左傳所載，多有優美之文。後世如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漢高帝入關告諭，十一年求賢良詔，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十三年除肉刑詔，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漢光武帝賜竇融書，司馬相如諭巴蜀檄，韓愈祭鱸魚文（此文內質爲檄體），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均命令類之傑作也。

命令類模範文

（十二） 尚書牧誓

三王始作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蓋後世軍令檄書之祖也。古人信神，將戰在神明之前，集在事之人，宰牲歃血而誓之。湯伐桀，則有湯誓，武王伐紂，則有牧誓。甘誓之文簡而法，可想見夏人質朴之風。湯誓之文曲而嚴，可想見殷人豪厲之氣；而牧誓之文，則規模宏大，氣象整肅，格調端正，文辭優美。立言之道，有過二代，其文雅秀美，爲周人之本色。且此文出於周公且手筆，姬旦爲開周獨一無二之文學家，故尤爲優美也。論者謂三誓之文，足以代表三代之民風，信然。學者讀此文時，更取甘湯二誓而較之，可以識上古文學演進之大略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以上書序）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帥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矛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子爾躬有戮。

此文精神氣象，極其發越，可想見誓帥時之情形焉。由時甲子昧爽，至西土之人，敘武王首致慰勞之語。由王曰嗟，至予其誓，於宣誓以前，徧舉在場人衆之名，鄭重申明，而後致其誓辭。由王曰古人有言曰至末，皆宣誓之辭。內又分三段：由古人有言曰，至恭行天之罰，聲罪致討，而一切歸於聽信婦言；由今日之事，至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申明紀律，策勵士氣；末二句，則申言罰則，其言較前二誓爲繁，則周室尙文之故也。

（十三）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對下之文，一戒太倨，一戒謙不中禮，去此兩失，而加之以至誠，則思過半矣。此文委曲廻護，忠厚惻怛，威德兼至，溫肅互乘，真所謂不亢不卑，得對下立言之道矣。趙佗得此誓，立爲去帝號，

一紙書勝於十萬帥，洵三代下吉祥文字也。此文疑爲陸賈所作，賈爲漢初大文學家，作賦近縱橫家言，楚漢春秋，復深詳於當代得失之故，南粵之使，又賈任之，謂此文爲賈作，其或然歟。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開首酬酢，乃致書循例語，好處在自明來歷，一絲不隱，出以至誠，觀朕皇帝側室之子一語，不事矜飾之中，而自有大國人君態度，所謂謙尊而光也。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

只閒閒敘卽位經過情形耳，然其中藏有無窮妙用，不善讀者不覺也。蓋漢與南粵失感，係在呂后時事，中國斷不好對南粵賠話，兒子又無代母親認不是之理，而互釋嫌怨，乃此篇立言大旨，所以平南粵之心者，固在此。今以高后之諄暴乎治，歸於諸呂，諸呂用事，由於呂后疾亟，以後便歸到誅諸呂，卽帝位，緩緩說來，不過說話一般，而已將漢與南粵無數膠轕，無數意見，盡量消滅，於此種理由之中，南粵王心中既可舒服，漢家亦不至失體，真得立言之法，然而讀者尙以爲閒文也。王侯吏不釋，今卽位二語，毫無矜於態度，亦說得好，蓋對下之文最易流於矜矜也。

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薈，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 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

將欲責之，然徒責則傷情感，故先述南粵王之遺書，有和平之意，因告以所請兩事，業已辦理，此外並代修治先人墳墓，以明大德，先施惠則動之以情，述彼之已主和平，則下文之責，乃責其往事耳。若今日則南與固已知和平之爲貴矣，如是則責之，而彼必不怒，以其顏面固已保全也。先後之間，輕重之相懸遠甚，此修辭學之所以有要也。

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責之之語，歸之於前事，則雖加以寇災之語，必不怒也。以長沙南郡當南粵，立言得體。先說中國不利，後說南與不利，兩兩對勘，而極宜互釋嫌怨之意，已在其中，不必爲中國撐門面，語極平實，亦不流於卑也。多殺士卒數語，合雙方言之，以見雙方皆我大漢人民，何忍自屠自戮，不獨哀矜惻怛之心，流露行間，足以感動趙佗，而大皇帝之氣象，亦已自然流露，盎然紙上矣。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變擅焉。

上文已將不忍戰爭之意明言之矣，此下則商和平之方法，凡礙口語均託之於吏，而吏則更託之國制，便不刺目。此數語言長沙邊界之地，不得割與南與。

吏曰：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

此數語言漢家無所用南粵之地，不帶託大口氣，仍以和平出之，斯爲難得，好處仍在託於吏之口中耳。

服領以南，王自主之。

許南粵以自主，仍不失大皇帝口氣，實際上此語等於新册封耳。

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

以上許以自主矣，此則言其稱帝之非，措語愈溫婉，而愈得體，好處在末句，仁者不爲一語耳。且責其稱帝，必須在許其自主之後，此與先說乃者，……後說前者，……先說長沙苦之，……後說雖王之國，庸獨利乎，一樣方法。以事言，則先己後人，以文言，則欲擒故縱，此皆本篇中之精神所繫也。

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陸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

分棄前患四字好。前以挑釁者爲誰，生事者爲誰，一概不問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者，高帝時故事也，只此一語，已將漢與南粵之君臣定分，鄭重申明矣。朕意王亦受之，亦字妙，意謂我已允爾所謂，爾亦當從我所言也。此語直應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數語，兼隱責以自利利人之意，尤足使趙佗感動，面子上亦下得去。

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結致饋遺之意，亦循致書通例。

此又由起首至今即位止，爲第一段，敍從前未通書之故，及即位之經過，已輕輕把呂后時漢之不對處撇開。由乃者至朕不忍爲也止，爲第二段，先敍其來書有所請，然後告以已施德之意，而責其前此之寇逆，並以業已希望中，坐實趙佗身上，然後歸到大漢不忍人民自受屠戮之禍。由朕欲定地犬牙起，至仁者不爲也止，爲第三段，敍彼此各安疆土，南粵宜去帝號之旨，極其厲語，而以極和平出之。由願

與王分乘前患，至毋爲寇災矣止，爲第四段，是賜書正意，卽全篇結穴之處。末數語爲第五段，終之以酬酢之語，與第一段首二句相應成篇法，是致書之通例也。

人之與人，惟至誠爲能相感，此篇好處，在無一言不出至誠，故能使趙佗感動也。而文帝謙恭和平之性格，反覆此文亦可見焉，真古今文章中，有數之作品也。

(十四) 陸贄代唐德宗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陸贄爲唐名宰相，其所爲文，一用駢體，而指事說理，曲折能達，且文氣深厚，尤爲難能。此文爲德宗興元元年大赦天下時所作。蓋唐自肅代以後，安史雖平，而藩鎮擁兵，漸不可制。德宗卽位之初，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建中四年，癸亥，發涇原兵討李希烈，兵過京師，作亂，德宗走奉天，朱泚據長安，稱大秦皇帝。陸贄勸德宗下詔罪己，從之。翌年甲子，改元興元，大赦天下，制爲陸贄所擬，制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後李抱真入朝，爲德宗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心如此，知賊不足平也。不數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爲其下所殺，朱滔亦敗死，李希烈自稱大楚皇帝，後兩年，亦爲其部下所殺。雖藩鎮之禍，亘於有唐一代，然朱李之亡，長安之復，固贄文所感者然也，亦可識此文之聲價矣。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四句爲全篇之冒、點出罪己之意。）小子（帝自稱）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敘因己昏昧、致招

禍亂、)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至亂階，變興郡邑，萬品失序，五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敍長安之破、)痛心覲貌，罪實在予。(由小子起至此、皆罪己之言、)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去尊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赦李希烈田悅等、時希烈尙未僭號、)朱滔雖緣朱泚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勳舊，務在宏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赦朱滔、)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指僭號事、)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不赦朱泚、)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赦脅從之人、)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有功者賞、)其所加墊除陌錢，檢聞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蠲除苛稅、)

(十五) 宋濂代明太祖擬諭中原檄

我華夏自開國以來，文化卓然，冠於亞洲諸國，中間雖偶爲外種所挫，然並偏安一隅，而亦不可得者，實以蒙古滅宋爲破天荒。剝極必復，屈極必伸，明太祖舉兵北伐，使宋濂作此文，蓋距宋之滅八十年有九年矣。故老云亡，人心未死，蕃民族之正義，作討伐之前驅，其雄直豪雋之氣，溢于言表，宜乎所到者服，所攻者克，而元順帝震於明兵之威，遂舉族而北遁也，亦可謂近代之鴻文矣。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

論外種之不當主宰中國，蓋漢種主中國數千年，此義深入人心久矣，故述此以振動中原人民之氣。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尙有冠履倒置之嘆。

述元之盛。天授句非爲元作頌，正以反振下文，天厭其德之語，使中原人士，心膽爲之一壯。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大如大德廢長立幼，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

述元之衰，痛詆其歷代之失德，以見其不足作中原宗主，蓋我中華，固謹守禮義者也。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

承上文而縱論之，以盡其意。

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述現代君臣之昏暴，而論其必亡，天厭其德語，與上文天授相應，又引古語證之，以堅人民之信。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述同時起事諸人，無有能濟世安民者，以反振自己，乃有力量。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述北方羣雄之反爲元用，徒以害民，以反振自己，乃有力量。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述自己起義之正，得地之廣，立國之固，然後引起北伐中原，弔民伐罪之意。

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

述發諭之本旨，意在動以民族大義，毋使抗我而歸元也。此等處正是不戰而收全勝之法。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

此係諭告正文，爲中原漢族人民正告，嚴厲厲色，慷慨而談，洵足以感動人心。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此係諭告餘文，藉以招降蒙古，及服從蒙古之色目人，以弱元之力量，亦不戰勝人之法也。

大凡傳檄之文，一在宣布敵人罪狀，而致討伐之辭，一在表揚我之主旨，而使羣衆喻解；前者語貴

嚴正，後者語貴懇摯。此文於聲罪致討處，往往提起人民困苦，故嚴正之處，仍挾懇摯之思，蓋伐罪之旨，歸於弔民，故如是也，其感人之深，固亦宜矣。

附命令類分目

命令之中，分目甚多，茲舉其重者而申言之。曰詔，詔者，告語也。厥體最古，然古時無上告下，下告上之別，如仲虺之誥，下告上也，康誥，上告下也，湯誥，大誥，洛誥，告衆人也。秦始專用於君，至後世則用以命官及追贈。其詞有散又有駢文，然非常用之文矣。曰詔，詔者，王言也。三代無其文，秦并天下，改命曰詔，於是詔興焉。漢謂之詔書。六朝詔語多用偶儷，逮至唐代，漸漸復古。曰諭，諭者，曉也。始於周天子之諭告諸侯，而著於漢高帝之入關告諭，後世襲用之。曰令，令者，使也。教令之使不得相犯也。古曰命，（又大者曰命、小者曰令、）秦制惟皇后太子稱令，唐代賞罰赦宥囚虜大除授皆用之，宋遣策臣子亦用令。曰敕，敕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故王侯稱敕，然又爲大臣告下之辭，如諸葛亮與羣下教，是也。曰敕，敕者，正也，詔之切也。始於周穆王命其臣受敕書，至唐始盛用之。明制，差遣諸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辭，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而用於封贈者，始兼四六。曰勅書，名始於左傳，至漢遂立專體，如漢光武賜竇融檄書是也。曰檄，檄者，軍書也。其體原於書之胤征，其名始見於戰國張儀之檄告楚相，又有急則加以羽，謂之羽檄，言如飛之捷也。有散文，有儷語，儷語始於唐。檄者，敝也，敝然明白也。或稱露布，以其播諸觀聽也。曰策命，策命者，用於封免王公者也。

第二款 陳議類

陳議者，下告上者也。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箋，曰對策，皆是。陳議之文，莫古於尙書皋陶謨，此篇自當從今文尙書，與益稷合爲一篇。蓋禹皋陶之言，互相銜接，而未載廣歌，君臣交儆，可想見明良之相得益彰。厥後召公作召誥，周公作無逸、立政，詞意亦同。蓋古昔唐虞三代，人臣告誡其君，凡禹、皋、伊、傅、周、召之所作，其陳義高遠，其指事曲當，其立論和平，陳議文字，於斯爲美；至於春秋內外傳所錄，猶存篤厚純美之文，下逮戰國，士成危言悚論，或度詞隱語，蓋敷陳之道，刻薄寡義矣。循茲以降，策士則揣摩主意以陳言，迂儒則高談王道以敷奏，故斯類之文，善者難覩，必也審利害，明義理，達人情，乃得陳議之體。大抵三代以後，斯類之文，必推西漢，如賈誼、晁錯、董仲舒、劉向、用衡……諸人，不乏名作。唐以陸贄爲上，宋以蘇軾爲工，賈誼之文，以治安策爲第一，其文氣勢最盛，學理最顯，而不無激切之談。然誼生漢文有道之時，見于漢承秦制，而不復三代之舊，孝文以黃老治天下，可以削制而不爲之，故立言不免過切。夫以三代之年，而所見如此，得不推爲驚才耶？陸贄之文，一皆駢體。駢體文本爲大雅所羞稱，以其不能發揮精義，並恐以無累而傷氣也。贄文無一句不對，無一字不諧于仄，而義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氣勢之盛，亦堪方駕韓蘇，退之本爲陸氏所取之士，子瞻奏議，亦終身效法陸氏，而贄文剖析事理之精當，則有非韓蘇所能及也。至子瞻之文，如代張方平諫兵書，徵引之切，譬喻之精，構思之巧，洵爲難能。夫古今局勢雖殊，然上行文字，今猶有之，欲究立言之道，固當

取之古人，而加以斟酌。如賈誼之文，明于利害，陸贄之文，明於義理，蘇軾之文，明於人情，陳言之道，盡斯三者，因而求之，有餘師矣。古今陳議之佳者，如張儀司馬錯議伐蜀，信陵君諫與秦攻韓，李斯諫逐客書，賈山至言，賈誼治安策，說錯言兵事書，董仲舒對賢良策，司馬相如諫獵書，主父偃論伐匈奴書，路溫舒尚德緩刑書，趙充國屯田奏，賈捐之能珠對，劉向條災異封事，論甘延壽等疏，論起昌陵疏，極諫外家封事，匡衡戚妃匡勸經學威儀之兩疏，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諸葛亮前出師表，韓愈論佛骨表，柳宗元駁復讎議，蘇軾上皇帝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均陳議類之傑作也。

陳議類模範文

(十六)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楚上蔡人，學於荀卿，入秦後，求爲呂不韋舍人，洊至客卿，會秦宗室大臣，謂諸侯人來事秦者，皆爲其主游閒耳。於是秦議下令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上書如左文，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言，以并天下。夫以被逐之人諫被逐之事，本極不易說話，此文自首至尾，落落只寫大意，一正一反，隨便說去，初無意於爲文，而并非有法度，不平而起，平平而往，中間所說利害，鑿鑿可視，不必請除其令，而令自除，乃不諫止之諫止也。李斯爲秦代唯一之文學家，此篇持論亦好，讀者勿以人廢言也可。

臣聞吏議逐客，（吏議妙，一若秦王不知也者，）竊以爲過矣。（劈口喝破）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公繆用之，并國二

十，遂霸西戎。（繆公用客成功一、）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孝公用客成功二、商鞅乃衛人、）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函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舉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惠文王用客成功三、張儀乃魏人、）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弱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昭襄王用客成功四、范雎亦魏人、）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是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舉以上四君作例、證明客之利、此是正說、）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忽然一結、反過來說、於是乎使正面所言者、更有力量、由開首到此止、可以總爲第一段、）

第一段以秦藉客成功之往事動之。）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蘿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把秦王喜用外國之物辯起、反覆變換、極其曲折、極有波瀾、的是晚周文字、）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綿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承上文而反振言之、用筆或順或倒、或連或斷、或正或喻、或整或散、而文氣極盛、的是晚周文字、）夫擊甕叩缶，彈箏搏箏，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

矣。（上文言異國之物之色，此處又補出異國之樂，再辯一段、文氣更盛、）今取人則不然，（忽然一轉）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忽然一結，由今陛下起至此，又成一段、）

第二段以秦所寶諸物，皆出異國，而用人獨否駁之。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古帝王得兼收之利、）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反過來說逐客非秦之利）

第三段以古帝王能廣收衆益，而秦不然形之。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結喻）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結客）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忽然一結便住、）

第四段以客爲諸侯用，能害秦國恐之。

（十七）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此爲指陳事勢之文，貴在明白詳盡，而語語衷於事實，行文學信陵君諫與秦攻韓文，而反覆蕩漾之中，具有嚴整端肅之氣，由其段中隸事處，多以排比行之，段末斷制處，多以搖曳出之，故能剛健而兼婀娜也。此文作於哀帝時，其時匈奴大勢已衰，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哀帝被疾，或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云云，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匈奴書而許之，明年單于遂來朝。

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大凡論事之文，欲堅人信，貴在徵引，對上之文，尤宜用此法，此數語爲全篇之冒，引古語後，加以斷制，觀一微字，一本字，全篇之意，已悉籠罩於此矣。

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直入本事，逕接正意，對上之文，切戒鋪敘，故直言之。然臣愚以爲四字，委婉而有風神，不病其直也。

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以下逐舉事實，分未服與既服二種而詳言之，以見來朝之不可卻，至所舉事實，斷始於秦，用具體敘述，而於五帝三王，則用概括之筆以言之，所謂虛實相間也。虛實相間，則文章有淵然不盡之觀。長處在臣不敢遠稱語，文筆一曲，則所蘊藏者無限也。

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

以下言匈奴未服時對待之難，此爲第一例。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未服時對待之難，第二例。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

第三例。

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

第四例。

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時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

第五例。五上五例，皆極言匈奴未服之時，其強難誦。

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

於漢與匈奴強弱消長之際，鄭重言之，而結以未肯稱臣，愈見匈奴屈服之不易。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整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

承上文所舉事實而縱論之，以見其關係，所論者孝武時事，而哀帝時事可知已，且意必雙轉，文不

孤伸，文氣極爲端肅，故極有勦兩之議論，用以對上，而絕無囂張之氣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返，猶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

又舉一例，而結以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證明匈奴之不易服。而愈不能不言以服之，且既服之後，決不可使失歡也。此兩三段極力騰挪，並非爲匈奴張聲勢，乃以跌出今日來朝之不可不受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以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

此段才敍到匈奴之服，可見其事之難。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二語，包含無限情事。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恃，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承以上所言未服已服各情形而總論之，以見其難。前數語乃言匈奴之性質，後數語乃言對待之方法，不言今日之事，而今日應如何對待，已可知矣。

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徼席卷，後無餘畜，北狄爲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

於敘述往事之終，又舉征服三邊之易，以見征服匈奴之難，其精神在未易可輕一語，蓋非重在論往事；重在明今日處置之當如何耳。

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獻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

此段就今日之事而言其利害，所用者皆渾括之筆，而意自明，蓋一切語均詳見於前文也。

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知者勞心於內，辯者鼓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就開首末亂未戰之旨而申論之，無形無聲，所謂微也，一正一反，先正後反，理愈透，勢愈明，而氣亦愈整。

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旦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於去路又舉一例證，以作波瀾，然後再以正意作結，則文章不苦枯竭，而搖曳多姿矣。蓋大風之後，必有餘颺，巨浪之後，必有餘波，大結之後，必有餘文，觀此當可悟作文之法。

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直應起首，文法極爲整齊。

附陳議類分目

陳議之中，分曰奏多，茲舉其重者而申言之。曰奏、奏者，進詞言事也。原于唐虞之敷奏，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爲奏，是奏事也。漢人兼用以彈劾，謂之奏彈。明制，陳私情曰奏，厥後流爲章疏之總名。曰議，議者，言事之宜也。貴據理析事，審時度勢，以確切明覈爲主。昔黃帝立明堂之議，後世議禮，議諡，議刑，議政，議制因之。其有純者駁之，謂之駁議。曰疏，疏者，列疏情事宣布上告也。漢奏事皆稱上疏，諸王之官屬，上於其君亦用之。至後世則爲章奏之總名。曰表，表者，標明其事也。漢表多散文，唐表多駢文，宋表因唐體，明清以後亦因之，以富麗爲上。曰策，策者，謀也。策之體有三：曰制策，天子問而臣卜對也。曰試策，有司策試士而令對之也。曰進策，士庶著策進上者也。如董仲舒對賢良策，制策也，王通太平十二策，王樸平邊策，進策也。制策試策，均謂之對策，亦有謂之對者，若賈捐之罷珠對，是也。曰彈，彈者，彈劾也。彈爲奏體，故題曰奏彈。曰上書，上書者，人臣進君之書也。七國之時，言事于君，皆稱上書，至秦改書爲奏，然如李斯上書秦始皇，其時猶稱上書也。漢沿其名，故鄒陽獄中上書，司馬相如上書諫獵，皆稱上書。亦有單名書者，如韞錯言兵事書，主父偃論伐匈奴書，路溫舒論德綏刑書是也。逮及後世，爲此體者蓋寡，惟宋有上書之體，如蘇軾上皇帝書，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是也。曰封事，封事者，密奏也。其制始於漢，如劉向條災異封事，極諫外家封事是也。後世如宋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戊申封事，是也。曰箋，箋者，表之尤簡者也。始於東

漢，當時上於太子諸王大臣，皆稱箋。文選會載之。後世專用於上皇后太子，其他不得用。明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慶賀皇后太子稱箋。曰笱，笱者，宋之御制，與奏疏無異。曰本，本者，明之創制，有奏本題本之名。論政事曰題，陳私情曰奏，皆謂之本焉。以上數者，皆屬於陳議類，其餘不勝枚舉。

第三款 牘書類

書牘者，對等相告之辭也。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晉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贈序之體，亦書牘之一種，可合之於此。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實可爲書牘文之祖。其後左傳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子產告范宣子書，叔向貽子產書，晉侯使呂相絕秦，又其後司馬遷報任安書，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皆大文也。而魏曹丕與吳質書，曹植與楊德祖書，氣韻亦美。曾國藩日記云：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氏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惟諸葛武侯王右軍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蓋書牘之內質，或偏於議論，或偏於敘述，然無論何種，要其名爲書牘，則必有情愫寓乎其中。緣人之相處相親而相告語，其顯之文字之上者，恆有纏綿之意，懇至之情，此告語文所以與著述記載不同，而告語文中之書牘，較之命令陳議，又爲不同，則以以情相聯者，較之以分相維者，其立言自大有區別也。以故作書牘者，其議論不可過於馳騁，其敘述不可過於枯燥，要宜抑揚往復，饒有餘味，乃爲上品。惟此格求之小簡中，尙爲不乏，大篇則殊難矣。曾氏於八家書牘文，少所許可，正是此意。至於贈序者，亦本君子贈人以言之義，惟古人言多簡短，故僅存於

記事文中，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韓愈乃多爲之，其文或深微屈曲，如送董邵南之屬；或生動飛揚，如送楊少尹之屬；或奇奧，如送鄭尚書之屬；或滑稽，如送溫石二處士之屬；謂之冠絕前後，良誠不誣。然後世序體過濫，明時壽序盛行，歸有光集乃多載此體。其弊或入於詔諛，諛堂之失，固與諛墓等耳。古今書牘文之佳者，如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子產告范宣子書，叔向貽子產書，戰國策樂毅報燕惠王書，漢魏以下，則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曹丕與吳質書，曹植與楊德祖書，唐以後則如韓愈與孟尚書書，與鄂州柳中丞書，答崔立之書，與崔羣書，答李秀才書，與孟東野書，答尉遲生書，與李翊書，上襄陽于相公書，上宰相書，重答李翊書，送董邵南序，送楊少尹序，送鄭尚書序，送溫石處士序，歐陽修與尹師魯書，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曾鞏寄歐陽舍人書，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均書牘文之傑作也。

書牘類模範文

(十八) 晉使呂相絕秦

絕秦事見春秋左氏傳成公十三年。秦晉接壤，且爲婚姻之國，晉獻公死後，國內多事，凡百賴秦之力，由獻公穆公時代，迄至呂相絕秦止，若爲秦晉算一總帳，則晉國所欠秦國之債，十之八九，而秦國所欠晉國之債，不過十之一耳。今晉國在伐秦之前，偏要說出秦國對晉不住之處，自須飾辭駕罪，然若完全抹煞事實，則又說不過去。今把我小小好處放大說去，把秦小小壞處放大說去，而我之壞處極力推開，秦之好處略點一點，仍歸到我之大好，辭令之妙，真到極處。可見武力雖厚，文字言

語之宣傳，仍不可輕忽也。就文論文，此文中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而其中又是細條細理，異樣密緻，讀萬遍不厭也。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從秦晉通好說起，則以下秦待晉、雖然有種種好處，不過履行同盟國之義務、不過女婿替丈人家盡盡義務、便有十分好處、也只能算五六分、一有壞處、便是背棄盟約、）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說秦德、納君大德、自不能不說、看他輕輕說一說用能奉祀于晉語極輕、加上不忘舊德語、）若秦之納君、僅足以抵晉之舊德也者、）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上文輕輕提秦德、此處一曲、又把牠抹煞、至於秦敗晉於韓、獲惠公、實爲晉負秦德、自然不說、）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第二次納君大德、亦不能不說、再輕輕說一說、而用一悔字、則穆公之納文公、不過將功贖罪耳、用集我文公語極輕、成字下極輕、是穆之成也、乃勉強強也算有成之意、看他寫穆公兩次納君大德、不過如此、）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說晉報秦德、征東諸侯、及朝秦事、不可不說、有之或亦不過一二國耳、今用虞夏商周之胤、有似數十國也者、是放大寫法、既報舊德句、把上文兩次納君大德、完全抵銷、意謂從此兩家誰不欠誰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說晉之德、前賬算清、現在秦反欠晉、圍鄭因文公過鄭、鄭人待之無禮、今日怒君之疆場、誣之、）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帥克違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說晉德結住上文、諸侯將致命、未必有此事、大造實西句重、至此秦欠晉多矣、秦穆公與鄭人訂盟、今用秦大夫、不

是替秦伯滅罪、是當時說話普通慣例、實際上等于說秦伯、)無祿、文公卽世、穆公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敝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連用九個我字、重重疊疊、一似有無窮情事也者、實則不過一事耳、)我襄公不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不忘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及集我文公之勳也、說秦大害晉、晉不忘舊、雖與秦戰、不失其爲好、)是以有殺之師。(我是以有一)猶願赦罪于穆公、(曲作波、赦罪者、赦晉爲保衛社稷而戰之罪也、)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曲作波)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曲作波、以上數曲筆、皆空中樓閣、所謂莫須有也、虛實相濟、因以加重秦之罪狀、)穆襄卽位、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特提一筆以應開首昏姻二字、開以下又欲二字、以加重康公之罪狀、)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搖蕩我邊疆、(連用四個我字、以厚氣力、晉本迎公子雍於秦、而秦送之、晉復拒公子雍、而與秦戰、今亦以罪秦、)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二)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驍馬、(連用四個我字)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三)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就手且結、句法特重、以見所有不是、均歸于秦、)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曲作波)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連用四個我字)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我是以有四、之師之役之戰之聚、各各換字、以上四項、寫出幾次大戰、罪魁禍首、均屬于秦、意謂晉雖不得已而用兵、猶始終不忘親善也、真矯飾得好、)君亦悔禍之延、(特重提一筆、不是褒秦之悔、正以反振下文、以見秦二三其德、)而欲徵禍于先君獻、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舊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曲作波、之會、與以上之師之役之戰之聚

反應、) 君又不詳、(正與悔禍之延對應、) 背棄盟誓，自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代狄、(說秦之反覆一) 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此係飾說、以前晉固嘗伐狄矣、) 君有一心于狄、曰：吾將伐女。狄懸且憎、是用告我。(說秦之反覆二)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今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吳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說秦之反覆三、余雖與晉出入二語、乃述秦與楚之誓辭、詳述之以證明其反覆、)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一路備說秦惡、歸到此句、)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辭令好、身分好、) 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不迭，豈敢微亂。(賓句)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主句、句特沈重、) 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十九)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向子歆，字子駿，成帝時，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於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哀帝令歆卒父遺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輯畧猶總說、數術畧分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等、方技略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等、) 是爲吾國目錄學之始也。蓋吾國古代之書，掌于專官，如邦國之志、掌于小史、三皇五帝之書、掌于外史、天下之圖、掌于職方氏等、) 自王官失守，散在師儒，于是書籍流傳，類分派別而首先輯校之者，則向歆父子也。先是漢興求古遺經，

說經者以今之傳授，立于學官，尊爲博士，爲其弟子者，往往以治經致顯宦，則皆今文也。洎乎孔壁遺書，與夫民間所藏之書，後先出焉，則皆古文也。今文家排斥古文，非徒以其文字之異同，蓋利祿使之然耳。劉歆此書，實今古文相爭之第一案也。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漢初惟公羊立于學官，宣帝好穀梁，乃得並立。）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顏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以公羊穀梁在七子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歆歎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如左文，以言過切直，故諸儒皆恨怨，師丹爲大司空，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意欲廣道術，亦何以爲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平帝時，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亦均立博士。然至東漢初，穀梁博士，及平帝以後新立之古文家博士均廢，所存者，仍爲西漢初之今文家十四博士而已，亦足見其根深蒂固矣。然古文既已一度立於學官，傳習者日以衆，東漢季年，古文之勢力乃突過於今文。大儒鄭玄，會通今古文，而樹立己見，自是而爭始息。讀歆此文，可窺窺當時今古文相爭之形勢，以文論，則沖淡之中，挾有廉悍之氣，又微與其父異矣。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懸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

帝王之道。

由孔子刪訂六經說起。

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詩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

敘戰國秦代不用孔道，由衰而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當故籍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經，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敘漢初搜輯遺經之不完不備。諸子傳說以下數語，揭出今文經之缺略。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敘武帝時頗興經術，然猶病缺略，離於全經已遠句，又明揭今文經之不得其真，中間舉詔書書缺簡脫之語作證，益使今文家不能自堅其壁壘。

及魯恭王壞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府，伏

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書，校理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叙古文尙書儀禮毛詩等之發見，竟爲今文家所抑。有識者二語，先慨歎作一頓，下文乃實說其抑而未施之故，文情最爲深鬱。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推究今文家反對三學之故，揭其私意，語極嚴正，而未以慨嘆出之，文情最爲深鬱。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卜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敍奉命講論之旨，以指摘今文家不備之語，歸之天子，以見此次之講論，已是對於今文家讓步。）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滅絕微學。（斥其不肯置對之非。）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責其不當囿於舊見，一層。）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以先帝今上歷今文家，又一層。）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古文舊書，確有可信，又一層。）以上各層是正說，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

退一步說。意謂古文縱不及今文。猶當取之。又一層。非對今文家示弱。愈讓步而古文當立之意。乃愈逼愈緊。○往者博也。書有博也。春秋公羊。易有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節並置之。何也。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退一步說。過而廢不如過而立。又一層。愈讓步而意乃愈逼愈緊。○傳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若今世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又是正說。引傳作結。數家之言。兼包大小。又一層。）

彼奉命講論。而今文家不肯置對。先斥其非。然後正說旁說。以明古文當立之義。不復作厲聲叱咤之語。固前此已明揭其私意。其次不妨稍寬。蓋以文章論。如此則面面俱到。以世法論。如此則剛柔相濟也。

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又反過來。綜括以上一切意思。下個結論。詞氣忽轉而為嚴厲。咄然而止。文筆有千萬筋力量。

（二十）曹丞與吳質書

書牘一類。曾國藩謂古來以武侯右軍為勝。以其人言之也。若以時代言。則周秦簡樸。唐宋華飾。漢魏則在華樸之間。其體最宜。曹氏父子筆力逾勁。不此作尤情韻並茂。足為詞翰之宗。

二月三日。丞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開首致問候語，循書牘文通例耳，然筆意超逸，最爲難得。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秉史相失。每至鴈酌流行，絲竹三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與，何論數年之計，若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敘傷逝之意，撫今思昔，述事寫情，拉雜拈來，融成一片。選文以曹丕爲始，思舊之情，雜以懷才之念，敘述緣由，言之沉痛。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著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借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不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見也。

歷歷諸人之著作而評之，重在偉長德璉，而稍輕元瑜諸人，然中間以傷逝自傷語橫斷之，只覺其無限感慨，而不甚覺其詞氣之有輕重也。公幹後又以傷心之語總結之，情真語摯，良非易得。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自敘其衰，敘行之中，語意時有變換，根觸之情，真能曲折傳出，而與上段似斷非斷，似連非連，尤極情文之妙。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循例酬酢語，與起處相對成章法，此書牘文之定格也。

(二十一) 韓愈與孟尚書書

武侯石軍之書牘文，多屬小篇，昌黎書牘文，則多長篇，因昌黎多論事之文，較曹丕與吳質書之言情者不同。論事則篇幅長，而文氣自近恣肆。或謂此非書牘文中之最勝者，固亦有說。惟昌黎爲文，搏免亦用全力，求其氣體輕妙者，實難其選。此文渾浩雄勁，要爲集中第一等文字。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慊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敘得書並致寒溫之意，乃書牘文開首通例。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由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

自胸中無滯碍，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此文可分兩大段，而前段中又可分三小段。此其第一小段也。據孟尚書信中所聞，近稍信佛之說，而告以是乃時人之錯謬妄傳，謂與大顛遊，並非信奉其法以求福利也。至敍交大顛之故，與稱許大顛處，措辭極有分寸，曰遠地無可與語者，曰與之語雖不盡解，與頗聰明之顛字，均其自佔地步處也。

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德，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

此爲前段中之第二小段，言君子當講聖賢之道，不必較論禍福，安有以釋氏爲信奉者？即使求福，亦當以積善求之。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此爲前段中之第三小段，言釋氏斷無與人禍福之理，其法誠不足爲信奉，無奈世人之愚而惑之也。綜合前段之意，無非辯自己無佞佛求福之事，此尙即消極言之，後段則積極言闡佛之旨。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爲後段之起首，提挈言之，以下俱自明所以闢佛之故。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而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學，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回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

此爲後段中之第一小段，言孟闢子楊墨之功，以引起闢佛之愈不可不亟。

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于是時也，而唱釋老子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乎！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乎！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也。

此爲後段中之第二小段，言佛老之害，過於楊墨，况今日斯道僅存一綫，安可不思所以全之，雖自

知力不能勝，亦當拚死爲之，斷無一經貶斥，遂棄所守而信奉其法也。

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愈再拜。

此爲去路與開首相應，亦循書牘文之常例。

昌黎以諫迎佛骨，被滴潮州，與大顛遊，在時人不能無疑其改悔，孟幾道性嗜佛，且與昌黎相厚，其貽書必以信奉釋氏爲勸，不知昌黎以聖道自任，闢佛一事，是其平日大本領，即交潮僧大顛，亦以其識道理而節取之，非沈迷於佛家禍福之說也。篇中所言，純爲衛道起見，筆力所至，有惓惓不容己之心，而又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如勁弩初張，所中必洞，幾道得此，當詫其嘔強猶昔也。

(二十一) 王安石答曾子固書

王會同出歐陽門下，且均爲江右人，顧其文派則大異焉，曾文醇正確實，朱子極喜其文，謂質而近於理，蓋劉向匡衡之儔也。安石爲人執拗，論議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佐神宗變法，舉國非之而不恤也，釋經不取先儒傳注，著字說，務出新意，多穿鑿附會，爲文簡練雄潔，拗折峭深，其一種精悍之氣，爲他人所無，蓋其所本在韓非子也。詩則造語使字，頗以險絕爲功。要之，其文其詩，其爲學，其爲政，皆足表顯其性格焉，此文固其一例也。

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敍久不問訊之故，兼致思念之意，是書牘文開首循例酬酢語。)前書疑子固于諸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敍已前書所言)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敍曾覆書所言)某佻言讀經，則何以別于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

經有所不暇也。（安石原書究竟是否指佛經、抑係中國聖人之經、在他人老實作等、一語可了、乃安石平生作文、不肯用一直筆、不說是不是佛經、反責以不細會書中意旨、便是不暇讀經處、崛健之至、以上是第一層、）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者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雜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無所不同、然於子經、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元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說前讀盡一切之書、不足以知經、仍不說前書所謂讀經、究竟指何種之經、崛健之至、是第一層、）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承上文而言、有所去取則異學不能亂、而後可以明道、引揚雄作例、仍不說前所謂讀經者指何書、崛健之至、是第一層、）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說疑我或亂於異學、非知我者、仍不說前書所謂讀經、究竟何指、崛健之至、是第四層、）方今亂俗不在於佛經、乃在於學士大夫、沈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說今日亂俗、不在於佛經、又是一意、而始終不說前書所謂讀經、究竟何指、崛健之至、是第五層、）

（二十三） 宗臣報劉一丈書

宗臣與李攀龍王世貞等，同在明代後七子之列，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漢魏盛唐，論者譏為贗古，是固然矣。顧此文描寫嘉靖時嚴嵩弄權情狀，仕途中齷齪卑鄙形態，繪影繪聲，真可作官場現形記看，非復尋常之摹擬派文學所可比矣，爰選錄之。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謝賜書）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謝所饋）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友，知老友之念長者深也。（謝書中念及其父）至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摘出書中之語發議）

以上為第一段，先致循例酬酢之語，然後提出書中上下相孚之語，引起下文，意已籠罩全篇。

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撇開才德，轉入不孚之病。以起下文，）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特提）日夕策馬候權貴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竈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命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已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而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以上皆描寫伺候權門之情狀，）此世之所謂上下相孚也。（直應上文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句、）長者謂僕能之乎？（直應上、不孚之病句、）

以上為第二段，極寫今日之上下相孚，窮形極相，未免涉於輕薄，然今日仕途中，更有甚於此者，

但不可對人言耳，此吏治之所以日壞，而國勢之所以日衰也。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開道徑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

以上爲第三段，寫自己之不能諧俗，又中殊有傲兀之氣。

附書牘類分目

書牘之中，分目甚多，茲舉其重者而申言之。曰書，文心雕龍書記篇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已簡牘。戰國之時，君臣同書，秦漢始有表奏，而書者言事之書也。君與臣謂之賜書，臣與君謂之上書，其詳已見前命合陳議所論，茲所言者，則爲對等相與之書，前所舉君與子家叔向呂相諸篇是已。曰啓，對上用者，歸之陳議類，其用於對等者，亦稱啓事，如山公啓事，羅隱啓事是。曰移，移者，移致之意，古者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爲移書，光武紀之文移，公孫弘傳注之移書，是已。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孔稚圭北山移文，亦其例也。曰簡，簡者，大略也，古人所用，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能容者，乃書之於策，後世有手簡小簡之名，亦或作柬，要之其文皆短，如東坡書簡一卷，可爲簡體之準則。曰牘，牘，卽簡也，今謂之尺牘。尺牘之作，諸葛武侯于右軍爲佳，前已述之矣，後世則六朝皆以駢體行之，近世則尙整散兼行之作。曰刀牘，刀牘者，古者記事於簡策，謬誤則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後世遂立其體，如王勃刀筆一卷，黃庭堅刀筆一卷，是也。惟

今則無爲之者。曰帖，帖者，說帖也，又名帖子，明制諸司相移有揭帖之名焉。以上數者，皆屬於書牘類，其餘不勝枚舉。

第四款 哀祭類

哀祭者，人告於鬼神之辭也。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子祝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楚人之辭至工，後世則韓愈王安石爲勝。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茅鹿門謂奇崛戰鬪鬼神處，令人神眩。其祭柳子厚文，曾國藩評云：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乃不復可攀躋矣，可謂推許之至。蓋哀祭之文，其所告之鬼神有二：一、爲久視爲神道者，一、爲初登鬼錄者，前者多用於祠廟壇祭之時，語以裔皇典麗，尊嚴祇敬爲歸，後者則神道未成，猶以人道待之，而地隔幽冥，人殊生死，此最終之告語，固當致其悲哀懇摯之情焉。又哀祭間有用辭賦體者，賈誼弔屈原，漢武帝悼李夫人，是其例也。而哀祭之文，十八九皆爲韻語，亦有不用韻者，如韓愈祭十二郎文，是已。至親無文，信口逕出，則又不能以常例例之也。古今哀祭之文，其體不一，如唐詩書生祭日外，如屈原九歌，賈生弔屈原賦，漢武帝悼李夫人賦，韓愈祭柳子厚文，祭張員外文，田橫墓文，歐陽生哀辭，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歐陽修祭石曼卿文，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均哀祭文之傑作也。

哀祭類模範文

(二十四) 屈原九歌(選二)

屈原志行，已見所自著之離騷經中，九歌亦屈原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王逸九歌序）九歌共十一章，其曰九者，數以九爲盛，言九以概之也。十一章中，首東皇太一，言以道承君，冀君之樂也。次雲中君，言君苟用己，則可以安覽天下，惜此會之不可得也。次湘君，離騷所謂君王不寤也。次湘夫人，比椒蘭，此離騷所謂閨中遠遠也。次大司命，惜往日之曾信也。次少司命，又比子蘭，以秋蘭自子蘭，荃目君也。所美果美，君何愁苦乎？次東君，傷頃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豈意聲色自娛，終於杳冥乎？次河伯，決懷沙之志。次山鬼，雖死不忘君，故以山鬼自比，予、山，鬼，子，君與公子也。次國殤，以忠死，故比之。終以禮魂，期知我者於百世之下也。（清張惠言說）十一章中，無章不雋，無語不工，而山鬼國殤兩章，最爲哀痛，蓋曲終裂帛，鬪窮而匕首見，故都成變徵之聲也。錄之以概其餘。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阿，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開。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

然疑作。謫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這章好處，全在起結，結末四句，固然是比方楚國，然而滿紙鬼氣，實在是好文章。我平生對於寫鬼的起句，最愛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寫鬼的結句，最愛杜甫兵車行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試看若有人兮山之阿以及謫填填兮以下幾句，一起一結，工力悉敵，跟左傳杜詩可算鼎足而三。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二十五) 賈誼弔屈原文

司馬遷史記以賈誼與屈原合傳，因其志事身世之相類也。誼之治術學術，散文韻文，均居西漢之最上乘。此文名爲弔屈，實則自弔，篇首所謂自喻是已。曠世相感，不其然乎？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自序作文之緣起，古人往往如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曰：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

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史記正義曰、絳侯周勃、灌卽灌嬰、東陽侯張敖相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但或有謂絳灌乃一人名、）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適去，（適同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又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書曰：關蒼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雖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剋也。

恭承嘉惠兮俟非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翺翔，關蒼尊顯兮諛諛得志，賢聖逆戔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濶兮謂跖躄爲廉，莫邪爲鈍兮鋸刀爲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塞驢兮，曠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風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泐深潛以自珍，鮪螭鯢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蛇蚺。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獨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鱷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此文除自序外，由恭承嘉惠兮起，至末可分兩大段，前段敘屈原之遭遇，因而傷之，後段對於屈原行事，加以議論，非指斥屈原也，仍寓哀悼之意耳。

(二十六) 韓愈祭柳子厚文

韓愈柳宗元(字子厚)兩個人，是至好的朋友，也都是古今的大文學家。柳宗元因為急於做官，入了王叔文的黨，王叔文失敗，柳宗元貶作永州司馬，後來做柳州刺史，死在柳州。韓愈替他做墓誌銘，痛罵當時害柳宗元的人，對於柳宗元平生行事，也略略的責備他幾句。因為墓誌文的體裁，雖然

是私家傳記，可是既然算是歷史的一部分，自然要翔實公平，才能夠信今傳後。所以對於柳宗元不好的地方，也不能不說他幾句。至於祭文呢，完全以情感為主，不必牽涉到他不好地方，是跟墓誌銘不同的。這一篇祭文，替柳宗元不平，也替古人中像柳宗元一樣不得志的文人不平。末了對於託孤一層，直任不辭，生死交情，尤其可以看得出來，真是極沈痛的文章。

維年月日，(年月應當寫出來)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

祭文起頭通行格式，都是這樣，對於朋友中的長輩，像普通叫做老伯、太老伯、世叔、世伯、太世叔、太世伯……的。到了祭文上頭的稱呼，一概叫做先生，或者叫做丈。不過丈不如先生又普遍，又合式。

嗟嗟子厚！而至於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

一開口就有無限的傷心，跟着自悲自慰，尤其沈痛。

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何足追維？

由我又何嗟的意思暢發出來，曠達的思想，大半是由莊周而來的。

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穢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地羈，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

說子厚雖然不得志，然而文章可以千古，又有他得志的地方。

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袖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奪帝之制。

說以子厚的文章，不能用在朝廷之上，又替它可惜。

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又替柳子厚傷心。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子，亦託以死。

說到託孤一事。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甯敢遺墜？

由託孤一事發揮，痛罵反覆小人。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擔任託孤之後，對死友棺前，下個誓辭。結束的話，極乎哀痛。

(二十七) 韓愈歐陽生哀辭

哀祭類各體文中，以祭文、哀辭、誄三者爲最習用。祭文無論長輩平輩晚輩，皆可用之。哀辭則無用之長輩者。誄文哀辭，均以述哀，而祭文用於致奠之時，哀辭則私居深念而有作也。誄於述哀之外，

兼以述德，誅者，累也，累述其功德也。歐陽生，爲歐陽詹，字行周，福建晉江人。閩當中唐之時，文風太振，德宗建中元年，常袞以宰相出爲福建觀察使，見詹加敬愛。貞元八年，陸贄知貢舉，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同登第，稱龍虎榜，詹居第三人。後爲國子四門助教，年四十四卒，韓愈爲哀辭，李翱爲之作傳焉。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政，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

敘歐陽詹之家世，及閩之開化，有以詹當閩中文學鼻祖之意，亦文人好爲標榜之失也。夫詹爲閩中有一數人物固矣，然閩中文學之啓，實在隋唐之交，如鄭露，薛令之，乃文學鼻祖也。鄭爲陳隋間之莆田人，薛盛唐開元中爲右庶子，肅宗在東宮極重之，夫舉進士與否，本與文學開化無關，即以薦進士言，前乎詹者，實繁有徒，如詩人林藻，登貞元七年進士，卽在詹前，其餘固不勝枚舉。愈謂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未之考也。至常袞李琦，均提倡閩中文學者，閩人台祀之學宮之側，雖與文翁化俗，不可同年而語，要其功亦不可沒也。故老相傳，袞蒞閩後，病閩民無文，用通俗之語作竹枝詞數十章，使兒童歌之，以廣詩教。其詞通俗，而多有深意，今之存者，月光光一章而已。其詞曰：月光光，照池塘，騎竹馬，過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濟，娘子撐船來前路；問郎長，問郎短，問郎此去何時返？蓋建中

貞元之間，竹枝之製大行，且文士多喜爲通俗之詩，以傳播民間。竹枝詞者，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世所稱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此外如白香山之柳枝詞，亦與竹枝詞大同小異。要之皆體兼文俗，而適於開通風氣之用者也。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聞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又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雖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

敍己與詹交游離合之迹，自後詹歸閩中以下數語，包孕無數情事，文情亦極其深厚。

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譁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承上文相知爲深語，而詳敍詹之性行文章。

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止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舉出兩人關繫最切之一事，因而深悼其死。詹今其死矣一語，黯然銷神，最爲沈痛之筆。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

敘詹已有成就，雖遠別父母，客死京師，存歿皆可無憾。

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餘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叙作哀辭之原因。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辭意雖根於上文以舒餘哀五句，實則側重於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兩句。按唐小說，載詹惑太原一妓，發太原後，途中寄詩曰，驅馬覺漸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諒猶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不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卒爲之死。而吾鄉著璞閩川名士傳，亦謂詹游太原樂籍中，有所悅死，一慟而絕。後人因韓愈此文，盛稱其德，疑所傳非真。然死生情感，發爲文章，自不免有阿私所好之弊。且以胡銓之贊，而朱熹乃有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萬事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之譏。則豈能謂詹之必無是事耶？惟哀辭謂詹死在京師，且有友朋親視藥物甚良之語則所謂一慟而絕者，或未然歟。附識于此，以備學者之考證焉。

(二十八) 柳宗元祭十郎文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柳宗元與之齊名，皆曠代之英也。子厚之文，以南遷後爲勝，蓋得力于江山之助也。此文則遷謫之悲，益以死生之痛，又與永州八記等異矣。金人瑞（聖嘆明清間文學批評家也，原姓張名采、）評之曰：祭十二郎文（韓愈所作祭其兄子十二郎者）搖曳，祭十郎文荒促，其搖曳也，蓋爲得之計聞，若其荒促也，乃爲萬里炎荒，躬親撫殮，蓋彼自有不得不搖曳之情，此又有更搖曳不得之情也。若其痛毒，直是一種。

維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

第一段先總哭吾門，其辭怨毒之極，乃不止爲十郎。

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有單緒，（總寫四房）慥慥早矢，（一房）汝又繼終（一房）兩房祭祀，今已無主。（結過兩房）吾又未有男子，（一房）爾曹則雖有如無，（一房）一門嗣續，不絕如綫。（補寫兩房）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

第二段分哭四房

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總三十，不祿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真宰？

第三段正哭十郎。

如汝德業，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

愧。

第四段帶哭自己，總是怨毒，不止爲十郎。

汝墨法絕代，知者尙稀，及所著文，不令沈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于世人，以慰汝靈。

第五段于正哭外，又零星補寫其所書墨法，所遺文稿，及所選文類，見十郎的是出羣好學人。

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之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

第六段收卹其私孕。

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

第七段敘其扶病來伴一段兄弟之至恩也。

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紉，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同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第八段告以禱磨。

(二十九)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文學司馬遷，其長在神，哀祭之文，其神凄以哀，歐石至交，故此文尤爲沉痛。文爲曼卿死後遣祭奠下之詞，非始死而弔奠，故全在在墓上着筆，而以曼卿平生之奇申入生發，文情濃至，音節悲

哀，真使人不忍多讀。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以生死總點起、見曼卿不與萬物同、）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此單就死後一邊言、言曼卿身死名存、與萬物有同有異、）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直靈芝而九莖。（又從死後憶其生前、言平日之奇如此、形雖埋藏地下、亦當化爲珍寶、爲良材、爲瑞章、不與萬物同也、）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是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啞嚶。（墓之外不忍見如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麕鹿。（墓之中不可保如此）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紫纓乎曠野與荒城。（千古死者總歸于無物、則暫聚之形、平日雖奇、不能不與萬物同其生死、自古聖賢句、與上呼應有情、）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補出交情、詞意方全）尙饗。

（三十）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修諡文忠，江西廬陵人，以文章爲一代宗主。先是韓柳歿後，古文道息，復返於四六綺靡之文。歐陽氏出，文體中興，同鄉之曾王，眉山之蘇，均其門下士，羽而翼之，古文於是大盛。歐陽氏之逝，蘇子瞻有祭文一篇，勁氣直達，筆大如椽，未結以蓋上以爲天下勸，而下以哭其私二句，盛爲世

所稱誦。而吾鄉林西仲，評介甫此文，則曰：歐公文章，在當時後世，鮮有不知者，然其氣節功業，與出處進退大節，皆無有詭于正，誠一代之完人也。是篇段段鼓來，可與本傳相表裏，而一氣渾成，漸近自然，又駕大蘇而上之矣。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漠漠，又安可得而推？

泛言天道不可知，有不當死而死者。

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承上文，轉入如歐陽修者雖死可無憾。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積於中）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發於外）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取上文所言又譬之）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單就文章議論上譬之）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可知。

已上言歐陽修文章，有聞當時而傳後世。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蹟，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已上言歐陽修氣節，有聞當時而傳後世。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結主知）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

已上言歐陽修功業，有聞當時而傳後世

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淵。

已上言歐陽修出處不苟，有聞當時而傳後世。

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欷，而况朝士大夫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

根篇首又何悲句轉入悲來，故用然字况字渡下，言公雖無可悲，然天下之人，則無不悲者，况平日受知如予王安石者乎？

嗚乎！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上文是悲歐陽修，此念非公無與歸，且自悲矣。

(三十一) 王守仁瘞旅文

明代文章，一趨摹擬，或主秦漢，或主唐宋。王守仁生嶺後七子之間，時儻古之風甚盛，則皆主秦漢者也。守仁講學師陸九淵一派，其學實較陸氏爲高，一時號爲王學，遂以風靡一代，其功業氣節，亦曠世所難。卽以文章論，不師唐宋，而要近於唐宋，蓋亦卓然有以自立者焉。此文爲謫貴州龍場驛丞時作，身世之感，瘴癘之傷，觸景而生，雖悲吏目，抑自悲也。及結之以歌，仍以己之或死或歸兩意生發，詞似曠遠，而意實悲愴，所謂長歌可以當哭者也。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

宿土苗家。(點出三人來歷)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絃關情處)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先點出一人死併所死地面)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上既云老人則不必詢其狀，此必詢之、而後知是子、乃行文斟酌處)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此又不待詢矣、再點出一人死、)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柩歸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大關情在此一句)二童閔然涕下請往。(要知此涕非全爲三人)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點出瘞)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淚。而告之曰：

以上一段詳述瘞旅經過。

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臚上不知名氏)吾龍場驛承餘姚王守仁也。(便得說自己)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傷其不當自來)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傷其不當爲此薄祿喪身)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盛然蓄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傷其既爲薄祿而來，便不當憂戚自取速死、)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憤也。嗚呼傷哉！(自述其悲、爲下文不宜悲張本、)縱不爾瘞，幽岸之狐成羣，險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

(言不得不悲、既悲又不得不悲也、) 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上面層層悲傷、此處若不叫轉、則悲到不了、故著此數語、轉出歌來、)

以上一段爲祭告正文，先悲吏目而後自悲。

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隱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以上一段，第一歌，從吏目方面說，言異鄉總在天地之中，客死者當具遠觀，不必悲痛。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騁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嗒兮。(言己若死此、當與爲伍、) 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家累累兮，多中士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無祭祀) 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無家廟) 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言己若生歸、魂當別尋中土客死者爲侶以自安、勿作厲鬼害人、)

以上一段，第二歌，從自己方面說到吏目，分生歸客死兩層以慰之。

附哀祭類分目

哀祭之中，分目甚多，茲舉其重者而申言之。曰祭文、祭文者、所以表哀也。始于曹孟德之祭橋玄，其體不一，散文如韓愈祭十二郎文，韻語如歐陽修祭程相公文、韻語中如韓愈祭柳子厚文，則純用

四言，如歐陽祭蘇子美文，則用長短句。曰弔文，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賈誼弔屈原文，體如騷。李華弔古戰場文，體如賦。然如賦者則詞過華而韻過緩，殊少急切淒惻之狀態，故以髣髴楚辭者爲勝。曰哀辭，哀辭者，以文抒其哀痛之情也。如班固梁氏哀辭，是。又如七哀八哀之類，亦哀辭也。曰誄，誄者，稱人之德行於死後也。古者卿大夫歿，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誄文以哀之，周禮小史讀誄。後魯哀公誄孔子以文，柳下惠之妻亦誄其夫。後世稱誄文，惟辭則費矣。曰祝辭，祝者，天人相與之事也，人羣初進化時用之。祝之有辭，始于伊耆之蜡祭，而舜之祠田，湯之告天，繼之。有周一代，祝辭極盛，蓋多出于天畏人之意，然其末流，成爲巫覡之俗，民智愈塞，謂神日甚，而文體濫矣。至祭文哀辭誄文之別，祭文用以設奠致哀，誄辭用以告終述德，哀辭則私居殯念，自抒其哀誠者也。又通例，哀辭用於後進及朋友，無用之尊長者。而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云：周時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哀弔篇云：哀者，依也，悲實依心，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獻主，以至到爲言也，凡茲所言，亦可與前述，互相發明也。以上數者，皆屬於哀祭類，其餘不勝枚舉。

第三節 記載門

第一款 傳誌類

傳誌者，所以記人者也。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畧，曰年譜，皆是。傳誌之文，莫古於尙書之

帝典，是爲本紀之發軔也。中庸之敘孔子之德，則爲傳狀之發原。蓋中庸歷引孔子之言論，終之以至誠至聖之贊，非傳狀之體而何？司馬遷撰史記，紀以年分，傳以人分，遂爲史家一體，其文章尤高妙，實爲傳誌文所宗。古今評史記者殊多，如歸有光總評云：史記起頭處，往往來得勇猛。又云：事迹錯綜處，太史公敘得來，如人塘上打鈴，千船萬船，不相妨礙。又云：史記只實實裡說去，要緊處多跌宕，跌宕處多要緊。又云：雖跌宕又不是放肆。又云：跌宕如在峽中行，忽然躍起。又云：史記敘事時，有捱幾句似閒的說話，最妙。又云：或追前說，或帶後說，此是周到。又云：史記重疊處，正不見重疊。又云：史記多旁支，凡旁支處，只點景說，不是這等死煞。又云：旁支如江水一直去又有旁支，不是正論。又云：史記如人說話，本說他事，又帶別樣說。又云：太史公但至熱鬧處，就露出精神來了，如今人說平話者然，一拍手又說起，只管又任意說去。又云：如說平話者，有興頭處，就歌唱起來。又云：史記如水平平流去，忽遇石激起來。又云：史記如兩人說話，堂上忽撞出一人來，即挽入在內。又云：史記如平地忽見高山。又云：史記如畫然，連山斷嶺，峯巒參差。又云：史記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長。又云：史記如作游山記，本是說本處景致，乃云前有某山，後有某山等，乃爲大家文字，他人文是一條鞭的。又云：他人之文如臨小畫，非不上緻，子長之文，如畫長江萬里圖。顧炎武日知錄云：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曰項氏，則曰梁乃以八千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卅餘萬，行略地至河內，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方苞評絳侯周

勃世家云：絳侯安劉之功，具載呂后孝文本紀，故首敘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權禍遭誣事。條侯亦首敘將略，後獨載爭粟太子揖王信二事。其父子久任將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紀之事，必與其人規撫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于義法，而所稱之事不雜，故氣體爲最潔也。曾國藩評老莊申韓列傳云：太史公傳莊子曰大率皆寓言也，余（曾氏自稱）謂史記亦然，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爲師，非自著書，則將無以託以垂于不朽。次管晏傳，傷己不得鮑叔者爲其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爲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原之枉，皆借以自鳴其鬱耳，非以此爲古來偉人計功簿也。又評李將軍列傳云：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青出擊匈奴，從東道迷失道事，愈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塞事敘于前，而以廣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于後，則無此沈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以上諸論，皆得要領，綜合觀之，可悟傳誌文之作法。大抵作傳誌文者，於未下筆之前，首須選擇材料，而定篇中注意之點，材料不必皆取其大，或見之似小事，而足以推知大者，則亦可用。要之注意點既定，而後先後輕重，可得而定，於是小鋪直叙，放筆寫去，到注意之點，精神與會，自因而生，有如滄海之中之有波濤也。知上述之法而後能簡，然選擇材料，非有史識不可。既能簡矣，又須能明，曲曲折折，一一道出，繪影繪聲，歷歷在人耳目，則史才爲之也。（凡記載文均既須重此簡明二字，不特傳誌文所專，舉傳誌文以推之耳，蓋古今事跡何限，而形之文字者能有幾何，欲借一事以見一人，或藉一人以見時代，此其功固在乎簡，惟簡乃能以一而括千萬也，然簡而不明，則何能使居異地異時者，因其文而如親見其人其事乎，既簡且明，而後事有首尾，人有精神，儻不知所以爲簡爲明之法，亦何由首尾昭融、精神

發越乎、知其法而善運用之、此謂史才、)如描寫言動、當肖神情、記述兵爭、當詳地勢、標舉一人一事、必當顯明其與時代之關係、言乎此而知乎彼、所謂明也。至於司馬遷之所長、在乎不用正筆、而或先或後以明之、如鉅鹿之戰、言前數語、平淡無奇、而其精神氣勢、乃在末渡河以前、與已破秦軍以後之敘述。又敘述一人、往往全篇借他人作陪客、以顯正意、然其意思乃更透于專寫正意者。如伯夷列傳、孟荀列傳、是也。其他言外見意者、不一而足、而如荊軻列傳、五光十色之後、點出魯勾踐借荊軻不講刺劍之術、是也。要之所以不寫正意、不用正筆者、正以史材過多、不能一一遍寫、故撰擇之後、定其先後輕重、而以此至簡之法出之、以求其至明也。史記之外、漢書傳誌文之佳者亦不少、霍光傳、其最也。後世文家傳誌亦有佳者、但其必講于鎔裁之法、則可一言以蔽之也。如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贈太尉許國公神道銘、試大理評事王公墓誌銘、柳子厚墓誌銘、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石曼卿墓表、龍岡阡表、張子野墓誌銘、蘇軾方山子傳、王安石王深甫墓誌銘、給事中孔公墓誌銘、均傳誌文之傑作也。

傳誌類模範文

(三十二) 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

此爲七十列傳之首。或謂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所以崇讓，實則非也，泰伯，周文王之伯，故尊之齊魯燕之上，七十列傳中獨伯夷爲殷人，餘皆周秦漢人，故以伯夷爲冠耳。此文極言天道之不必親善人，與不遇聖人表章之可痛，牢騷孤憤，時流露於行間字裏。緣史記爲私書，與漢書等之爲官書者

不同，故恣情馳論而無復避忌也。至文中夾敘夾議，亦非傳誌文正體，司馬氏才大，其所揮斥者，均能淋漓盡致，初非他人所可辦到也。曾國藩評曰：凡作文從四面寫來，似無倫次，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陪煬帝迷樓，而正言亦警然一見，在空際蕩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此子長河渠、平準、封禪書、伯夷、孟子、屈原、酷吏、游俠列傳法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覽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已上一段，因未經六經傳述孔子表章之故，對於伯夷以前讓國者，有所懷疑，以之爲伯夷作襯，而引起末段之意。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沒分，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已上一段，言伯夷讓國經孔子稱述，自屬可信，與上段許由、卞隨、務光等不可信者不同，是伯夷傳正文。更根據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言，而有疑軼詩之意。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已上一段，論天道不常與善人。由伯夷說起，而繼以一善一惡，一虛一實，顏淵善而早夭，一層實結。層虛。四例證後，結以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仍作猶疑之語，實則明明反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說。段中汪洋恣肆，語極牢騷，的是受刑後語，此等處自不免偏激，非史家之正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非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已上一段，論伯夷等不問天道之禮我禍我如何，而仍自勵其孤高之節，是伯夷傳真正論贊，非復牢騷語矣。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

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已上一段，論賢士不得聖人之表章，湮滅無傳，深為可痛。與首段六藝孔子等語，鉤縮連合，以神不以形，真化工之筆矣。

此文金聖歎有總評甚長，其言與茲之所說，頗有不同，錄之以供參考。金氏曰：每見從來論此文者。多將怨不怨字，說天道無準，以為史公自抒其憤，此乃大謬。不知此文雖以伯夷名篇，其實乃言自古至今，如伯夷其人，正不知千千萬萬，只為不曾經孔子大聖之所表章，遂老死於水邊林下，竟以湮沒不傳，如此等輩，真可歎息！今伯夷而猶幸而獨遭孔子，三翻四覆，說不置口，因而史公亦遂搜拾軼詩，與之立傳也。他如許由明明有塚，而正為不經孔子論列，便到底不辨其人有無，何況卞隨、務光而外，連姓名皆不傳者，知有何限何限？至於後幅，則又特地為此輩人洗發心地，言世間往往見盜跖以壽終，顏回卒短命，天之為天，從來顛倒，然而彼之帶仁潔行，何曾是有意徼天，實則是各人稟性不同，立志又別，則有寧甘榜腹槁項以死，而斷斷不肯少損其潔白者。此自是各人意思所至，並非他人所得而強，故又有道不同一段議論，只是此一輩人，便湮沒無人傳說者多矣，真是可惜！

(二十三) 司馬遷史記信陵君列傳

司馬遷在戰國時代，最佩服的，是信陵君。在秦楚中間，最佩服的，是項羽。所以項羽本紀裡頭，像鉅鹿之戰，鴻門之會，垓下之役，都是司馬遷拚命出力的文章。信陵君列傳裏頭，上半截極力寫

一個侯生，下半截極力寫毛公薛公。寫侯生話長，寫毛公薛公話短，然而上下半工力悉敵，都是出色驚人的文字。戰國時代，是處于騷亂時代，貴族政治完全失敗，無論是一國，得士者興，失士者收，已經成爲公例。那時候四公，全都養士三千人。可是齊國孟嘗君門下最出力的馮驩，趙國平原君門下最出力的毛遂，楚國春申君門下最出力的朱英，都趕不上信陵君門下侯生毛公薛公的好，所做的事情，也沒有像侯生的出色。所以四公子列傳，算是信陵君列傳第一，一半是文章好，一半是事蹟奇，可以幫助文章的好處啊。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開手敍公子家世，是傳誌文正格。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這幾句提明魏的國勢，以見魏國當時的危險。底下算出公子的本專，以見公子一身，關係魏國的存亡。所以這幾句是非常重要的，不是閒文。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好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正敍公子好客，好客是公子一生唯一好處，自應用正筆提及。當是時三字，直應上文是時二字。不敢加兵謀魏，與上文秦兵圍大梁反應，而且眼光直射到邯鄲救趙公子留趙的時候，是絕大筆力。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博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

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就公子許多事蹟中，寫出一件事，以見公子的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一句，是個伏筆，下文魏王跟公子許多不合式，全都透露在這一句之中。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益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益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

斜信陵君看重侯生，故備禮敬上客，極乎詳細，因爲是傳中最關鍵的地方，不能不這樣。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又敘一個傳中有關鍵的人物，比前段略。這叫做詳略相間的方法。其實把這一段詳細寫來，跟前段

一樣，有什麼不可以的？不過行文上，是詳略相間最好完了。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敕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寫秦兵圍趙，魏王懼秦威止晉鄙不兵事。

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敘平原君責救之急，魏王畏秦之重，以激起下文公子無策，與侯生之畫計。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之。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此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

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將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才敘到竊符一節，完全出力寫一個侯生，叙公子沒有辦法，正是替侯生做烘托。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固唱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敘侯生薦朱亥事，是替公子打算到第二步，計畫才算完全。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

敘椎殺晉鄙的事情，果然不出侯生所料。

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鄴，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軫，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正敘救鄴存趙的事情。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補敘侯生的死。

趙。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

敘魏王待公子的情形，對於救趙事件，作第一重結束。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言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詔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敘趙王待公子的情形，對於救趙事件，第二重結束。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與游。乃裝爲去。夫

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叙公子交毛公、薛公的事情，跟上半截交侯生事情相應，敘事一長一短，一詳一略，極文章變化的妙處。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敘公子歸魏抗秦的事情，出力寫毛公薛公，語極短而極有精神，跟上半截寫侯生工力悉敵，長也好，短也好，詳也好，略也好，司馬遷的文筆，真是無所不可。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敘公子救秦的事情，極力寫公子威名，以見公子一出，魏國就強起來，由積極方面，寫出公子關係

魏國。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營郢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

皆屬。諸侯徒爾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末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假，屠大梁。

敘公子遭毀廢棄的事情，寫公子由廢棄而死，魏國就由衰而亡，由消極方面，寫出公子關係魏國。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家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篇終加上高祖一段，替全傳添了不少精神。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這是司馬遷敘事完結以後所附加的議論。

(三十四) 班固漢書朱買臣列傳

此篇所敘，不出富貴貧賤與報恩報怨之事，其描寫生動處，有聲有色，而其事其人，則不可以訓也。惟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亦於斯可見焉。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東新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

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慕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飯之。

己上敘朱買臣見棄於妻事。家貧好讀書五字，是一篇來歷。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乞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敵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纊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己上敘買臣拜會稽太守事。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己上敘買臣前受輕侮，後得趨承，其俗眼惡態，曲爲描寫，令讀者欲哭欲笑，真奇筆也。

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已上叙買臣至會稽，爲富貴歸故鄉二句點染生色。

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已上結擊東越一案。

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尙爲小史，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已上敘買臣以報怨被誅。

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帶敍其子，亦列傳常例。

(三十五) 范曄後漢書范式列傳

這一篇記後漢范式的行事，附帶着記范式朋友張劭、孔嵩的行事。這般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極乎清高的，而且朋友交情，是極乎濃厚的。後漢開國時候，極注意經術，注意道義，一代一代的下去，成爲牢不可破的習慣，所以古人說，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這就是後漢人節行高尚的一個大原因。范式

不過其中的一個，不算甚麼特別，然而在這人欲橫流、罪惡滔天的現社會看過去，像范式……這般人，自然算是特別了。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其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博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敘范式張劭能守二年的約，人奇事奇。

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郡君章、殷子徽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徽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一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俸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敘范式、張劭生死交期專情尤奇。

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

吾聞出而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已行，遂爲有書見，憐然感之，向墳揖喪，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楛上，別喪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吏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叙范式替陳平子送喪的義舉，也是奇事。

三府並辟 不應 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 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朱處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完備本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轉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有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虜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由范式敘到范式的朋友孔嵩，寫孔嵩的高節，好像比范公式又高一層，真是奇上加奇。

(三十六) 韓愈殿中少監馬右墓誌銘

世俗相傳以散文謂之誌，韻語謂之銘，古人無是別也。此文有散文而無韻語，而昌黎署爲墓誌銘，斯爲古制。後人因其無韻語有以爲墓誌者非是。（如吾鄉林西仲）蓋古者書旌楨節，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

之文也。然自歐陽修莫能辨矣。茲仍稱爲墓誌銘，從其朔也。誌銘以事實爲主，第馬燧之孫，以門廢入官，卒時年未四十，則其無所表見可知。夫極盛之後，本已難繼，况繼以無所表見之人乎？昌黎感馬燧解衣推食之惠，刻不能忘，而又親見其家之由盛而衰，因以愴感爲波瀾，而創此別格之墓誌銘焉，非正格也。至其纏綿悲惻，情見乎辭，則得龍門之神矣。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五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墓誌只此已畢，以其人無行實足紀也。莊武王例應書姓名馬燧，今以王位尊，人當無不知姓名者，故略之。然唐時封王者亦不乏，且墓誌之文，原以備陞谷變遷時，使後之尋掘者敬而揜之耳，不著姓名，何以信乎後。故略之，仍尊之之失也。

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適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由始予初冠直到篇末，先敘交情，後寫感慨，此段敘自己與馬氏三世之關係，寫來情景如畫。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巖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蒼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

敘其三世人物，於馬燧則論其才，於馬暢則論其品，於馬繼祖則論其貌，全用譬喻法，語有分寸。曰守其業，曰識其家兒，詳其語意，總歸重於馬燧，亦以燧之子孫，殆皆庸庸無所表見者耳。

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于客舍。後十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

連寫哭其三世，用三槩筆法，故能化板爲活。

嗚乎！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一結敘感慨之意。

（三十七）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此篇在墓誌銘中，亦屬別格，因篇中參雜議論故也。其佳處在用筆伸縮輕重處，極其慘淡經營。緣韓、柳私交甚密，其學術文章之互相推重。柳子厚之附王叔文，衆所詆訶，雖親知亦不能爲諱，金石史乘之文，所以信今傳後，以公輿是爲歸，彌縫掩飾，又事所不可爲。以故祭柳子厚文，循其文體，專敘交情，不妨出以惋惜憤慨之言，而此篇則用伸縮輕重之筆，於子厚短處過失處，稍帶即過，其長處不平處，則盡情敘述，極意發揮，於愛護周旋之中，不失其公輿是。史才史識，兼擅其長，洵古今有數之文字也。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姚鼐塢云、柳慶仕終于宇文，又不爲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平齊公、其封濟陰、乃子厚六世祖且、慶之子也、且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本傳不載、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

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歷貴人死，乃復拜待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先敍子厚家世，循墓誌銘慣例，好處在以至簡短之語，記最曲折之事。因柳爽、柳鎮，非傳中主人，至多只能附記一二語，而卽此一二語中，能顯出其之全副精神，整個面目，斯難能而可貴也。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敍子厚少小及初登第時事，好處在論子厚出脫。因子厚既以重名爲諸公要人所爭致，則是王叔文輩之引子厚，乃欲倚子厚以爲重，子厚不能自脫，非子厚往求附也。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贖，子不相侔，再沒有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卽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繼承子厚口誦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敍子厚由仕而貶，並言其在永州柳州時事。曰例出，曰例貶，以坐貶非子厚一人，故曰例。先出爲邵州刺史，以未至故不詳，亦未及詳其政績者，以無可紀也。觀是豈不足爲政耶一語，可以知其永州時之情形矣。益自刻苦，專指文章，更後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相應。蓋永州旣無政績，而專注

力於文章，則言其文章焉。段末言衡湘以南爲進士者云云，永州、柳州、總括在內，則文章之傳授廣矣。敍柳州政績，先用因其土俗三句，以舉其凡。次詳與贖子女一事，以實證之，是爲虛實相生法。凡爲文非有概括之筆，則掛漏而不全，非有具體之筆，則空洞而無實也。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叙子厚篤于友誼。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一語，另提一筆，史遷常用此法。因前段敍子厚仕宦貶謫及南遷後大概情形，不好中斷，故於敍完後，另提一筆，別敍他事，則文章有序，而不病其錯雜矣。小說家亦多善用此法，所謂一枝筆難說兩家話。接下某事不表，再說某事云云，是已。劉禹錫字夢得，後經中丞裴度爲之請，改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觀相徵逐，誦誦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卽上文所敍子厚篤友誼事而縱論之，不獨見子厚之事事可師，且深斥當世背義之徒，實爲負子厚者。渾涵之中，固有其人其事之存，非以空言寄其感慨已也。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

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此段卽子厚平生而反覆論之，責子厚處，語有分寸，贊子厚處，語極曲折，文章之妙，可謂八面俱到。因子厚黨於王叔文，自是不好處，無庸諱言，亦無可諱言。今以種種躁進干名之不好，歸於不自貴重之中，而不自貴重，由乎勇於爲人，勇於爲人，又由於少年，少年之上，又安上前時二字，以見今日之子厚，則不然也。因少年而勇於爲人，所以不自貴重，則子厚乃熱心國事者，而非躁進干名輩所得比矣。以下急承以願藉功業可立就語，不提王叔文等一字，無形之中，把子厚私罪轉爲公罪矣，出脫得極妙極巧。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數語，明是說子厚好，實是說子厚前此不好，因而開脫之也。意謂子厚今已極好矣。此段由子厚前時至道不行於時也止，爲子厚深惜，由使子厚在臺省時至必有能辨之者止，爲子厚深幸。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男子二，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記卒葬年、月、日及子女，循墓誌銘通例。

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

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因記葬期而連記葬子厚之人。裴行立任其費，盧遵任其力，二君確是難得，然書之意在使負子厚者，知所自媿，非徒爲二君頌揚也。觀庶幾有始終者一語，言外見彼輩之有始無終也。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銘語極簡，因篇中議論已多，故銘語省畧。

(三十八) 歐陽修瀧岡阡表

以子稱父，於文已難，父既早亡，子少自不能知，母固不省外事者，而除聞之於母外，又決無別求資料之法。此等枯窘之題，從何着筆？稍不斟酌，即使人見之以爲謬妄。看他借母氏口中，舉出母氏婦人所能知之一二事，足顯父德，並見母德，且卽以爲遲遲表阡之故，立言得體，而一唱三嘆，文情亦極迴環之妙。

嗚乎！唯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後也，蓋有待也。

此文在未下筆之先，千思萬想，已定立言之法矣。然並不另起爐灶，只於開首標明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二語，叙明遲遲表阡之故，而下文卽逕接其母之言，下筆自然，毫無痕跡，使人不覺其黯淡經營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

申言有待之故，下文即表明父德矣，有待二字，出之母氏口中，則修之所以能居高位，皆由父蔭、而非修之力能顯榮其親。大凡父以子貴，而由其子口中自述者，往往流於自誇，亦此篇之難點也，此段極力避免斯病，亦足見其黯淡經營矣。

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述其一二，可概其全，其措語選材，自極經營慘淡。其母未及事姑，而欲述其父之孝、尤難中之難者，看他下文如何作法？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當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零零碎碎說來，的確可以斷定其父是个孝子，所說之語，的確係其母在家所能知者。吾始一二見之，以下，故作騰挪，一收一放，精神百倍，是文章家伸縮之妙用。既而其後當然二語，一件事分兩層說，文氣便厚，於說明修父之能養上，添了無數精神。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乘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

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乎！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又說一事，的確可以斷定其父是一個仁人，所說之語，的確係其母在家所能知者。其施於外事二語，是擴開說法，其所謂由一二事可概其餘者，亦緣文章有此種妙用耳。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結出仁孝，而申以母訓。其父其母之賢，于斯畢見。永叔此文，其精神氣力，全用在上半。（此段以前）真是拚命掙扎之筆。自此以下，除結段外，皆尋常文字耳。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敏其父畧歷及卒葬。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儉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于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敏其母氏族及其性行。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

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會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敘歷次封贈，中間兼敘母卒之年。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乎！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皇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敘葬阡之故，申言有待之意，善則歸親，立言得體，而結束之筆，其大如椽。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十有五日，男（官銜略）修表。

（三十九）歐陽修張子野墓誌銘

北宋仁宗時，有二張先，均字子野，一烏程人，一博州人。烏程之張子野，工爲詩詞，而詞尤著，有一叢花詞，結末沈思細恨，不如桃杏，獨解嫁東風三句，一時盛傳。歐陽永叔極愛之，恨未識其人。後子野以故至都，謁永叔，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博州之張子野，卽茲所爲銘者是也。此文情感多于記敘，亦墓誌銘之變格。子野既屬永叔至友，意其人自當有可稱者，乃文中先以平生

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數語，提起全篇主意，然後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引起無限感慨；且拉出謝希深、張堯夫與其他賢豪，籠統說一大段，不專揭子野好處，亦不復把子野好處一一詳敘，只于此概括的議論中，畧載其善可銘四字，表明子野之爲善人而已。上半篇議論之後，下半篇則歸到記敘。記敘中，其次序亦不盡循普通誌銘之例，首家世，次學業，次官職，次年壽，次子女，次妻室，然後以寥寥數語，表其爲人，說其居心之善，接物處事之善，均無十分了不得之善，然後以早衰疑其中有不自待作結。寫子野善處，用筆極輕，然而使讀者腦中深注子野之善，斯蓋得力在上半篇之概括的議論，隱隱有無數善人作陪襯也。大作家作傳誌文，極重公與是，子野與永叔交深，大抵其人不謂非善，而無具體資料可說，又不好飾辭溢美，故出以閃爍之筆，寓以感慨之思，如彼如此，使子野可傳，而永叔復不失其大作家之態度，斯其慘淡經營，用心良苦矣。至文中最長神韻，酷肖史遷，則永叔之本來面目也。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

敘請銘書辭，爲一篇之冒。

嗚乎！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

敘已嘗銘子野，應前段末句。已下皆從此敘句中發出，自此以下，皆議論之文。

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于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色，衆皆指爲長者。子時年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由硤水涯，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于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于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

先述賢豪相聚之盛，應上平生之舊，朋友之恩，次述常聚之難，起下感慨，然後述子野與希深、堯夫之死，以見善人君子不可得久在于世，語語皆自感慨中流出，故字字沈痛也。議論至此已畢。

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

敘子野之家世，敘其三世考妣，先具官後著代，是爲倒敘法；敘其妣，先稱氏，後舉封，是爲正敘法。自此以下，皆記敘之文。

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

承上祖考妣而來，敘子野之善。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

縣。

敘歷任官名，絕不提一句政績，大抵平淡無特異者，永叔遂悉置之，不以無聊之鋪張塞責也。若在小家子爲之，正不知有若干扭捏矣。

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敘卒日、年、壽及妻子，敘妻在子女之後，在誌銘中爲變例。

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作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

又敘其善而哀之。

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補敘其名與籍貫，此爲誌銘變例。自曾祖已來三語，爲銘詞伏脉。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銘詞中首句言其才，次二語言其遇，又次二語傷其不永年，末四語說自其曾祖以來三世葬於此。

(四十)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茅順甫評此文曰：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又云：於序事中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愚謂此文佳處，只在於善用提筆結筆，而提筆極搶氣勢，故能有以上所說優點，至精悍之氣，則介甫平生凡百詩文之所共，而非此文之所獨專也。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勛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

只尋常敍官階家世耳，而極簡潔，極精悍，勝處在將循例敍述之官階，移後向前，粧點在開首孔公二字之上，以後文中省卻多少應敍述者之糾纏矣。且敍三代用倒敍法，故能一百十五字，一氣貫下，而精神健旺也。

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提筆）以剛毅諒直聞天下。嘗知諫院矣。（提筆）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又用提筆作申述）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提筆）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稱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結筆）

在敍家世之後，敍尋常政績以前，舉其平生榮榮大事，而以士大夫惜其不終大位作結，筆力之大，籠罩一切，百餘字中，已活現出整個偉大之孔道輔矣。

公諱道輔，字厚濟，祕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器推官，年少耳，（三字提筆）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慙驚。遷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德澤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三字提筆）直史官，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判登聞鼓院，吏部流內銜，糾劾有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敘歷任極簡括）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緹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緹也。（結筆其大如椽）

由釋褐起，歷敘其服官大概，總敘分敘，均用極簡當之筆行之，故仍挾精悍之氣。

其在兗州也，（提筆）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結筆亦提筆）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提筆亦結筆）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何等精悍，人既精悍，筆亦精悍）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一句之中，提筆結筆均具）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問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無數頭緒，敘來簡當而曲達）故出知鄆州。

敘其最後居官事，由其在兗州也起，層遞而下，無數情事，均消納於提筆結筆之中，而提結相生，打成一片，茅評所謂應接不暇者，卽指此等處言之也。

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

敘其卒之年月、日、及追贈，中間加上亦記公平生所爲語，與第二段正應，極有精神。

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

叙其妻子及葬期葬地。

公廉于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祿祥事。（提筆）在常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遊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意極多、語極簡、而能極明、所以佳也、）公由此始知名。（結筆）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之也。銘曰：

此段以廉財樂施數語作起，表面上有似在篇末補充一切細事之可傳也者，實則專寫擊蛇一事而已，以事涉迷信，非大作家之所當採，故先擇廉財樂施數語作門面，然後敘及此事，爲不好鬼神祿祥事語作注腳，而結以世多以此稱公者二語，以自站脚步，實則無形之中，已被其敘入矣。此等處，均可見大作家之手眼也。

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輟，權強所忌，諛諛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游，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銘亦矯健，到底不懈。

傳誌之中，分目甚多，茲舉其重者而申言之。曰傳，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云：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補注篇云：傳也，轉也，轉授於無窮。此傳之義也。載於列代之史者，謂之史傳，古人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愈毛穎傳，乃游戲之作。後世家傳流行，然方苞猶譏其非古。（答喬介夫書所說）曰狀，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此狀之義也。蓋詳敘死者生平、言行、氏族等，令人閱之，如見死者之狀貌，故云。行狀者、或牒史館請爲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以上狀詳具事實焉。曰墓誌，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之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銘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修不能辨矣。（姚鼎古文辭類纂序所說）又姚鼎評韓氏殿中少監馬君墓誌云：古者書旌柩前，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蓋銘者、名也，名死者之德行，刻於金石，長垂令名而不朽也。原夫誌墓之始，乃仁人孝子不忍其親之湮沒，而懼陵谷變遷，欲有所示諸後人，因而爲此。然古人之爲誌銘也，多本善善從長之義，猶爲得之，其後爲之過濫，達官貴人，無不具此，蓋早已不爲世所重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然尚以受諛墓金爲世所譏。八家中惟蘇軾生平銘墓止富弼、司馬光等五人，皆成德者，爲當世所稱焉。而誌銘之種類甚繁，以今日之通例言之，埋於壙者曰墓誌銘，鑿於墓道者曰墓表，亦曰阡表，立於離墓稍遠之地者，則謂之神道碑，以上數者，皆屬於傳誌類，其餘不勝枚舉。

第一款 敘記牘

敘記者，所以記事者也。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敘記之文，莫古於尚書金縢、顧命兩篇。金縢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爲一大段，敘周公禱神事，以爲後半張本。自武王既喪至末，又敘周公遭流言事，及啟命縢，乃回繳前半，筆力何等斬截？顧命自當從今文尚書，合康王之誥爲一篇，篇幅乃其起原，中段則傳成王之命也，後幅則受命後見諸侯之事也。其間敘陳設之物與儀節，何等詳細，又何等簡質，初不知行事在何地，至出廟門句，始知其在廟中，此倒点法。末言王釋冕反喪服，又回繳前半，麻冕黻裳句。通篇渾穆莊重，豈後人所能及？至左傳一書，爲中國文學界空前之作，其文長短曲直，皆極雋妙，敘述議論，無不精美。後此惟史遷具體而微，餘子皆不及也。特其書十有八九皆敘大事，故於敘記中略言之。古今評左傳者不乏，茲舉吾友桐城吳闈生所論於下：吳氏之言曰：左傳記事，最長在總挈列國時勢，縱橫出入，無所不舉，故局勢雄遠，包羅閎麗，二百餘年天子諸侯，盛衰得失，具見其中。其體格與尚書同，至文法之奇，約有數端：一曰逆攝，吉凶未至，輒先見其徵兆，此猶其易識者矣。至城濮之役，猶未戰也，而薦賈賞責子文，以痛子玉之敗；三郤之難，猶未兆也，而范文子怒逐其子，以憂晉國之亡，此皆憑空特起，無所附著，蕩駭心目，莫此爲尤。故重耳奔走流離，一亡公子耳，而所如皆有得國之氣；蹇靈夫差，方其極盛，蹕厲中原，而勢已不能終日。若此者，皆其逆攝之勝也。一曰橫接，必然之勢，無可避免，而語意所趨，未嘗徑落。惠公之擒也，先之以小駟；齊侯之敗也，先之以羈蛇；共王之傷也，先之以射月；督戎之死也，先之以焚丹書。必有所藉而後入，必有所附而後伸，若此者，皆橫接之勢也。一曰旁溢，蹇叔哭師，知其敗之必於殺耳，而二陵風雨，后皋之慕，粲然有憑高弔古之思焉。徐關之入，

勉保者以慎守耳，而女子之辟，銳司徒妻之間，殷然有家人父子之誼焉。推之華元饋腹之謳，以著其雅量；叔展麥麴之間，以極其艱窮；叔儀佩褭之歌，以彰其賈竭；皆假軼事小文，肆爲異采，則其橫溢而四出者也。一曰反射，莊公之不子，則以穎考叔之孝彰之；齊豹之不臣，則以公孫青之謹形之；季孟之怯，與縱敵，則以冉有之義、公叔務人林不狃之節形之；臧孫之無罪，則以東門遂叔孫僑如之盟首形之；推之，崔慶樂高之亂齊，而以晏子正君臣之義，昭公之亡國，而子家子主反正之策。言出於此，義涉於彼，如湯沃雪，如鏡鑒幽，若此者，則皆其相反而益著者也。以上所論左氏行文之法，頗得其精。但左氏敘事優長，實非此數端所能盡，熟讀而善學之，可得作敘記文之法，而他種文亦無不有益也。此外戰國策文，如蘇張之辯，形容炫耀者無論已，而齊宣王見顏觸、觸讐見趙太后等，則淡遠高妙，亦後世所罕逮。至通鑑剪裁舊史，猶有法度可觀焉。碑文除墓碑神道碑外，其記大事者，則屬於此。碑者，碑也，上古帝皇記號，封禪樹石卬岳，故曰碑也。（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此爲作碑之始。碑文之可誦者，自夏之峴嶼碑，及李斯秦山之罽碣石會稽諸刻文始。厥後惟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庶足繼之。而韓退之平淮西碑，尤爲傑作。漢世碑文最盛，在東漢者，大抵猶能以高簡之筆，行於儷語中，魏晉以降，乃漸輕靡，及退之變偶爲奇，而謀篇變化，造句奇崛，遂爲第一大手筆。宋代諸家，惟歐陽氏情韻不匱處，得其一部焉。古今敘記文之佳者，除前舉者外，如韓愈柳州羅池廟碑，蘇軾表忠觀碑，亦均敘記文之傑作也。（敘記典志雜記三類、分目不多、不別論錄、）

敘記類模範文

(四十一) 尙書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並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因以金縢名篇。按此篇文章佳處，已詳於前，以其事言，固涉於迷信，然周人敬天法祖，虔事百神，亦由其誠敬仁孝之心所發，神權尙未盡熄之時，未可以現代眼光論之也，冊祝之文，實屬於哀祭類，若以全文而論，則固屬於敘記類耳。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三公曰：我其爲王稷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禱，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玄孫某，遭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玄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乎！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攸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以上是本篇的前半段，敘周公替武王祈禱的事情。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以上是本篇的後半段，敍成王開命滕復迎歸周公的事情。

(四十二) 春秋左氏傳晉公子重耳歷游諸侯

晉獻公時，驪姬害太子申生，並譖二公子，夷吾奔秦，重耳奔狄，獻公死後，秦納夷吾，而重耳尙奔走諸侯，厥後復爲秦穆公所納，歸晉主國，勝楚而霸天下。歸國事在春秋魯僖公二十四年，此文則見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蓋於記歸國之前，綜合其在外十九年重要事迹而敍之也。晉自文公以後，世主齊盟，故左氏傳極寫重耳以亡公子而具霸主之氣，由文中沒字句處，可想見其颯爽之英姿焉。左氏之文，最擅於神，此等處當熟味之焉。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廕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鯨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以上敍重耳奔狄去狄事。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以上敘重耳適齊過衛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薑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以上敘重耳在齊去齊事。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

以上敘重耳去齊過曹事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以上敘重耳去齊過宋事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嬖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

以上敘重耳去齊過鄭事。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懸褫，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擊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無私，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以上敘重耳歷楚至秦事。本段爲此篇最有精神之部分，寫重耳與楚子針鋒相對，略不相讓，重耳偏說無以報，楚子偏問何以報我，然後引出治兵一段，異樣精采。重耳如此說法，而楚子乃許以文而有禮，可見春秋時代之所關禮如何矣。以上七段，寫重耳所到七國，齊、楚、宋之主者，皆當代明君，其承厚禮，夫固其宜，曹、鄭之君，庸主不足怪，獨怪衛文公以中興明智之主。遇此英物，不知賞識，其待之乃不如狄，何哉？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獻上敘重耳在秦事，末寫秦伯賦詩，以引起二十四年傳秦伯納重耳入晉事。

(四十三) 春秋左氏傳楚子圍宋

這篇文章載在春秋左氏傳宣公十四年，跟底下宋及楚平，（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五年）首尾相連，實

在起一段事情。中國古代是封建制度，夏禹得天下，諸侯共有一萬國，殷初三千國，周初一千七百多國，到了東周春秋時候，還有二百多國，因為天下諸侯，互相吞併，大國欺負小國，全不把天子放在眼中。這時候東有齊國，西有秦國，南有楚國，北有晉國，國內地方全都是幾千里的。宋國是殷朝天子的後人，地方在現在河南省的東邊，離齊、晉、楚三國，都不算遠，宋國的地方，雖然比這三國小，三國都想欺負它。不過宋公既是最尊的後人，服膺上天的風氣，全盤偏於剛強豪厲方面，有甯死不肯屈節的精神；因為開國的君相。是成湯、伊尹兩個人，這兩位都是極負責任的，他們如果認為應做的話，大有「一國非之而無所顧，天下非之而無所顧」的神氣。試看成湯伐夏的時候，以諸侯伐天子，是當時所公認為不對的事情，然而成湯說：「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是何等決斷呢？（尚書湯誓所載）孟子書上載成湯叫人聘伊尹一段事，伊尹先頭不肯出來，以後想到天下不是我不能救，就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何等自負呢？因為開國的君相，氣象精神是這樣的，所以一代的君臣以及民衆，也都是這樣的。試看殷朝六百年中間，衰而復興，共有六七次，比不了周朝從東遷以後，全都陷在衰弱不振的地步，就是亡國的時候，殷紂還是穿着寶玉的衣服，自焚而死，始終不肯向武王投降乞憐啊！般的風氣既然如此，宋公是殷朝後人，所以雖然國小，在襄公時代，（在這段事情以前）還想跟楚國爭霸，固然是失敗了，後來也把宋襄公跟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合起來稱為五霸。入了戰國，在宋未亡以前，宋王偃自己稱王，大敗齊、楚、魏三國，他們怕宋國中興，三分其國。這幾件事，拉拉雜雜綜合起來，可以看出宋人剛強豪厲的精神氣象。至于這段文章裏頭所說的宋人殺了楚國使者，宋人始終不肯結城下之盟，

（城下之盟、是兵臨城下、不得已而屈服、接受敵國苛刻的條件、求和乞盟、春秋時候、國際上看做最大的恥辱，就像現在國際上接受了哀的美敦書、在敵國限定的時期以內、完全承認敵國所提出的條件、簽訂和約一樣的恥辱）雖然明知一定亡國、還是不改它的固有精神，固有氣象，真是值得後人佩服。加上文章做得有聲有色，讀了之後，可以增長國民尙武的精神，祛除委靡的意志，真是不可不讀的文章。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楚、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聾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也，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本篇中楚子聞之以下六句，一氣連貫而下，描寫出楚子心中的急迫、行軍的迅速，叫讀者好像親眼看見一樣。過我而不假道以下八句，語極簡明，意極堅決，整個宋國的國民性，全都表現在文字上頭。

（四十四）春秋左氏傳宋及楚平

楚子圍宋，是魯宣公十四年秋九年的事情，到了宋及楚平，已經是十五年夏五月時候了。這八個月中間，宋人在圍城之中，堅守不下，是何等精神？何等力量，現在雖然講和了，條約上的語句，還是極乎平等。細細念誦這篇文章，覺得宋人的精神力量，跟未敗以前，還是一模一樣的。我真不知道左丘明文學上的精神，文學上的力量，是怎麼樣養成的呢？佩服佩服！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

申叔時候，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令。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蓋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寫宋人懼，好，可是害怕儘管害怕，宋人剛強的國民性，絕對改不了，越害怕越顯出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就是告病的話，也沒有一句不是實話，說實話，也是國民性剛強的一種。其實這樣情形，也瞞不了楚國，索性說到極困窮，然後轉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更有力量，叫楚人也有點兒害怕，比搖尾乞憐，不知高多少着，作用正在說實話上頭。大軍之中如何能夠偷偷進去，如何一直到華元上牀時候叫醒子反，子反才醒過來，這是宋人極大的手段，極妙的方法，可惜書裏頭沒有細說。

(四十五) 國語句踐謀伐吳

國語亦左丘明所輯，以大禮論，不及春秋內傳，若其零篇，則精采處固多，有與內傳相髣髴者。此篇綜敘越報吳仇之事，凡分十餘段，各段異樣神彩，段段讀之使人跳舞，真起衰之良藥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一路筆歌墨舞，無一單寒軟弱句。）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衣，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箕箒，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真正筆歌墨舞）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執其手而與之議，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另添四字）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子，（另添八字）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筆筆歌舞）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禍，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吾之無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即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也，是矣。（筆筆歌舞）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夫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已上一段）

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筆筆歌舞）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於郟，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

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筆筆歌舞）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筆筆歌舞）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筆筆歌舞）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筆筆歌舞）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筆筆歌舞）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國之父兄請曰：昔魯夫差取吾君子諸侯之國，今吾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筆筆歌舞）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鱗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筆筆歌舞、已上一段、）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致之。（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夫差行成，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妙、便用前語、筆筆歌舞、）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矣，而吳不受，今天以吳子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吾請達王命，吾與君爲二君乎？（筆筆歌舞）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殺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筆筆歌舞、已上一段）

（四十六） 戰國策慎子全東地五百里

戰國策之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經劉向校錄而序之，前錄之戰國策目錄序是也。其書在史體中爲國語家，其文詭而辯，屬於縱橫家言。迹其立言之法，凡有兩種：其一，用恫喝之法，奪人之氣，以售其說。其一，用迎合之法，先使悅而聽吾言，然後於不知不覺之中，輸其所說，全策中大抵皆如是也。至此篇立策甚奇，而語其行文，則長於換筆，在此書中，實爲罕見之文。學者領略其複寫處，使人不厭重沓，妙、因而學之可耳。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予我，不得歸。（一東地五百里、）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通篇文字、成竹具在此句中、）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之得求反，主墳墓、歸社稷也，

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一段詳、二東地五百里、一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自是好議論、）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一段略、三東地五百里、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四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又是好議論、）昭常出。景鯉入見。（寫三入見、皆用整整之筆、）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一段略、五東地五百里、三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前強萬乘之齊、此萬乘之強齊、略變、）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又是好議論、可謂愈出愈奇矣、却不料下文更奇、）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一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隱括前長文成短文、）常見寡人曰：（二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長文成短文、）鯉見寡人曰：（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長文成短文、看他特地重寫三段、不肯省、）寡人誰用于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此是皆獻其計之初志也、）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實是奇、）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先頓筆好、）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齊索地車五十乘、楚獻地發車五十乘、俱是重沓之筆、）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又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善字遙映佛然作色、）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整然接連寫一遍、）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

昭常應齊使曰：我與王東地，百萬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家諒地，今齊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國之主，是常矯也，王攻之。（妙、）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水涉颯（三字）秦以五十萬臨齊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甲可，不然，則願待戰。（妙、六東地五百里、）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反讀子良、妙妙、十三字一句、）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凡有十三東地字、）

（四十七）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此文敘柳子厚爲神事，尋本不經，而南人信鬼，言之若有餘味。然子厚之德，實足以廟食一方，故昌黎此文，士守截重子厚之靈化，而於末始敘爲神事，是其力爭正流處，衡以近世眼光，自不必論，顧在爾時，其識已高遠矣。以又論，序事恢詭處似盲左，詩則逼真九歌，信不可多得之作也。曾國藩評之曰：此文情韻不隳，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已，庶可漸入佳境。評語良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

開首標明主體。羅池、在今廣西馬平縣東。柳宗元以唐憲宗元和十年三月爲柳州刺史，十四年十月卒。

柳侯爲州，不離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能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

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

寫柳侯之德化，乃其治績之原因也。由人民方面自相教語，顯出侯之善於教化，勝於正寫侯好處遠甚，此所謂深一層寫法也。

于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之獄，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

寫柳侯之治績，乃其德化之結果也，語簡而鍊，一語抵人千百。以上寫柳侯之治柳，極其堂皇正大。

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祭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歸我于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

至此始叙爲神事，狗柳人之請，不得不爾。然在上文堂皇正大之後，遂不覺其爲不經也。文章先後之間，關係語意之輕重如此。至文章極力摹擬左氏傳，寫鬼能得其神。三年、謂長慶三年。

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帝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

叙作碑之故，仍重在生能澤其民句，以應上文。

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補此數語，有餘不盡，上文不述之者，以非本題正意，不當列於正文也。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伊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笑。

以上迎神。

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撥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以上享神。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秭稔充羨兮蛇蛟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也。

以上送神。迎享送神詩，彷彿九歌，神似而非形似。

(四十八) 蘇軾表忠觀碑

碑文全錄趙抃原奏，堂皇典重之中，文氣極爲疏宕，置之蘇集，當爲上乘文字。意其奏稿或出東坡手筆也。銘亦雅潤端麗，足與碑文相稱焉。

熙甯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

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錄趙抃原奏語，加減年月、官階、姓名作起。奏中第一段述錢氏墳廟之蕪穢，末流涕語，爲有德

斯民伏線。

謹按故武肅王繆，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畔，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

綜敘錢氏諸王之大事，開下有德斯民，有功朝廷兩段。

天下大亂，豪傑譁起，方是時，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實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發出議論，以反襯錢氏，見其有德斯民，文章便有力。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以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

又發出議論，以反襯錢氏，見有功朝廷，文章便有力。此段與前段均用議論反襯，而作法不同。

前段由割據說起，此段由討滅說起；前段用概括說法；此段用具體說法；文筆變換，使不討厭。河東劉氏，指北漢劉繼元，力抗宋師，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亡。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冢，塋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

引漢代前例，以見錢氏墳廟，當予修治。行道傷嗟語，直麗首段末語，結束上文所說，極有力。

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水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方敘到置觀管理墳廟一層，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結煞全篇，凝重有力。

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方點出表忠觀三字。

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籬相望，大則兩命。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

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迨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四十九) 魏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上

魏源聖武記，爲清代有數之傑作，此篇其書中之最末者也（餘記除外）。魏卒於咸豐初年，親見鴉片戰爭之始末，故較諸記所言，尤詳尤切。至其書敘事處，能得史遷之神，記戰爭特明，於地理形勢，提挈綱領，足以提挈讀者之精神，使其瞭如指掌，所謂記敘中伏斷制之筆者，此也。諸記均可誦，以此記爲最近百年間重要之史料，故特錄之。上下兩篇，都萬餘言，未能一一揭其精蘊，爰爲分段著之如左，讀者自尋味其文章之美可耳。

道光十八年（西紀一八三八年戊戌），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言：敬籌國計，宜防漏卮，近年各省漕賦之疲累，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向時紋錢每兩兌錢千，今則每兩兌至千有六百。其洋錢價亦因之遽長。而銀少價昂之由，由于粵東洋船鴉片煙盛行，致紋銀遺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無返。此烟來自英吉利，洋人嚴禁其國人勿食，有犯者以砲擊沈海中，而專誘他國，以耗其財，弱其人。既以此取葛留巴，又欲以此誘安南，安南嚴令誅絕，始不入境。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盡人心志，喪人自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積重難返，非雷厲風行，不足振聳發矇。請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詔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中外覆奏，皆主嚴禁，惟湖廣總督林則徐所奏尤剴切，言：烟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上謂

爲深慮遠識之言。詔祇則徐來京，受方略，以兵部尚書，佩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東，查辦海口，節制水師。

以上敘議禁鴉片烟經過。

初鴉片烟在康熙初，以藥材納稅，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多不過二百箱。及嘉慶元年，因嗜者日衆，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鬻至三四千箱，始積澳門，繼移黃埔。道光初嚴禁，復移於零丁洋之蘆船；零丁洋者，在老萬山內，水路四達，爲中外商船出入所必由。洋艘至，皆先以鴉片寄蘆船，而後以貨入口。凡閩、浙、江蘇商船，卽從外洋販運，其粵商則皆在口內議價，而從口外運入。始蘆船尚不過五艘，其烟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篝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驅逐，於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前此定例互市，以貨易貨，不准紋銀出洋，洋商歲補內地貨價銀四百萬圓，逮後則但有外補洋烟之價，絕無內補貨價，於是廢例影射，藩離潰決。及道光十二年，總督盧坤始裁巡船。於是韓肇慶反以獲烟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兵人人充囊，而鴉片烟遂至四五萬箱矣。京卿中有奏請將鴉片烟照藥材收稅者，不報。

以上敘鴉片烟入中國以至漸盛之前後情形。

十九年（西紀一八三九年己亥）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馳驛抵粵，傳洋商伍怡和，索歷年販烟之洋商查頓、顛地。時令頓已聞風先竄，惟顛地隨英吉利公司領事義律，由澳門至省城洋館，林則徐派兵役監守之，並於省河之獵德炮臺，筏爲來往，諭令將零丁洋二十五艘之烟土勒限呈繳，免其治罪；否卽斷薪水。

停貿易。又以禁烟事宜，策問書院士子，皆以水師包庇販私對。於是奏革水師總兵韓肇慶之職，終以鄧廷楨所保，不能盡正其罪。公司領事者，英吉利國王所派洋官司貿易者也。他國皆洋商各自貿易，惟英吉利別有公司，皆通國富商，合貨銀三千萬員，而國王派領事一員總管之。凡與中國官吏抗衡架齟，皆領事所爲。故他國如中國離務之散商散輪，而公司則猶離務之總商整輪也。初議三十年爲一局，繼展限六十年。道光十三年，公司局散，粵中已無領事。此洋務第一轉機。而總督盧坤，初至廣東，未悉利害，聽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國，令仍派領事來粵，初至者曰勞律卑，即以兵船闖入虎門構釁，勒令歸國。再至者即義律，在粵三載，至是既被圍省館，不能回澳，始於二月十二日，具印稟遵繳，並將駛往東洋之烟船，盡駛回粵，共繳鴉片烟二萬二千八百三十三箱，計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每箱百有二十斤，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餘斤。林則徐會兩廣總督鄧廷楨親駐虎門驗收，以四月六日收畢，每箱約賞茶葉三觔，其烟土請解京師，詔即在海口銷燬，毋庸解京，俾船海民人，共見其聞，咸知震驚。林則徐會兩廣總督鄧廷楨於虎門，監視燒燬，就海灘高處，周圍樹柵，開池浸滷，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爨自然，夕啟涵洞，隨潮出海。其鴉片共四種：最上曰公班土，日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班土，尤貴，皆產於東印度之孟阿臘，南印度之孟邁之曼達刺薩。其印度洋埠發票，有每月發至萬有二千餘箱者，雖開售南洋各處，而中國具其大半，歲不下五六萬箱。其烟在印度本地，每箱價銀二百五十元，至廣東則價銀五六百元，爲利一倍。其燒燬費銀五六百萬元，並利銀共千餘萬元。聞英商聞風來觀，作文紀事，頌中國之政，並謂除不令英商販運之鴉船，與澳門之奸商，不許逗留內地，其餘至有鴉片者，盡行沒收，以報。自開國，亦免窮追。其進口之船，均應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其令過嚴，已

非律載蒙古化外人犯殺罪准其罰牛抵償之例。時西洋彌利堅諸國，皆遵具結。

以上敘禁烟及銷燬烟土情形。

於是義律由省下澳，稟言澳船販烟之弊，極須設法早除，如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並稟請准本國泊卸澳門。此洋事第二轉機。林則徐以澳門向例，惟准設西洋額船二十五艘，若英人援此例，不入黃浦，則海關虛設，而私煙夾帶，何從稽察？嚴駁不許，義律言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言：必俟國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半年，原可少需毋迫也。而五月內，復有尖沙嘴躉船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之事，論義律交出人犯抵罪，義律拘訊黑夷五人，未獲正犯，懸賞購告犯之人，亦非故意抗違也。七有，林則徐與鄧廷楨遵例禁絕薪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居洋人，原為經理貿易，今既不進口貿易，即不應逗留澳門，義律率其眷屬，及在澳英人五十七家同遷出澳，寄居尖沙嘴貨船。於是義律始怨，暗招洋埠兵船二艘來粵，又擇三大貨船，配以砲械，赴九龍山，假索食為名，突開砲攻我水師船。我參將賴恩爵揮兵發砲，擊翻雙桅洋船一，杉板船二，及英人所雇呂宋躉船一。八月，義律遂託澳門西人代為轉圜，願將躉船奸商，盡遣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私者，船貨充公，惟不肯具人即正法四字。此粵事第三轉機。而林則徐以與各國結不盡一，必令書人即正法之語，且責繳凶犯。旋有英國來華之船，遵式具結，於九月晦入口，而義律遣二兵船阻之，且稟請勿改燬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凶犯未繳，擲還其稟。時我師船五艘，在洋彈壓，彼見前稟不收，且我師船紅旗即發砲來攻，蓋西人號令，紅旗進戰，白旗止戰也。關天培開砲應之，擊斷洋船頭鼻，西兵多落海死。十月初，又回攻我尖沙嘴迤北之官涌山砲臺，不克。洋船恐我乘夜火攻，又水

泉皆下毒，無可汲飲，遂宵遁外洋。請此九龍山之戰，奏奉批諭，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之語。十一月初八日詔曰：英吉利自禁烟之後，反復無常，若仍准貿易，殊非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我朝綏撫外人，恩澤極厚，英人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即將英吉利貿易停止，且於原奏中洋船遵法者保護之，桀驁者懲拒之。之語。批諭云：同是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此因禁烟而並斷英人貿易之本末也。

以上敍因禁烟而開戰，且斷英人貿易之情形。

上又以大理寺卿曾望顏之奏，欲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交兩廣大吏議奏。林則徐力陳不可，且言各國不犯禁之人，無故被禁，必且協力謀我，始寢前議。自封港以後，英商貨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對怨。於是義律於十一月復遣人稟言：在粵辦事多年，實欲承平，今諸事擾亂，心多憂慮，自後請遵照大清律辦理，而無違國王之法，乞仍許英人回居澳門，俟國王諭至，即開貿易。此粵事解四轉機。而林則徐以新奉諭旨，不便驟更，復嚴斥堅絕，其國貨船，先後起碇揚帆駛出老萬山者十餘艘，並續至之艘，多觀望流連，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值，並以鴉斤與之交易，趨者如鶩。時林則徐已奉命總督兩廣，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籌師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以毒攻毒，遂招募漁艇蛋戶，授以火船，領以弁兵，於二十年（西紀一八四〇年）正月，先赴各島嶼潛伏，約俟月晦夜，乘退潮往，乘長潮還。遊擊馬辰等四路分進，出其不意，突攻之於長沙灣，燒燬運煙濟夷匪船共二十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餘，焚溺死者無數。洋船帶火，倉皇開避，我兵勇乘潮急還，無一傷者。是時吸煙罪綫，販煙罪斬之律已頒，一年有六月之限期已平，各省查辦日嚴，紛紛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

國中，聞廣東罷市之信，各埠茶葉，皆囤積不肯出售，市價踴貴，我閩粵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倫敦國都銀肆無銀轉輸，至借鄰埠之銀鉅萬，以供支發。義律已回國請兵，時女王令國人會議，其文武官皆主戰，其貿易商民皆不欲戰，連日議不決，最後拈鬮於羅占士神廟，三得戰鬮，始決計。國王命其外戚伯麥爲統帥，率兵船十餘，加印度駐防兵艦二十艘。二十年四月，林則徐奏聞，尙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爲之諭。

以上敘廣東水師屢勝，國內禁煙，行將成功，及英國宣戰之事。

五月初九夜，林則徐又遣兵船於磨刀外洋，以火船燒燬杉板洋船二，斃白洋人四，又有大洋船洋桅帆火，棄旋駕逃，先後延燒大小匪艇十有一，擒獲漢奸十有三。五月，英國大小船十二，並車輪火船三，先後至粵，泊金星門，其餘盡泊老萬山外。林則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緝以鐵索，乘風潮攻之，洋船皆急駛避，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人自是不敢駛近海口。林則徐自去歲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繙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具知西人極藐水師，而畏沿海梟徒及漁船蛋戶。於是招募丁壯五千，每人給月費銀六圓，贖家銀六圓，其費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於虎門之橫檔嶼，設鐵練木筏，橫亘中流，購西洋各國洋砲二百餘位，增排兩岸，以雇同安米艇紅單船拖風船共六十，備戰船，又備火舟二十，小舟百餘，以備攻勦。並購舊洋船爲式，使兵士預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使務乘海潮，據上風，爲萬全必勝計。林則徐親赴獅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壯甚。至是又下令：每被白洋人者賞銀二百圓，黑洋人半之，斬首逆義律者二萬圓，其下領兵頭目，以次遞降，獲兵艘者，火藥礮械繳官外，餘盡充賞。於是洋船之漢奸，皆爲英人所疑忌，不敢留，盡遣去。其近珠江之內河，在澳門西虎門東者，盡以重兵嚴守。其餘海口多礁淺，

非船艘所能入，洋船至粵，旬月無隙可乘，遂乘風竄赴各省。

以上敘林則徐守粵之固，與敵之不得逞。

是月洋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五艘攻福建廈門，時水師提督陳階平，先期告病，總督鄧廷楨，督金廈兵備道劉耀春，砲中其大兵船火藥艙，沈之。又募水勇數百，偽裝商舟出洋，攻之於南澳港。是夜無風，洋船不便駛避，且舵尾無砲，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銃彈不能中，遂壞其舵尾，擲火罐噴筒，殲其夷兵數十，會風起，夷艇始竄遁。六月，全艘赴浙江，攻定海，陷之。總兵張朝發中砲折股，旋死。其分出之船遊奕閩粵，時時窺伺。七月，洋船突攻澳門後之關閘，我守兵砲沈其數小舟，傷其洋目洋兵數十。八月，林則徐偵洋帥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將陳連升，游擊馬辰等，率五兵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馬辰先遇洋帥之船，即乘上風攻之，砲破其頭鼻，船鼓兵溺，圍攻良久，洋船彈已盡，僅放空砲，於是他船以小舟十餘圍馬辰之船，而洋帥之船，乘我兵與他舟相持，即乘間竄遁，撈獲死屍十一，及軍器帥旗入奏。遂奉貪功啟釁，殺人滅口之嚴旨。蓋自定海失守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阿，提督祝延彪，束手無策，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戰又洋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衝突，已有蜚語上聞，言：上年廣東繳烟，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致激變者。又有言：鄧廷楨廈門軍報不實者。七月命兩江總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江寧波視師，且敕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命侍郎黃爵滋祁雋藻赴福建查勘。適七月，洋酋伯麥及義律以五艘駛赴天津投書，書乃其國已釐滿衙前寄大清國宰相之詞，多所要索。一、索貨價，（其初次來書，尚不敢顯言煙價，但以貨價爲名，及見內地復書，不及禁煙之事，後遂顯索煙價矣。）二、索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市埠，三、欲共敵體平行，

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之船，貽累岸商，六、欲盡竄洋商浮費。直隸總督收書奏聞。是時洋兵艘並未北上，志在求款通商，尙未決裂，使控取得宜，盟約立就。天津巡道陸建瀛言：洋人所求前三事大，後三事小，請以免稅代煙價，以澳門爲市埠，以海關監督與之平行，但必嚴持禁煙爲名，以鴉片煙之不至，決數事之許不許；其通商裁費事宜，則令仍回廣東，與林則徐定議，既可服外人之心，亦不失中國之體。此西事第五轉機。而任事者以爲在津速結，則功小，不如張之使大，遂決一切不許。且於復書中，卽言上年廣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詔以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革林則徐鄧廷楨之職，留粵聽勘，並敕沿海各省，不得開砲。八月，洋船自天津起碇，以中國無決允之語，不肯歸我定海，惟撤兵船之半，赴廣東。先是，林則徐奏言：自六月以來，各國洋船，憤貿易爲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歸，亦必回國，各調兵船，來與講理，正可以敵攻敵。中國造船鑄砲，至多不過三百萬，卽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此時但固守藩籬，卽足使之自困。若許臣戴罪赴浙效力，必能殫端血誠，克復定海，以獻聖廬。不報。

以上敍敵擾沿海，定海失守，中朝忽不主戰而黜林鄧。

九月，義律回浙入見伊里布於鎮海城，索俘曾安突德。及七月間，餘姚知縣汪仲洋，陷軟沙之洋舟，及黑白夷數十人，至是索之，不果而去。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洋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洋酋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財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貿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以全力爭通商，豈仇林總督而來耶？是時直耶隸、山東，爭以敵情恭順入告，山東巡撫託渾布遣人餽洋船歸，至有各人向岸羅拜之奏。而廣東裁撤水師之船，已半途被擄矣。

署總督怡良奏聞，而十月琦善至廣東，查上年義律先後繳煙印文，欲吹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首詰劫船之役，何人先開砲，欲斬副將以謝之，而兵心解體矣。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爲漢奸，英人撫而用之，翻爲戎首矣。撤橫檔水中暗椿，屢會義律於虎門左右，洋船得以探水誌，察徑路，而情形虛實益溼矣。聽鹽運使王篤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漢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故顛地之嬖僮，義律所奴視，益輕中國撫人矣。義律與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來，敵即不准和，於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調，凡有報緝漢奸者，則訶曰：汝即漢奸。有探報洋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爲，謂可得外洋懽心，而敵人則日夜增造三板小船，招集販煙之蜈蚣艇蟹數百，此外火箭噴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數計。師本提督關天培，密請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議，固拒不許。償洋商烟價銀七百萬，而其心必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鄧廷楨，廷楨言：廈門全閩門戶，不可許，香港鼎峙，爲粵海適中之地，環以尖沙嘴、裙帶路二嶼，藏風少浪，若令英人築臺設礮，久必窺伺廣東。琦善既據以奏聞，至是不能自背前奏，又無以拒義律之求，筆舌往反，終無成議。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二月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乃虎門外之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升守之。連升久歷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六百，洋船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後攻其背，陳連升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發，賊後隊復擁上，衆五倍於我，我兵以扛礮前後殲二三百，而火藥已竭，賊火輪三板船，又遶赴三口，焚我戰艘。水師兵或潰或死，其橫檔、靖遠、威遠各炮臺，僅能自保，且俱隔於洋船，不能相救，陳連升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大角兩礮臺。時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游擊馬辰等，尙分守鎮遠、威遠、靖遠各礮臺，兵各僅數百，相向而泣。天培遣廷鈺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閩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

置不問。惟連夜作書，令鮑鵬持送義律，再申和議，於烟價外，復以香港許之。並歸浙江俘人，以易定海城。琦善與立契約，遂於正月赴虎門，宴義律於師子洋，既而正月杪（二十一年正月、西紀一八四一年）批摺回不允，於是事復中變。

以上敘琦善之媚敵誤國、割地求和。

初琦善之陛辭也，奉諭以英人但求通商則已，如要挾無厭，可一面驅糜，一面防守，一面奏請調兵，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逆黨攻陷砲臺，大肆猖獗，上震怒，於是有煙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旨。並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剿，命林則徐、鄧廷楨會同辦理洋務，然琦善不與林則徐商議一事，且洋人和議已絕，尚不許關天培增兵爲備；而彼則號召日多，器械日備，兇燄百倍於前矣。二十一年正月七日，下詔暴逆人罪惡，特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戶部尚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聲罪致討。命刑部尚書祁項，赴江西總理兵餉。楊芳方入覲，行至安徽，奉命先往。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而英人已於二月五日，乘風潮逆破橫檔砲臺虎門砲臺，提督關天培死之矣。虎門各隘，所列大砲三百餘門，並林則徐上年所購西洋砲二百餘門，皆爲敵有。湖南兵千餘新到，琦善倉卒即遣禦之烏浦，甫交綏，粵兵先走，湖南兵且戰且走，後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龍又死之矣。廣東省河廣闊，惟東路二十里之獵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黃滄，河面稍狹，可以扼守，楊芳相度形勢，使總兵段永福率千兵，扼東南十餘里之東鵬寺，陸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賊水路，又使總兵長春，以千兵扼大黃滄後五里之鳳凰岡，惟集濠壘橫木筏，未沈石下木椿，洋船可闖而過也。其獵得及二沙尾，雖沈船塞石，而無兵砲守禦，敵船至，可拔而除之也。英初嘗楊芳宿將威名，又未悉河內虛實，使白洋人持書至鳳凰崗議

款，從以漢奸，沿途探水，總兵長春收書送城中待報，任漢奸導白洋人徧營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於是分躡深入，破鳳凰崗營，進攻東西砲臺海珠砲臺，盡扼獵得，大黃灣兩咽喉矣。時琦善已革去大學士，拔去孔雀翎，而怡良復以英人香港僞示奏呈，有爾等既爲大英國子民，自應順從之語。於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產，鎖逮來京。英人見朝廷赫怒，局勢大變，恐和議永絕，且洋船兵費浩大，急欲通商以濟餉，各國商船，罷市久，亦皆咎之。乃於二十六日託彌利堅國頭目，與洋商伍怡和調停，遞言言：如承平，不計別情，但求照舊通商，如有私夾鴉片者，船貨入官。蓋並琦善所許之烟價香港皆不敢求矣。楊芳諭命退出虎門，義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退。是月楊芳、怡良奏聞：是時門戶已失，賊入堂奧，兵潰民散，情械俱乏，舍暫款，無一退敵緩兵之策，而烟價埠地皆不索，亦足伸朝廷折衝樽俎之威，與琦善未逮以前砲形迥異。有粵事第六轉機。而楊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時，聞粵中和議將定，先爲給粵堆貨之奏，以遙附琦善，固已不信於上。及是再奏，又不陳明粵中開門揖盜，自潰藩籬，非權宜不能退賊收險，以屈爲伸之故；與自前洋人震懾天威，國體已振，機勢大轉，不可再失之故；及與將來守備已固，如再鷓鴣，立可剿辦之故；但影嚮吞吐其詞。上以其毫無方略，未戰先撫，非命將出師本意，不許。

以上敘朝廷復主彈，英在深入之後，託美商求和，而楊芳等因應失宜，陳議不當。

是時定海之洋船，亦至廣東，共五十餘艘，半泊香港，半入虎門，舳舻相接，徧樹出賣鴉片之幟。將軍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砲攻具未集，暫駐韶州以俟。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垣，並抵廣州，奕山同計於楊芳、林則徐二人，皆言：寇勢已深，而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洋船退出，大黃灣之外，連夜下椿沈船，岸上迅壘沙城，守以重兵大砲，爲省地外障，俾西人不能制我之命；

而後調集船砲兵勇，以守爲戰，俟風潮皆順，葦筏齊備，再議乘勢火攻，庶出萬全。是月林則徐復奉馳浙江軍營之命，蓋去冬浙閩總督顏伯燾，浙江巡撫劉韻珂，署兩江總督裕謙，先後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守粵功罪。至是裕謙奉命赴浙，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故上林則徐以四品京室，馳遠會辦，以防英人欺竄赴浙。而是時英人方據省河咽喉，我兵實無勝算，且攻具未齊，所募福建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東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楊芳不欲浪戰，奔山初至亦然之。既而惑於翼長隨員等之言，以不戰則軍餉無可開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欲僥倖一試，遂不謀於楊芳，即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洋船，一屯砲臺外出中路，一由泥城而右路，一屯東砲台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奔山如詣楊芳卜休咎，楊芳方怒，拔劍忿詬，而兵已不可挽。時水勇木筏未集，先用四川餘丁充水勇者四百，廣州水勇三百，乘小舟，備火箭火彈噴筒，分路伏，聞聞砲齊，以起長鈞鈞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風，砲破其一，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其被小舟圍焚遁免之大船一火輪船一，溺洋人數百，義律自洋船逃舟鼠免。其洋館中貨，爲四川湖南兵虜掠一空，並誤傷彌利堅數人。甫黎明，而洋兵大集，反乘順風，我兵退走。廣州城三面臨河，街市鱗櫛，繁麗甲南海，至是火光燭天，以及泥城港內所備攻敵之木筏材料數百，油薪船三十餘艘，皆爲敵人大火輪船及漢奸所燬。其筏材皆運自廣西，費以數十萬計。越三日，義律投書約詰朝大戰，至朝，敵船環攻城東西南三面。佛山運至新鑄八千觔大砲，本洋人所畏懼，而位置不得地勢，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四面受敵，砲架不能連轉取準，奔山用文吏李湘芳、西拉本爲翼長，將各省之兵，互調分配，各離營伍，兵將皆不相習，潰走則互相推諉，所發鹽菜口糧，厚薄不均；祁墳又吝費，令十五兵共一帳房，擁擠無紀律，各擇便利，虜取貨物，奔山又盡派重兵於東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後路無守備，於是天字砲臺及泥城及四方砲臺，一日皆失。守天字砲臺

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副將岱昌與參將劉大忠，守四方砲臺者，總兵長春。天字砲臺上八千觔大砲，未及一放，即爲洋兵銅以鐵釘。四方砲臺者，在城北後山之頂，俯視全城，國初王師攻圍廣州，半載不能破。及奪後山，置砲俯擊，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害也。早當折毀，而阻上山之徑，乃官兵反設礮其上，已爲失策；且其地距水次十餘里，層崖峭徑，夫扼險，可拒敵，自破泥城後，繞東而北，沿途官兵，無一阻截，至山下，僅百餘人，而守臺兵望風爭竄，隕崖墜死無數，洋兵唾手而得險要，連夜於台下築土城，運火藥，於是圍城軍民，如坐穿中，而聽穿上之下石矣。將軍參贊不斬一逃將逃兵，反開城納之，連日城外之火箭礮彈，與四方臺外之礮聲，如電如雷，晝夜不息。幸大雨盆注，其箭彈非墜池塘，即墜空地，無一延燎。內城貯火藥二萬觔，漢奸以火箭火彈射之，亦爲雨所滅，惟內城尙高厚，而外城低薄，女牆卑於薨脊，人無固志。第七日，洋兵遂并力專攻城東南隅，若知將軍參贊皆居東南者，箭彈入貢院，樞臺皆破，諸帥避入巡撫署，而無人色。儀使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請款，義律立案軍餉銀六百萬員，烟價在外，香港再議，限五日內交銀；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省城，洋船始退出虎門。將軍等一切允之。城上改樹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萬員，餘於藩庫、海關庫發給。會奏請罪，而烟價及香，亦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砲臺洋兵下山回船，義律即提將軍參贊離城。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離省河數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楊芳仍留廣州彈壓。隆文於請和詩，即憤志成疾；及抵金山，不數日即卒。

以上敘奕山等以輕戰而敗，敵兵入城，奕山等擅與敵議款撤兵。

初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而不用粵勇，官兵擒捕漢奸，有不問是非而殺之者，粵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還，或間攻土匪，禁劫掠以要

結民心，故雖有擒敵人之賞格，無一應命。當洋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會南海義勇，爲湖南兵誣殺，義勇大譁，數百人擁入貢院，搜兵報復，兵皆鼠竄。將軍參贊摘段永福翎頂，慰解之，始散。而洋兵亦日肆淫掠，與粵民結怨。及講和次日，洋兵千餘，自四方砲臺回至泥城淫掠，於是三元里民，憤起提昌義報復，四面設伏，截其歸路，洋兵終日突圍不出，死者二百，殲其渠帥曰伯麥護華，首大如斗，奪獲其關兵令符，黃金寶勅，及雙頭手礮，而三山村亦擊殺百餘人奪其二礮，及槍械千。義律馳赴三元里救應，復被重圍，鄉民愈聚愈衆，至數萬，義律告急於知府余保純，是時講和銀尙止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圍殲洋兵，生獲洋人，挾以爲質，令其退出虎門，而後徐與講款，可一切惟我所欲。此粵事第七轉機。而諸帥不許及此也，反遣余保純馳往解勸竟日，始翼義律出圍回船。十七日，洋船漸次退出，其大船有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截而火之，祁墳諭始解散，而新安縣武舉人庾體羣亦於初四夜半，以火舟三隊，自穿鼻洋乘潮，攻洋城於虎門，轟其後艙，雙桅飛起空中，全船俱燬，餘船皆乘夜竄遁。又佛山義勇，亦擊於龜岡礮臺，據上風，縱毒烟以昧敵目，殲殺數十，又破其應援之杉板洋舟。太帥先後奏聞，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反不如區區義勇，其一切交部議處。義律亦慚憤，強出僞示，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毒再犯。粵民憤甚，復回檄詬之曰：爾自謂船受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由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沈沙石，盤槍砲，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義律偵知內河已有備，竟不敢報復。然自是知粵市之不可復開，翻然思變計。不逾月，遂復有廈門之事。

以上敍官軍退出粵城後，鄉民鄉勇大敗英兵。

論曰：（魏源於記後著論云云）春秋之義，治內詳，安外畧，外洋流毒，歷載養癰。林公處，橫流潰決之餘，奮然欲除中國之積患，而卒激沿之大患，其耳食者，爭咎於勒敵繳烟，其深悉洋情者，則知其不由繳烟，而由於閉市。其閉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結，二由不繳洋犯，然貨船入官之結，懸賞購犯之示，請待國王諭至之稟，亦足以明其無悖心。且國家律例，蒙古化外人犯法，准其罰牛以贖，而必以化內之法繩之，其求之也過詳矣。水師總兵奏擬審訊，而仍以掣肘免罪，曷不以外洋沒產正法之律懲之乎？海關浮費，數倍正稅，皆積年洋商關胥所肥蠹，起家不貲，今既傾繳洋商千萬之烟費，不當派捐洋商數百萬之軍餉乎？誠能暫寬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師之武備，盡除海關之侵索，以懲遠人之感懷，奏仿欽天監用西洋歷官之例，行取彌利堅、佛蘭西、葡萄牙、三國、各遣頭目一二人赴奧，司造船局，而擇內地巧匠精兵，以傳習之，如習天文之例，其有洋船洋火藥願售者聽之，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貨，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藥，抵茶葉湖絲之稅，則不過取諸商捐數百元，而不旋踵間，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兼以具暇，增修粵省外城內河之礮台，裁併水師之員缺，而汰除其冗濫，分配各艦練習，駕駛攻戰，再奏請徧閱沿海各省之水師，由奧海而廈門，而寧波，而上海，城池砲臺，不得地勢者，移建之，水師缺冗者，裁併之，一如粵省之例，而後合新修之火輪戰艦，與新練水犀之士，集於天津，奏請大閱，以創中國千年水師未有之盛，雖有狡敵，其敢逞？雖有鴉片，其敢至？雖有諛隱之口，其敢施？夫是之謂以治內爲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洋從事哉？或曰：西樞以來，惟林公守粵，不調外省一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寇有坐困之勢，子何不責江浙天

津之無備，與粵閩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於始事之人？且林公於定海陷後，固嘗陳以敵攻敵之策矣；陳固守藩籬之策矣；又奏請以粵餉一百萬造船置礮，苟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矣？曰：春秋之義，不獨治內詳於治外，亦責賢備於責庸，良以外敵不足詳，庸衆不足責也。吾曰：勿驟停貿易，世俗亦言不當停貿易，世俗之不停貿易也，以養癰。曰：英人所志，不過通商，通商不必生釁，至於鴉片烟，竭中國之脂，何以禁其不來？則亦不計也。設有平秀吉鄭成功梟雄出其間，藐我沿海弛備，所志不在通商，又將何以待之？則亦不計也。與吾不停貿易，以自修自強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則求之也備，豈暇與囊瓦、斬尚之徒，較量高下哉？夫戡天下之大難者，每身陷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預籌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舉事，內審諸己，又必外審諸時，同時人材，盡堪艱鉅，則爲之；國家武力有餘，則爲之；事權皆自我操，則爲之；承平恬嬉，不知修攘爲何事，破一島，一省震，騷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膽裂之不暇。馮河暴虎者，虛憍而無實，如此而欲其靜鎮固守，嚴斷接濟，內俟船械之集，外聯屬國之師，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管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始既以中國之法令，望諸外洋，繼又以豪傑之猷爲，望諸庸衆，其於救敵，不亦遼乎？馳峻坂，則羣傲善御之銜綏，犯驕濤，則羣戒舵師之針向，故莆田慎彼勞切，唐棣先其翻反也。

(五十) 魏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下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人之受款於廣東也，在我師則以救一時之危，在敵亦急欲得銀，以濟兵餉，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議及。洋兵大困於三元里，自知已結粵民之怨，又畏粵民之悍，不敢復入內河貿

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隔海風浪，洋商無肯往者，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龍山。將軍總督以香港尙未奏充，何況二地？約其仍來黃浦，敵遂不許我修復虎門礮台，盡拆各礮臺之石，移築香，且欲我拔出內地何沙石樁筏，彼此相持，雖有通之名，無通商之實。又余保純與義律議，先送軍餉六百萬員，其烟價在外，將軍止以軍餉改稱商欠奏聞，其如情未商達也。及洋船退出後，內河填塞，要害增修，礮臺守備日固，不能如向日之闖突。敵衆皆咎義律議款時，不別索地埠，遂揚言英吉利國王譴義律無能，改命璞鼎查爲兵帥，欲復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會六月，香港有風颳之事，祁墳、怡良、張皇入奏，謂：撞破洋船無數，漂沒洋兵漢奸無數，所有帳戶蓬寮，新修石路，掃蕩無存，浮尸蔽海。朝廷方發藏香謝神，布告中外，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洋船數十艘，已全赴福建，攻陷廈門矣。初上年洋艘之攻廈門也，水師提督陳階平先告病，鄧廷楨督同兵備道劉耀春止守舊礮臺台，疊沙垣，據形勢，故賊攻不破。其後顏伯燾嗣任，首勦陳階平之規避，與琦善、楊芳之主款，意氣甚銳，然故執袴，虛擲日大，且輕鄧廷楨之僅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則賊逸我勞，賊省我費，大礮止可施諸岸上，不能載之水中，小舟止可行諸內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請餉銀二百萬，造戰船五十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欲與外洋馳逐。又於口外之嶠嶼、青嶼、大小橋，增建三礮臺，備多力分，新鑄千砲，又多未就，空城空臺，徒等廢物。適聞廣東款議成，奉撤兵省費之旨，盡散水勇八千，不籌安置，水師提督寶振彪，亦出巡外洋，內備單弱。七月初九日，洋艘數十艘突至，投書令讓廈門爲外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繳還。次早駛進，先以數火輪往遊，忽東忽西，哨探形勢，並試我砲路。砲路者，官砲者陷於石牆孔內，惟能直轟一線，不能左右轉運取準，故先以舟試之，知其所值，則避之也。既而諸舟騰擁前進，我守青嶼仔尾

鼓浪嶼之兵，三面環攻，沈其火輪舟二，大兵船一，又傷其一桅，敵遂以二三艘並力攻一砲臺，一臺破，再攻一臺，將士死傷相繼，洋船遂注攻大砲臺，飛砲從空墜，岸上散遣之水勇，變爲漢奸，從中呼譟應之，顏伯燾、劉耀春同時退避，賊遂登岸，反旋轉我臺上大砲回轟廈門一晝夜，官署街市皆燬。顏伯燾、劉耀春退保同安，廈門遂爲賊據。然洋人得廈門，亦不守，不數日，全隊駛赴浙江，惟留數艘，泊據鼓浪嶼。八月初四日，顏伯燾即以收復廈門奏聞。然同知潛處四鄉，未敢回署視事，詔降顏伯燾三品頂戴，留任。遣侍郎端華赴福建勘實以聞。時鼓浪嶼洋人，已招工匠，增造小舟，爲駛窺內河計。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駛入廈門之木橋港口，砲沈我兵船五，副將林大椿，遊擊王定國，中砲死。提督普陀保，總兵那丹珠，督兵禦之，砲沈大洋船一，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外之五虎門，潮進通舟，潮退攔淺。故洋船未敢駛入云。

以上敘英人敗盟犯閩攻陷廈門事。

初裕謙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時洋船已去定海，總兵王錫朋、鄭雲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定海，輯流移，修城壘砲臺，爲善後計。裕謙任事剛銳，而不嫻武備，與顏伯燾同。前比傾心於林則徐，而則徐又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蓋廣東鹽運使王篤入京，於召見時，力黨琦而排林，林則徐去浙，浙事益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雲庸而猾，素爲裕謙所鄙，一時無人可代，姑令駐招寶山，不令渡海謁度，三鎮又皆武夫，無遠略，裕謙所任隨營知府黃冕，署定海知縣舒恭壽，皆吏才，而非邊才。及是築定海外城，葛雲飛欲包瀕海市埠於城內，左右抵山，其三面則以山爲城。裕謙未渡海親勘，但據圖指揮，從之，有諍者，曰：守舟山已爲下策，况所築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

下無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賊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內矣。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師勞，請但環內城爲一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使城足衛兵，兵足守城，庶猶得下策。既而撓於羣咻，議遂不行。至若捐舟山專守海岸之策，更無暇籌及也。是夏，廣東講款，奉旨各省撤兵省費，時精兵五千，皆在定海，其鎮海、寧波，僅兵四千，分布各口。八月初，洋船先犯石浦，以礁險不利而退，東西游奔。十二日，進攻定海，我軍砲破其火輪舟一，即竄遁。十四日，連檣進攻曉峯嶺，開砲數百，我兵皆隱側崖，未傷。其小舟登岸者，爲鄭國鴻督兵扛砲擊退。次兩日，又營五奎島，又繞攻東港浦，又繞攻竹山門，皆爲我砲却。十七日，賊乘我守兵力疲，遂分由五奎山、東港浦、曉峯嶺三路進攻，以牽我師。其攻曉峯嶺之賊，登岸後，即撤舟以絕反顧，前賊死傷，後賊繼進。我守山兵，逆風下擊，銃不得力。日午，銃皆熱透，賊遂冒死登山入城，三總兵相繼戰死，舒恭壽服毒歸，邑民救蘇之，定海復陷。其鎮海防兵四千，裕謙以千餘兵守城內外，余步雲率千餘守招寶山，總兵謝朝恩，率千餘守隔江金鷄嶺，裕謙先期見招寶山建白旗，知余步雲貳志，乃盟神誓衆，余步雲託足疾不跪。裕謙奏言：洋船黑兵及漢奸，不下萬人，賊可並幫來犯，我必扼要分守，賊可數日不攻，我必晝夜防備，彼衆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又海艘乘風潮而至，前艘稍退，後艘必自相撞碎，故有進無退，我兵未歷戰陣，各存一礮火難禦之見。是賊五船一心，且衆船一心，而我兵則一人一心，是以自粵至閩，莫之敢擾，臣何敢輕視？惟有殫血誠，厲士卒，斷不敢以兵單退守爲詞，雖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爲詞，受逆人片紙。余步雲心恨之。二十六日，洋船攻鎮海，分犯金鷄山及招寶山，每路數千，而余步雲不許士卒開砲，且兩次上城，請退守寧波，裕謙不許。賊甫由招寶山麓攀援登岸，余步雲卽率兵西走，賊踞招寶山，俯攻鎮海，其隔江之金鷄山兵亦潰。裕謙知事不可爲，令副

將豐仲齋欽差大臣關防，送浙江巡撫，自沈泮池死之。二十九日，洋兵船四，火輪舟二，小舟數十，進至寧波。余步雲棄城走上虞，寧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從之。時寧波以西江漸淺狹，敵小船駛至慈谿、餘姚，於是二城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譎言傳播，浙西大震。余步雲先後兩奏，尚以裕謙先走爲詞，及殉難事聞，朝廷賜諡，賜祠、賜襲，無可再誣，則又流言，此次洋兵至浙，皆爲報復裕謙夏間梟斬白夷嘔噀之仇。親駐曹娥江，以此語徧諭渡江難民。浙江巡撫劉韻珂至，據以入告，而無如敵之在廣東，先已敗盟，索尖沙嘴，索九龍山，不許修虎門礮臺也。且詭稱國王褫義律，改命他帥，未至定海，先破廈門也。又無如在浙先後投敵書，懸敵示，皆以欲索各省埠地爲詞，無一言及裕謙也。（明年伊里布在乍浦移書英會，詰其何故再犯、彼復書至、亦一字不及裕謙也、）裕謙有攘寇之志，而無制寇之才，同於張浚，議者不咎其喪師失地，而翻以英之在粵在閩敗盟，誣咎於浙帥，不據英書英示爲詞，而據余步雲逃罪之語爲詞，則是責張浚之不如汪黃，而汪黃遂堪退敵也。九月，英人以火輪小舟犯餘姚、慈谿，二城先潰遁，英人焚掠而去。

以上敘英人犯浙，攻陷定海、鎮海、寧波，裕謙殉節事。

是月，命宗室大學士弈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以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授怡良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弈經用宿遷舉人臧紆青言：浙兵屢衄不可用，除奏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寧波、鎮海漢奸通賊，宜令浙江京官、各保舉紳耆，使分伏鄉勇爲內應，而委員招集山東、河南、江、淮之士勇萬人，及沿海漁鹽梟販江湖盜賊二萬餘，分伏三城，水陸並收，以南勇爲北勇之目，以北勇爲南勇之膽，刊給賞格，惟用散攻，不動大隊，不尅期日，陸路伺敵，同入水路，各乘風潮，逢敵

即殺，遇敵即燒，人自爲戰，使彼出沒難防，而後以大兵蹙之。得旨允行，又詔舉奇材異能之士，且諭奔經毋遽往杭，先駐蘇城，使敵無備，俟各省兵勇齊集，再赴浙江。十月奔經至蘇，幕下侍衛容照，司員楊熙、聯芳、阿彥達，皆執袴少年，所至索供應，徵歌舞，縱博蒲，攬威福，蘇城流言四起，遠播京師，于奔經移營嘉興。十二月十五日，奔經、文蔚同夢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詰朝各述所夢，不約而符，又適接來稟，有洋人運械上船之信，於是將軍參贊，銳意進兵，夜不能寐，明年元旦赴杭，留參贊特依順守杭州，而奔經、文蔚渡江，十六日抵紹興。先是去冬大雪，平地五六尺，入春又淫雨，晝夜兼旬，所備火舟薪草，皆淋濕不堪用，且三城水陸縱橫數百里，兵勇布置未周，非二月中旬下能集舉。各路委員皆請緩師期半月，而奔經堅不肯待，定計二十八日，遣兵恢復三城，而原議分伏散戰之法，一變而爲排陣對戰之舉。時敵聞大軍將至，亦先自爲備，寧波兵目盡上船，惟留數百人守城上大礮，以待我西門之兵，鎮海則英兵盡上招寶山，俟我兵入城，則開砲俯擊，爲一舉殲我之計，此夢兆所由也。而諸將方嚴飭我軍不許攜火器火箭，恐延燒民舍，但約城中漢奸內應，擒縛英酋英兵以獻，三城唾手可得，得城後，即執所獲英酋，與之議款，謂萬全無失。于是奔經以兵勇三千，營紹興之東關；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谿二十里之長溪嶺，半屬副將朱桂，屯西門外之天寶山，以圖鎮海；提督段承福，以兵勇四千，半伏寧波城外，屯大隱山，以圖寧波；而副將謝天貴，率兵千餘，屯駱駝橋，以扼鎮海，寧波適中之路。其領鄉勇者，陸路則泗州知州張應雲主之，命沈船梅墟，以隔斷寧鎮英船，而楊熙伏勇上虞策應；水路則海州知州王用賓主之，專駐乍浦，而故總兵鄭國鴻之子鄭鼎臣，專司定海水勇，以火攻洋船。及期，陸路官兵，皆冒雨夜進，至城則雨霽，其從寧波西門入者，城內伏勇先殲守門之賊，釘城上之砲洞，開城門以待，我兵長驅至府署，

敵始驚覺，巷戰相持。俄北門兵勇又繞至攻其後，前後受敵，洋兵踞街樓屋堯之上，火箭火炮，兩面雨下，巷狹牆高，仰攻不利，屯兵五百，且戰且退，死傷者半。段永耀督後隊至，聞風返走，既不登城扼門力戰，又不退保大隱山，而直走東關。余步雲率兵二千駐甯波之奉化，中途聞敗，折竄終夜，喘呼徧野，此甯波之師也。其慈谿天寶山之兵，則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分領之。劉天保率河南勁勇五百先發，鎮海勇亦開門以待，內應寥寥，不能縛賊，急使出城取火器至，則天已黎明，城外招寶山敵銃齊發，我軍踉蹌遁出，而朱桂軍風雨迷路未至，此鎮海之師也。至是始知倉卒布置之誤，然所死不過二三百兵，於大局尚無害。於是朱桂率陝甘兵千二百，回屯天寶山之右，劉天保收河南兵五百，回軍天寶山之左，張應雲兵勇回守慈谿城，奔經又不斬棄營逃將，以肅軍令，又不進營上虞，以壯士氣。文蔚復調張應雲赴奔營，商軍事，於是慈谿城中，鄉勇無主，亦潰散。二月四日，敵遂遣火輪舟，焚我火舟數十於姚江，而以兵二三千，自慈谿登岸，陸行十餘里，進攻天寶山，並自撤原舟，以絕反顧；朱桂以扛砲兵四百禦之，自辰至未，擊死洋兵四百餘，殲其頭目巴麥尊，我兵隱匿石樹木間無一傷者。時洋兵離其船數十里深入死地，使得一隊伏兵截其後，可獲全勝，不然，卽有兵數百，防守後山，我兵亦不致敗，此西事第八轉機。而謝天貴軍不至，張應雲城中伏勇已散，劉天保火器已半喪於鎮海，雖據左山，不能下山截敵後，其地卽在長溪嶺之麓，距參贊營僅十餘里，朱桂請援兵數百，文蔚堅不許發，薄暮始發兵三百，而敵已分兵四百，潛越越港，繞出我軍山後，朱桂前後受敵，父子死之，劉天保左軍亦驚潰。時長溪嶺阻險而陣，洋兵斷難黑夜進攻，而容照及聯芳等力請文蔚棄軍宵遁，沿途賞輿夫，賞舟子，惟恐英兵追及。參贊既遁，全軍遂潰，棄輜重器械山積，反妄奏營被漢奸燒燬，其實次日薄暮，英兵尙未至嶺也。長溪嶺既潰，軍氣大沮喪，卽有獻策，請

移營上虞，別選新到之兵，再誘敵深入，與之再戰三戰，一以牽其北擾江蘇之計，一以阻其驕索不戢之氣，而後徐與講款者。奔經文蔚心已亂，言不及耳，惟容照之言是聽。鎮海之役，劉天保軍僅傷七人，奏言全軍復沒，僅脫回七人，天寶山之戰，我軍僅死百餘，而奏言死者千餘，慧裕奏兵登岸，僅二千餘，而奏言萬有七千，無非張賊勢而道己罪。初七日，即與文蔚乘紹興走西興，奔經旋渡江回杭州，而陸路不可爲矣。水路本議由乍浦雇漁舟潛渡岱山，以圖復定海，已渡水勇萬餘，分伏各港，至是亦用容照言散之，並戰船火船盡撤回。而水勇無歸者，遂竄入英船爲漢奸，而水路亦不可爲矣。鄭鼎臣一路不奉令，容照、聯芳等憾之，力請誅以軍法，奔經唯唯不決。臧紆青憤盲左目，力辭去，奔經固留之，始復思用原議伏勇散戰之法，於二月十六日，再渡江，檄飭各路兵勇，相繼自效，一月中伺殺黑白洋人三百餘級，生擒英官四人，白黑洋人五十餘人，縛獻寧波漢奸主謀二人，餘盡解散。鄭鼎臣水路，則三月朔聯火舟數十圍攻大洋艘於岑港，又分攻三洋船於他港，共焚沈洋兵船四，及小洋船十餘，焚溺死洋兵五六百。鎮海知縣葉埜，亦報火攻洋船於海口，先後奏聞。詔賞奔經雙眼花翎，文蔚一品頂戴，鄭鼎臣、葉埜獎勵有差。於是閩營沸然，前此主殺鄭鼎臣者，今又競思邀功，而主和議之人，則又譁然以爲虛報不實。巡撫劉韻珂據以劾奏，旣而鄭鼎臣送所獲賊首賊衣及燬破船板共載四大艘呈驗，劉韻珂始語塞，而韻珂前月以奏請伊里布來浙主款，上復命宗室尙書耆英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與參贊齊慎赴浙，降旨不許進攻，並不許擒斬洋人，有水勇殺一黑洋人，卽行正法，並治官弁之罪，皆劉韻珂所奏請也。

以上敘奔經等規復鎮海寧波，一敗遽潰退，泊稍轉勝勢，復爲劉韻珂主款所誤。

是月河南開封黃河決口堵合，詔林則徐由工次赴新疆，大學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復命。赴京日，發

憤，且遺疏暴斃。英人是月遂棄浙北，窺松江，窺長江，督范氏天一閣，取去一統志，又購長江圖及黃河圖，盡得我軍所裁撤水勇爲鄉導，兼造小蛋船數十，爲入淺河之用。勦索甯波紳士，犒軍銀二十萬圓，許退出城池，遂以三月二十七日，棄城登舟。弈經等以大軍逼退英兵，收復甯波入告。蓋賊自去秋破甯波後，卽遣火輪舟歸報國王，其舟自中國至西洋，往返六月可達。至是三月初國王諭至，令復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甯波，於官兵無預也。四月朔，鎮海洋船，亦棄城而北，惟留四舟，及洋兵千餘，守定海、錢塘、江口龍赭二山。近年灘漲淤淺，潮至通舟，潮落斷流，故洋船不窺杭。而初九日犯乍浦，先以兵船橫列成陣，開船與官兵相持，而遣小舟分路登岸攻東門，我陝甘兵以扛砲傷敵甚衆，敵轉攻南門，駐防旗兵，平日凌辱漢人，至是又動斥爲漢奸，由是艦建水勇積憤，縱火內應，賊遂蹶南城入，盡焚滿營，都統長喜，署乍浦君知韋逢甲，死之，兵備道宋國經逃走嘉興，杭州、嘉興俱戒嚴。原任大學士伊里布至乍浦洋船議款，英要挾甚侈，不能成議，劉韻珂又奏請釋還所擒黑白夷數十送乍浦，則洋船已去，又改送江海，謂可解仇通好，英置不問，詔將軍參贊分一人，前赴嘉興防堵，於是弈經自紹興渡江而北，欽差大臣着英方馳至嘉興，忽奉命前赴廣東，其杭州將軍關防，命特依順署理，蓋據御史蘇廷魁之言，風聞廓爾喀國已攻襲英人駐防印度之兵，洋船將回兵救援，因有退出甯波之事，故命着英前赴廣東體察虛實，乘機攻香港，及江左告急，復命中道折回防堵。時香港洋船十四，杉板小船數十，洋兵千餘，漢奸海盜藪聚其間，弈山等既招回漢奸三千餘，其香港漢奸頭目內向者，亦十之六，各願立功贖罪，請包修虎門砲臺，並請乘冬令晦朔，出其不意，與香港漢奸表裏應和，火攻洋船，一舉殲之。而弈山聽郝壇言，惟恐觸其怒，不許。六月，詔責弈山視廣東半載，毫無方略，屢命收復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造船未就

爲詞，惟以填塞河道爲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顏伯燾亦久未勦除廈門停泊之洋船，革職，以怡良代之。

以上叙英兵北上，攻陷乍浦，又附及閩奧無功事。

十八日，洋船棄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洋船至吳淞口，初五日，牛鑑接奔經檄令權宜羈縻，牛鑑遲至初七日，始遣弁齎札赴洋船，則已無及。寶山城在吳淞口外，洋面寥闊，本不如內東溝、江灣二隘之易於設伏。寶山知縣周恭壽，請伏兵口內誘賊，毋守海口砲台。牛鑑不從，總兵王志元守少沙背之徐州兵五百，即在浙從徐步雲棄招寶山之潰兵也。牛鑑不懲創之，反令守要害，終日騷掠，居民洶洶，周恭壽力請撤換他兵，亦不聽。初八日，黎明開砲，提督陳化成砲沈其二艘，又擊折其二艘之桅，洋兵溺死二百餘，遂以小舟繞攻小沙背，總兵王志元率徐州兵，果望風西走，提督陳化成亦中砲死。賊遂由小沙背登岸，僅八九人，而塘上數千兵皆望風潰矣。牛鑑走嘉定，其東砲臺之兵，皆同時潰。賊遂陷寶山，喪大礮軍仗無算。上海大震，參將繼倫率兵先棄城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禔，上海知縣劉先斗從之。所募福建水勇，變爲土匪，縱火焚掠。十一日，洋船七八艘駛入上海，城中已空無人。十三日，洋人乘火輪船二，杉板船四五，駛入松江，我兵先塞江口，距城八里，壽春鎮總兵尤渤以陝甘兵二千守之，敵開砲數十，我兵皆伏避之，砲過而起，我砲齊發，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復至，亦如之，故松江得無恙。賊又將窺蘇州，使火輪舟溯水至太湖，舟漁引之入，淺輪膠水草乃返，於是二十日洋艘退出吳淞口，圖入長江矣。

以上叙英兵進退吳淞口，攻陷寶山、上海事。

初裕謙奏江海情形，有：長江無遮障，潮來甚溜，甚難防守之語。牛鑑則駁斥常鎮道請守鴉鼻嘴之稟，

，且徧諭居民，以長江沙綫曲折，洋船斷不能入。賊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探，初報諸險要皆無備，次報諸汊港荻洲皆無伏，始連橋深入。六月八日，薄瓜洲，瓜洲城已空，遂窺鎮江，鎮江依北固山爲城，以運河爲濠，形勢險固，非寶山比，駐防副都統海齡，庸繆人也，牛鑑既失吳淞口，自應馳守鎮江，會參贊齊慎德督劉允孝之兵，且節制副都統櫻城固守，洋船必不越鎮江，而徑犯江甯，上之可以徐籌火攻，次之即與敵講款，亦不致操我死命，無求不遂。乃牛鑑從丹陽、句容直走江甯，海齡又拒齊慎德劉允孝使戰城外，惟以駐防兵守城內，鎮江繁富，民十萬戶，海齡禁難民遷徙出城，出者皆刃夾而搜括，日捕誅城中漢奸，合城鼎沸，凡木、石、油、炭、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備，不團練居民鄉勇助守，城中僅駐防城兵千餘，與綠營兵六百，寥落如晨星；始則城外軍擊其西北登岸之賊，相持二三日，英佯攻北門，而潛師梯西南入城，士兵僅斫其一二，敵已蟻附上，守兵皆潰。英先焚滿營，海齡爲亂兵所殺，鎮江陷。擄掠焚殺，慘甚甯波寶山。夷酋璞鼎查即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馬禮遜阻之，謂：此中國漕運咽喉，扼以要挾，必可如志，遂不果。是時洋船八十餘艘，砲聲震江岸，自瓜洲至儀徵之鹽艘估船，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許銀五十萬免禍。

以上叙英兵攻陷鎮江事。

六月二十八日，遂偕江甯，東南大震，朝廷靡念漕運重地，敕着英使宜從事。是時敵人已奉國王諭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餉烟價，其鴉片烟亦不再至。故洋師三月出甯波，及在乍浦僞示，皆有前往天津求和，遂國王所諭辦理之言。至是伊里布遣張喜等至洋船，洋會言：一索洋銀二千一百萬員，分三年交付，索香港爲市埠，並往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貿易；一洋官欲與中國官員敵體；餘與上年同。

張喜言：烟價兵餉廣東已給六百萬，今索價更奢，索埠太多，若之何？馬禮遜言：（馬禮遜洋官之通漢語者）此我國所索之價，豈即中國所還之價，且此次通商爲主，不在銀錢，但得一二港口貿易，其兵餉烟價，中國酌裁可也。而諸大吏不速覆，遣張喜往返傳語，越二日，張喜還，則敵聽漢奸言，聞增調壽春兵之信，謂我借款緩敵，如今日不定議者，詰朝交戰，其意蓋欲款局遽成，非望所求盡允。而諸帥已膽裂，卽夜覆書，一切惟命。其禁約鴉片章程語不及，英人喜出望外。諸帥會奏言：敵設礮鍾山之頂，全城命在呼吸，蓋仿襲粵省，失四方礮台之說，其實絕無是事。且奏稱昔純皇帝征緬無功，棄關外地五千里，尤以擊空無稽之談，誣祖德，駭聽聞。（雲南銅壁關、上有額曰：天朝中原地盡於此、試披康熙銅板地圖、曾有銅壁關外五千里地失於乾隆者乎？）敵人又言：籌款文書，中國需用御寶，我國亦遣火輪舟，歸請國王用印，兵船惟退出海口，其舟及鼓浪嶼香港之洋兵，必俟三年銀數交竣，方可撤歸。七月初九日，款議成，耆英、伊里布、牛鑑親赴敵人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鼎查、馬禮遜等入城，會於正覺寺。連日分提江寧、蘇州、安徽藩庫揚州運庫銀數百萬，如數餽之。八月杪洋船將出江，諸帥復餞於正覺寺。九月初旬，洋艘盡回定海，詔以不守江口，逮總督牛鑑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以欽差大臣，由浙至廣東，議互市章程，遞達領兵之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交刑部治罪。惟余步雲於是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縣，及領兵將官失事者，以次懲處，分別豁免沿海被寇州、縣錢糧。而是冬又有索臺灣俘人

之事，上年及次年，又有廓爾喀、佛蘭西、彌利堅各國違言之事，又有廣東義兵焚洋館之事。

以上敘南京條約之簽訂，及逮辦誤國諸臣。

臺灣俘人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洋船兩窺臺灣，一在淡水港，遭風觸礁，一在大安港，爲漁

舟誘引擱淺，皆爲沿海義勇圍攻；擒獲三桅大舟一，杉隻舟二，白夷二十四，黑夷百有六十五，砲二十門，刀銃器械，并寧波、鎮海營中官物，蓋攻浙之賊，回窺閩洋者。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先後奏聞。三月，敵遂以十九艘赴臺報復，結海盜艇數十，導之入港，我兵先破其盜舟，敵人不敢入，遙轟大礮而遁。又屢遣奸細入臺煽亂，皆被擒斬，一方屹然，台船不敢再犯，屢詔優獎，姚瑩加布政使銜，達洪阿加提督銜，各世襲經軍都尉。是秋江寧議款，約所獲兵民，彼此交還，而臺灣黑夷，百有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旨斬決，惟以白夷還之。敵目璞鼎查遂許台灣鎮道，妄殺其遭風難民。時江蘇主款官吏，方忌台灣功，而福建廈門失守，文武亦相形見絀，流言四起，著英遂據閩人故總督蘇廷玉及提督李廷鈺二人家信，劾台灣鎮道冒功，勅福建新督查奏，新督至台灣查案卷，則所奏皆據聽營及紳士稟報，無功可冒。因強鎮道引誣，以謝洋人，遂勅逮至京，台灣兵洵洵鼓譟，達洪阿、姚瑩諭解之。新督亦旋告病，以劉鴻翔代之。劉鴻翔盡以台灣聽營紳士稟報原案咨送軍機處，上徧閱之，鑒二人枉，不深罪。達洪阿、姚瑩旋即起用云。

以上敘台灣鎮道力却洋兵，反遭誣陷事。

廓爾喀者，在西藏西南，與英國所屬東印度孟阿臘接壤世仇。二十年秋，聞英人入寇，即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底里所屬之披楞部相鄰，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使廷臣明地勢洋情，許其犄角，則英國印度之兵，懷內顧憂，不能全赴中華。此洋事第一外助。而廷臣未知其所謂底里者，即英吉利，所謂披楞者，即孟阿臘，所謂京屬者，即中國之廣東。願答以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於是廓夷罷攻印度而英人入寇之兵，無復內顧。及是秋款議成，英

人歸印度者，以此大駱廓爾喀，廓爾喀則反唇於駐藏大臣，詞甚諄曼，駐藏大臣惟羈縻之而已。

以上敘廓爾喀請助攻英印，而廷臣昏聩不知所謂，遂至坐失臂助，貽笑外人。

佛蘭西、彌利堅者，皆大西強國，與英人同市廣東，且世仇英人，而基順中國。上年英人入犯，並阻遏諸國貨船，不許貿易，諸國皆憾之。言英人若不早回國，亦必各調兵船來粵，與之講理。林則徐兩次奏聞，俄林則徐罷，琦善一意主和，前議遂中止。及去年琦善褫職，甫數日，彌利堅頭目即出調停，故有但許通商，不索一切，及私帶鴉片船貨充公之請。乃廣東諸帥，夜攻洋館，反謀殺彌利堅數人，於是彌利堅不復肯出力，而佛蘭西洋官，於英人再次改盟之後，屢在粵願助造兵船。是冬來兵船二，兵帥一，有機密事，願面見將軍，請勿用通事，從有能漢語之二僧，可以傳言。將軍奕山及總督祁項與再會城外，屏左右密言：英人阻隔諸國貿易，國王遣兵船前來保護，並命從中解散，請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人，不致無厭之求，倘英人不從，亦可藉口與之交兵。此粵事第二外助。乃奕山始則拒不肯奏，佛蘭西請先赴香港，晤璞鼎查議之，數日覆稱：英人以香港及烟價三百萬為請，奕山亦屏不奏，良久始奏聞。又言：敵情叵測，難保其非陰助英人，代探設虛實。佛蘭西自正月至五月待命半載，及六月，駛赴吳淞口，則英人已深入長江，佛蘭西請我舟導之入口，上海官吏反難之。往返申講稽時，及佛蘭西易舟入江，則款議已成日數，盡抱辮整，視佛蘭西原議，相去天淵，佛蘭西頭目，頓足而返。是冬：回至廣東，議互市，英人欲各國洋商，就彼均說，始輸稅。佛蘭西，彌利堅皆憤言：我非英國屬國，且從未稍受馮陵，何厚彼而疏我？於是彌利堅來兵船，不數月，佛蘭西亦來兵船，皆上書求入貢，而陳誠款，并請留兵船於閩、粵，惟貢使數人，由陸入京，蓋欲密獻機宜，効回紇助唐之誼。此洋事第三外助。而廷臣再三却之。時伊里布已卒於廣東。二十三

年，耆英奉命馳往接辦，先後許各國，皆如英人之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與官吏平行，英人反以此德色於諸人矣。

以上敘彌利堅、佛蘭西願爲我抗英之助，而廷臣邊臣不知利用，始既誤傷美人，繼復猜疑法請，終則許各國以利益均霑，於是外援盡失。

廣東義民者，初英人自去夏困於三元里，不敢入市廣州，及講款後，奉旨許廣州貿易，是冬白夷橫行於市，粵民怒，起誅之，聚衆萬餘，焚洋館，掠其貨，又殺其洋官洋兵於澳門海中。時璞會兵船，正在廣東，竟不敢報復，督撫懲治洋館之民以謝。而番禺紳士潘仕成，捐貲延佛蘭西洋官雷壬士於家，造洋船洋砲，又造水雷，能水中轟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戰艦四艘，材堅工巧，悉如西洋式。每水雷造價僅四十金，每艘僅價二萬金，詔廣東新造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毋令官吏經手，以杜侵蝕。大吏尼之，旋亦中止。故敵寇之役，中國非無外援也，非無內助也，無人調度之，則驅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勦民爲奸民，且誣義民爲頑民。邇者沿海通商鴉片，益甚于前，并用廣東巡撫黃恩彤言，開各省天主教之禁，其據定海及鼓浪嶼之人，皆脅官吏藪遁逃。而福州烏山之人，直踞省會腹心，俯瞰全城，總督劉韻珂，巡撫劉澤醇，束手惟命，而奏疏諱之，但言給與城外破廟，閩省士民憤怒。時林則徐家居，尤爲閩大吏所忌，道光二十四年，召還耆英，降巡撫黃恩彤爲同知，回籍。二十五年，英人欲踐耆英所許三年入城設洋館之約，總督徐廣縉內聯義民外聯彌利堅以拒之，敵受拘束退。詔封徐廣縉子爵，巡撫葉名琛男爵，粵事始稍定。咸豐元年，詔獎雪林則徐及姚瑩，達洪阿之盡心竭力于邊，而斥耆英畏葸驕敵之罪，中外翕然欽頌。

以上敘廣東義民始終抗英事。作者卒于咸豐初年，故敘後事不詳，當合咸豐七年，（西紀一八五七

年）英法聯軍擄葉名琛事，八年攻津沽訂草約事，十年據北京訂條約事，而統觀之。

論曰：夷寇之役，首尾二載，糜帑七千萬，中外朋議，非戰即款，非款即戰，從未有所專議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又不守於可守之地，而皆守於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粵東不議守而專款，是浪款也；奔山不籌守而即戰，是浪戰也；顏伯燾、裕謙、牛鑑不擇地而守，是浪守也；誠能擇地利，守內河，堅垣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如林、鄧之守虎門、廈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為戰，以守為款。以守為戰，則豈特我兵可用，即佛蘭西、彌利堅皆可用，即廓爾喀亦可為用我，以外敵攻外敵也；豈特義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敵也。以守為款，則我無讐於彼，彼有求于我，力持鴉片之禁，關其口，奪其氣，聽各處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恐彼而睚我，則豈特烟價可不給，而鴉片亦可永禁其不來，且可省出犒夷數千百萬金，為購洋礮洋艘練水戰火戰之用，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富國強兵，不在一舉乎？時乎時乎，惟太上能先時，惟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者，過時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補過于來時。

第二款 典志類

典志者，所以記政典者也。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政典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典志之文，莫古于禹貢，其又言地理及治水之法，條分縷析，包孕無遺，允宜推為斯類之鼻祖。其後如史記平準

齊，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及上述之趙公救苗記，均爲傑作。大抵典志之文，當提挈綱要，羅舉條目，而運以斷制之筆。其語貴簡而能括，曲而能達，詳而不厭，略而不漏。其爲之之法，必須以一事爲主，而以他事附麗之。如志地理，則以山川道里爲主，志典禮，則以宮室方向爲主，志制度，則以大經大法爲主，乃扼要之術也。或于分條敘述之處，有以不換筆爲整者，如禹貢之釐厥土、厥賦、厥田是也。有以換筆爲奇者，如五代史職方考之敘古今地理，詳略互見是也。要之，整當不失之板，奇當不流之散，此則當以練字練句之功佐之耳。篇中不可用議論之筆，當以敘事爲議論，敘事不可說閒話，要當無一字非事，無一句非事，而以清空之氣運乎其間，乃爲得耳。其有必須用議論處，或于篇末用按語，用附見，或如馬氏文獻通考之徵引他氏議論之語，以附于後，均足與本文所記，互相參證，使讀者明瞭于其典制之得失焉。要之或欲作此類之文，必須熟讀史志及三通等，仿其作法，而史漢諸志以簡括而兼典瞻，則最爲難得而可貴者也。古今典志文之佳者，屬於古文殊少，故略之焉。

典志類模範文

(五十一)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

十志中，其末爲藝文，蓋合羣書之目錄，類而言之，所記者雖非國家之典章制度，然以其屬於文物，性質固典志文也。典志文以簡括曲達爲貴，茲志有之，以其篇幅過長，故置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而取六藝。六藝爲經，論語孝經爲傳，而小學亦附焉。故篇首曰劉向校經傳……云云，所謂經傳，乃統而名之也。

昔者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轍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書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允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類散亡，使詔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以上爲羣書總說，以之冠本志之首。吾國古者學在專官，官有專書，如樂譜掌於大司樂，九州之圖，於掌職方氏，邦國之志，掌於小史，是也。東遷以後，王官失守，散在師儒，草野之著述始盛，秦火以後，泊於孝惠，挾書之律始除，文、景以後，藏書漸多，而成、哀時，向、歆父子實總校錄之任，區別羣書，分爲六類，向有別錄，歆有七略，每一書離校畢，序而進之，如前錄之戰國策目錄序，其一也。是爲吾國目錄學之始。班氏此志，本向、歆之書以爲言，惟向、歆著書目，故其言詳，班氏作史志，故其言畧。二劉之書旣亡，則欲考國學之源者，不得不推此志矣。

凡易：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凡易之上著錄易家之書名卷數，且多附以簡要之注，最足供考古之助、凡書凡詩……皆然、因繁不錄、讀者當取原書而參考焉、）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人之占，天

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以上爲易總說，敘易之起原、演進、傳述及其功用。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重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以上爲書總說，敘書之起原、傳述及其功用。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

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以上爲詩總說，敘詩之起原、傳述及其功用。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土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七十篇相似，（劉敞曰：學七十篇相似，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玉史氏記，所見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踰倉等推土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以上爲禮總說，敘禮之起原、傳述及其功用。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平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

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器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

以上爲樂總說，敘樂之起原、傳述及其功用。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有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事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以上爲春秋總說，敘春秋之起原、傳述及其功用。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旣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

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以上爲論語總說，敘論語之起原、傳述及其功用。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貌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以上爲孝經總說，敘孝經之起原、傳述及其功用。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宜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寔不正。史籀篇者，周室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入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繼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一十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以上爲小學總說，敍小學之起原、演進、傳述及其功用。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爲天地相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以上爲六藝總說，敍六藝之功用，及後世治六藝者之流弊。

（五十二）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曾鞏生在宋朝，南豐的人。（現在屬江西省，）是歐陽修的門生。（歐陽修是廬陵的人，現在也屬江西省，）中國古代的文章，在春秋戰國時代，極乎發達，西漢也算不錯，由東漢起，經過魏、晉、宋、齊、梁、陳，一共七個朝代，一代挨一代，文章形式上越變越華麗，實質上越來越衰薄。到了齊、梁以後，所謂文章，完全變做駢體文，風、雲、月、露等等的字樣，布滿紙上，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後人把這時代的文章，叫做文妖，不錯，這種文章，實在跟妖怪一樣。以上七個朝代，加上統一南北的隋，叫做八代。八代的文章，愈趨愈下，到了中唐，韓愈、柳宗元提倡做三代西漢的古文，所以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可是韓柳死了之後，中唐晚唐各文學家，又照韓柳以前一樣，所做的文，都是駢體文，韓柳的提倡，絲毫不生效力。因為唐朝科舉最重詩賦，所以養成不喜歡散文（古文）的風氣。到了宋朝，科舉重在經義，在上所提倡的，都是樸實說理的文章，所以歐陽修出來，同他門生王安石、（臨川的人，也屬現在的江西省，）曾鞏、蘇軾、蘇轍、（二蘇是眉山的人，屬現在的四川省，）還有二蘇的父親蘇洵，這六位都是古文大家，極力提倡古文，講究古文的法則。韓柳的文章，在這時候，非常昌盛，後來明朝古文家唐順之、茅坤，把韓、柳、歐、蘇、曾、王的文章合編起來，叫做唐宋八大家。（實在可以稱為九大家，因為唐代李翱的古文，也是極好的，）八大家中，韓愈的文章，氣力偉大，而又極乎渾厚；柳子厚近乎挺拔一路，不過氣力小一點兒；歐陽修文章學史記，重在神韻；蘇、王文章都重在氣力；王安石的氣崛健，蘇洵的氣沈鬱，蘇軾的氣奔放，蘇轍的氣凝鍊，各有各的好處，惟獨曾鞏的文章，近于李翱一路，靜穆優美，不矜才，不使氣，好像西漢劉向、匡衡的文章一樣，像個涵養深純的人所做的。這一篇所說的，是宋神宗熙寧八年，知越州趙抃救災的辦法，敘述極有條理，所以詳細明白，

而又沒有俚俗的毛病，在單篇的敘記文中間，可算是最好的。至於篇末加上議論，是宋人做記的普通規矩，不算什麼特別啊。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敘災區不止一個越州、）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越州州城、就是現在浙江省紹興、）（先提明辦理救災事務的主人、）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問一、）民能自食者有幾？（問二、）當廩於官者幾人？（問三、）溝防橋築可儲民使治者幾所？（問四、）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問五、）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問六、）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問七、）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一一調查之後、救災的方法、已經有把握了、）

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應受賑濟的人口實數、由第一二三問所得的結果、）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每年賑濟最多用粟、照例沒有過三千石、是第五問所得結果、這種數目自然不能應付非常的災變、）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是第六七問所得的結果）佐其費，（合起來共有五萬一千多石、）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籌劃已定之後、開始賑濟、）憂其衆相蹂也，（蹂、是踐踏的意思、在詳敘辦法之前、用斷制的筆、先提出所以要這樣辦理的理由、而後說出辦法、文章最有精神、比較辦法說完之後、再敘理由、不知道好多少倍、下文憂其且流亡也、計官爲不足用也、同是一樣筆法、）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三日之食。（辦法一、文筆極細密極簡括、全篇大概都是這樣、）憂其且流亡也，（又提、）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辦法二、）計官爲不足用也（又提、）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辦法三、）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結束以上三辦法、）能自食者，（領起以

下、)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辦法四、)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辦法五、四五兩辦法、是由第二問所生出來的救濟辦法、)又飭民完城一千四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辦法六、是由第四問所生出來的救濟辦法、)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辦法七、是補充的辦法、)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辦法八、也是補充的辦法、)明年春、大疫，(凶災之後，必有瘟疫、是一宗不可避免的、早已在趙抃意料之中、)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辦法也、也是補充的辦法、)僧人沒有家眷、所學的又有佛家慈悲的道理，叫他辦看護的職務、一定可以盡心、)凡死者使在處收殮之。(辦法十、也是補充的辦法、有了七八九十四條補充辦法、才算完全、)法廩窮人三月當止、(又說到向例、前所說的是賑米的額數、這兒所說的是發賑的期間、)是歲盡五月而止。(由三千石加到五萬一千多石、由三個月加到五個月、極力寫趙抃注重民災、不拘舊例、)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應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轉死，雖死得無失歆埋，皆公力也。(這十幾句總結上文一切、而加以補充、以見趙抃的功德、真是如椽之筆、)

是時旱疫被吳、越、飢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鉅于此也。(提起發議論、)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尤字好、上有天子、下有州縣、不能夠都抹煞他們、而獨寫趙抃、加一個尤字、眼光四射、一切意思、都籠罩得到)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令足以傳後。(推廣出去說、以見

這一件事情、關係重大、記述才有價值、所以下再發出議論、而結作記本旨。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恩、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說到後人可以由這篇文章推行趙抃的方法、以見本篇的確有重大價值、是文章家加重勛兩、自占地步的方法、）

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現在的浙江衢縣、）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災記云。（結段補出趙抃生平、跟錢公輔義田記的結段、同是一種手法、因爲趙抃、范仲淹都是一代名人、生平大事、一概不說、自然也有缺點、可是寫得太多、看他太重、不但喧賓奪主、有失本題體制、而且成爲鋪張揚厲的勢利文章、大作家不應該這樣、看他們兩個人做這兩篇、在結段中、把趙范兩個人生平大事、寥寥幾句話、打發出去、用筆極乎簡老、而且立言有識、高人一等、像這種地方、法度分明、有迹可尋、是宋文中的上品啊、）

第四款 雜記類

雜記者、所以記雜事者也。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姚鼐謂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記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雜記之文、莫古於禮記檀弓、深衣、投壺一篇。檀弓記雜事、筆極簡潔、而有風致、二篇則存古之遺制、周禮考工記亦然。

考工記本考禮禮，周禮卽所謂周官，漢孝武之時始出。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間獻王，獨調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考工記之文，描寫極細，備極恢詭，與檀弓同爲雜記文中之美者。明王世貞曰：檀弓簡，考工記繁，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斯評良當。後世惟韓退之畫記，體與考工記近。故方苞評之曰：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陽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浮處，而東坡以所得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至於柳子厚山水記，又一變詞賦家之富麗，而以華妙之筆，納之古澹之中。故姚鼐評之曰：子厚閒用水經注興象，然豈鄴道元所能逮？黃東發曰抄云：柳集惟晚年紀志人物，寄其嘲罵，模寫山水，抒其抑鬱，皆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曾國藩與吳敏樹書云：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雕刻物態，逸趣橫生，讀之栩栩然，神愉而體輕，惜古又家少此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游，並物我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有。以上皆論雜記之文也。蓋雜記之文，忌發議論，貴在伏議論於記事之中，而記事重在能詳能明，記物重在維妙維肖。宋以後若歐、蘇、曾、王，多以議論入之。或就情韻爲文，於茲類蓋爲變調。以記載文言，雜記一體，本爲不易，何則？誌傳表狀，行館顯然，惟當講於剪裁之法耳。若記則無質幹可立，平鋪直敘，殊難期其超妙。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記山水，雕琢象形，能移人情，凡皆記之妙者也。而柳子厚游記，固爲古今之最工者，然南遷以後，文章乃益超妙，蓋山水之勝，寄託之，有以成之也。亦可講環境之足以影響於文章矣。古今雜記文之佳者，以唐、宋之家言，如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畫記、新修滕王閣記，柳宗元永州八記，李習之來南錄、歐陽修豐樂亭記，曾鞏宜黃縣學記，蘇洵木假山記，蘇軾超然臺記，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均雜記文之傑作也。

雜記類模範文

(五十三) 小戴禮檀弓(選錄四則)

禮記離出於七十子後諸儒所記，雖非禮經，(禮經三百、凡天子、諸侯、大夫、士、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諸禮儀、無一不備、秦火後、漢高堂生謹傳得士禮十七篇、是為禮經之遺、周官一書、為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則官制也、河間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後世以儀禮周官禮記、名曰三禮、禮記為戴德所傳者、凡八十五篇、名大戴記、為戴聖所傳者、凡四十六篇、名小戴記、馬融復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增益之、為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已、周官為古文、儀禮禮記為今文、至所謂逸禮三十九篇、則古文也、)而所傳多孔門之微言大義、其文亦多精美者。蓋禮為衆美之會，故習禮者，多長於文也。大學中庸為精于說理之文，二者外，學記樂記，亦均屬上乘文字。而敘事之文，則檀弓最簡而晰，後人稱蘇子瞻熟于檀弓，故其文俊而辨。宋末謝枋得亦嘗為之評點。明王世貞曰：檀弓簡，考工記繁，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蓋三禮之中，此二篇尤文家所習稱者也。檀弓篇首言子游，又篇內多言之，故昔人疑為子游所記。全篇名為檀弓者，檀弓、魯人之知禮者，篇首及之，故因以為篇名。茲選錄四則於下，以見其一斑焉。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贊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晬，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

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墓寫處無不曲肖神情，自是千古奇筆。至曾參彌留之際，鎮定如此，足見大賢修養之深。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寫曾子、先哭而後怒，子夏先哭而後拜，神情均極逼肖。至慰問之切，責善之力，從諫之速，可見古人風義之重焉。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寫孔子將死前，神情氣象極其澹定，較曾子彌留時，又不同矣。

有子問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爲

石槨，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糜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不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速貧猶愈於貨，速朽猶愈於靡，乃因病發藥，故爲此矯枉過正之論。有子智足以知聖人，故見得最確。至文之層折相生，澹宕灑灑，如秋水春山，移人性情。

(五十四) 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節錄二峽段)

水經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爲之注，書凡四十卷。凡地理之書，多苦枯燥，而此書正文既條委詳備，所注又考證核實，寫風物尤有神致，在南北朝文獻之時，此書與洛陽伽藍記，實爲雙絕之作品。茲卽江水中錄其記三峽者，節之於下，以窺一斑。因其多記瑣事，故以之人雜記類。三峽、在川楚之間，瞿塘峽、巫峽、西陵峽是也。(見原書卷三十三之末卷三十四之首)

江水又東逕廣谿峽。

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頽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常據曰：縣有山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祥，蜀都賦所謂熙鳴鼓而興雨也。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廻

復，汭沂所忌。饗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獫狁，不生北岸，非唯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

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注略）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注略）

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略）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注略）

江水又東逕巫峽。

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彥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也。

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

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簾，或方如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類巖所餘，比之諸嶺，尙爲竦衆。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嶷，其翼附羣山，並概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血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血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神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王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之臺，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

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瀾灑，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江水又東，逕石門灘。（注略）又逕逕歸縣之南。（注略）江水又東逕城北。（注略）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注略）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注略）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注略）江水又東過夷陵縣南。（注略）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鍾竈下。（注略）江水又東流頭灘。（注略）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注略）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注略）

江水又東逕黃牛灘

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波外高崖間有色，（孫汝澄云：當作有石，）有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斷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濤紆迴，雖途徑信宿，猶罕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矣。

江水又東逕西陵峽。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峇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崧者，袁崧也，晉光祿袁瓌之曾孫、祖喬、父方平，並見晉書、

崧少有才名、著有後漢書百卷、道元嘗引其郡國志云、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巒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彼、林木蕭蕭森森、離離蔚蔚、乃在散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反、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常驚知已於千古矣。

(五十五)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永甯寺)

南北朝之時，佛教極盛，來北方者，由西域之陸道至，來南方者，由南洋之海道至，北則腥羶所窟，文物未興，南則玄學和傳，久王生厭。佛教乘之，遂獨占也。洛為魏都，寺廟之盛，北方無有倫比。永熙後，魏分為二，東賴高歡，西依宇文，東遷鄴，西宅長安，伽藍記之作，即在是時，故興亡盛衰之感，時見於編，其文工於描繪，長於抒寫，足與經注抗衡。觀其序例中有云：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圯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庭，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踰於九達，農夫耕稼，藝黍於園，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舉，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云云。觀此，可以知書中之大概矣。永甯寺，洛陽城外。是記實書中之第一篇，爰選錄之焉。

(城內)永甯寺 熙平元年 靈太后胡氏所立也。(記建立年歲) 按照平元年、歲在丙甲、在甲寅遷鄴

相輪

即塔上之小

蓋也

青嶺

即今之翠竹香草

之前、十八年、在丁卯楊氏作記之前三十一年、) 在宮前闔闔門南一里御道西。(記寺之地點)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記寺之四至)闔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記闔闔門前御道東之大建築物)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即四朝時藏冰處也。(記御道西之大建築物)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刹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記浮圖之高)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補記大規模營建之原因)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鑠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鑠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詳記刹上之工緻)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詳記浮圖之工緻)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及十餘里。(以上兩層、實寫之外、又總括而虛寫是塔之工緻、所謂虛實相間、)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清瑩綺疎，難得而言；枯椿松栢，扶疎拂檐，翠竹香草，布護塔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記佛殿之壯麗)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瑤，赫麗華拱。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

加之珠玉，莊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記寺牆寺門之壯麗）

以上敘寺之建築及其風物。史稱：魏作永寧寺于宮側，又作石窟寺于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水寧尤甚，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有之也。

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永昌河內人也，繁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景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睦伯作序行於世。（記作記之人，而並記其略歷，且及其共事者，蓋重其人、正爲重其文、重其文、乃所以重是寺也。意謂是寺不但建築壯偉、裝飾精美，卽作記之人、亦當代無兩也。）裝飾舉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若堂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街之常與河南趙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記眺望之廣，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波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鏡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閭浮所無也。（閭浮佛經所請南瞻部洲、指中華及東方諸國、極佛界亦未

有此。口唱南無，或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極寫是寺建築裝飾之美、由一特異之覽者口中出之、用筆用意、十分到處、）

以上叙作記之人，及覽眺者贊美之辭，寫寺之建築及其風物，至此已畢。

建義元年，（按建義年號、後改永安、歲在戊申、距建寺之年、恰一星也、）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全段只此一句、與是寺有關、以此句鈎縮之、意在寫洛陽之亂、爲篇末作引耳、非閒文、）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馬有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况今奉未言之旦，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三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意謂何如？穆曰：明公世誇英武，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於今日。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官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令別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尤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即許之，共尅期契。榮三軍編索，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入議者莫肯致言。唯實門郎徐紇曰：爾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張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敝，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即遣都督李神軌、鄭季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陵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

日，召百官赴朝，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建義元年，是爲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兩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不自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就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

以上記與永寧寺有關之一大事，以見洛陽之亂。

永安二年（己酉）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全段只此一句，與是寺有關，以此句鈎縮之，意在寫洛陽之亂，爲篇末作引耳，非閒文。）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肅衍。是年入洛，其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旣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能與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故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始欲無疑，已有陳恆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觀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築，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爾朱，脫公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俱來見吾，共敘哀悼，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皋，便爾北渡，雖過於兇手，勢不自由，或新生素懷，棄劍猜吾，聞之永歎，

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運枝分葉，與滅相依，假有內閭，外猶稟侮，况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念莫如，棄親離離，義將焉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當年，謀魏社稷，愚智共見，卿乃閉口，疑於必然，豈非計銀，養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薦物，若尅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下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慚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吾，若天道助順，誓奉茲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鷓鴣狼噬，薦食河北，朱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覆，義利是圖，富貴可保。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北黃門郎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難。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顯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策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顯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鐵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顯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顯聞延明敗，亦敗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顯與數十騎奔蕭衍，至長社，爲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

以上配與永寧寺有關之又一大事，愈見洛陽之亂。

永安三年，（庚戌）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全段只此一句、與是寺有關、以此句鈎結之、意在寫洛陽之亂、爲篇末作引耳、非閒文、）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意，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

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十月一日，隆與妻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卽遣爾朱傑討伐，爾朱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篡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殛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侍中朱元龍齋鐵等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爲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勦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原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子長廣王等爲子爲王，改號曰建元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潁川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利失，兆自雷陂陟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天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流而渡，是水淺不及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踰於泥濘，皆理合於天，神祇所將，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田漆，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盈，鬼神囉謙。

敗走之，備爲虛說。時兆愛軍尙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縶帶於寺門樓上。（應段首）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晉陽，縊於三綬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陵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鳳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輓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聞者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以上記與永寧寺有關之又一大事，以見洛陽之亂愈甚。寫魏莊帝子攸被囚後，忽爲入作者議論，繼以子攸臨終之言與詩，更以感歎結之，文情最爲深至，而洛陽之亂，至于極點，於此益見。

永熙三年（甲寅、在子攸死後四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帝者孝武帝修、高歡所立、卽篇末所稱奔長安之平陽王是也、）遣南陽王寶炬，錄尙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赴救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塔高不能救也）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如此出力寫、才能與首段相敵、蓋極偉大極莊嚴之建築物、一旦燬爲灰燼、豈能以輕描淡寫了之、）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火後補敘、如此出力寫、才能與首段相敵、）有人入地灶火尋柱，周年猶有煙氣。（火後補敘、如此出力寫、才能與首段相敵、）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又敘一事、寫得極神秘、以神秘應莊嚴也、直是工力悉敵、）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敘大事作結、連用二月五月七月十月等字、一氣貫聯、以見永寧寺之衰盛、與洛陽之盛衰、互相關係、史記信陵君列傳、起結之法、與此相同、至是始知篇中連記三段、而用總士馬於此

寺、在此寺聚兵、囚莊帝于寺等語、鉤結之者、正爲末段伏線、而首次二段、極力寫永寧寺之建、正是寫洛陽之盛、末段極力寫永寧寺之焚、正是洛陽之敗、中間三段由盛而衰而亂也、文章之妙、在神在骨、不復可以形迹求矣、)

以上敘寺之焚燬，而終之以見洛都之遷，以見永寧寺與洛陽之關係。結束之筆，其大如椽。

(五十六)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此文起首處，下筆極端重，結末處，下筆極談諧，而全篇描寫情景，宛然逼肖，朗讀一過，如見一高才之士，浮沈薄宦之中也。真雜記文中之卓卓者。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維謹。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勢力反出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極寫輕丞積習，情景如見，而筆力端凝，得未曾有，蓋所記者，爲衙署積習，其事公而非私，故鄭重以出之也。

博陵崔斯立，稱學績文，以書其奇，漚涵澹遠，且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鵬舉於有司，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貶而爲梁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願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爲

之。

敍崔君之才，與其不得施用，固文中之所不可少者。兩喟之言，變換迅速，神情極爲生動，蓋深爲崔君傷矣。

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楫與瓦，塹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淙淙循徐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敍修治廳壁耳，而活畫一傲睨一切之人在內，極其談詭之中，而又極有風神，與前段同。

(五十七) 柳宗元永州八記(選二)

山水游記，以子厚爲最，子厚之文，又以永州八記爲最，前已言之矣。永州八記，一、始得西山宴游記，二、钴鉆潭記，三、钴鉆潭西小丘記，四、小丘西小石潭記，五、袁家渴記，六、石渠記，七、石澗記，八、小石城山記。茲錄其一二兩篇，以窺其一斑焉。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予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敍好遊來歷)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亡遠不到。(州之山無不遊)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而臥，宣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遊之興無不盡)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

未始知西山之怪特。(獨遺此山。)

以上所記，乃未得西山以前之宴遊。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點出西山、)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點出宴遊、)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無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盡山之態、)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盡山之趣、)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盡遊之興、醉字歸字、與上文相應、)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未始字始字、與上文相應、)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以上所記，乃既得西山以後之宴遊。吾鄉林西仲評此文曰：全在始得二字着筆，語語指畫如畫，千載而下讀之，如置身於其際，非得遊中三昧，不能道隻字。

鉅姆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伏下不匝旬旬、)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姆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鉅丘所自出、十八字作一句讀、)梁之上，有丘焉。(寫出丘字、伏下得異地者二、)生竹樹，(伏下嘉木美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合寫石之奇、)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分寫石之奇、此丘之勝、在於石、故極力

描寫、末段賀丘之遭、亦書於石、重在石也、）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私之甚便、）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得之甚易、）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賞之甚至、亦即末段感慨之發端也、）

此段叙得小丘。

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治其荒）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成其勝）由其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望得其趣）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臥得其趣）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先自賀、而引起末段之意、）

此段言小丘之勝。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終爲丘賀、無限感慨、）

此段以議論結之。吾鄉林西仲評此文曰：子厚遊記，篇篇入妙，不必復道。此作把丘中之石，及既售得之後，色色寫得生動活潑，就爲難得。末段以賀丘之遭，借題感慨，全說在自己身上。蓋子厚向以文名重京師，諸公要人，皆欲令出我門下，猶致茲丘於豐鎬鄠杜之間也。今鎬是州，爲世大僂，庸夫皆得詆訶，頻年不調，亦何異爲農夫漁父所陋，無以售於人乎？乃今茲丘有遭，而已獨無遭，賀丘乃所以自弔也。嗚呼！英雄失路至此，亦不免氣短矣！讀者當於言外求之焉可。

(五十八) 歐陽修豐樂亭記

歐陽氏文以神韻勝，不待言矣。此文極力描寫天下太平，而處處歸功國家，立言極其正大。至當豐樂之時，獨能憂深思遠，賢人君子之意量，洵不可及也。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記作亭之由。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描寫天下太平、第一層專就滁州說，）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描寫天下太平，第二層放大說，）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描寫天下太平、第三層又專切滁州說，）

就滁州今昔情形，說在上功德之厚，是刺史應說之語，描寫天下太平，分三層說，極唱歎之妙。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

泉，撥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子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記豐樂亭之景，兼述命名之意，與作記之由，處處不脫刺史口氣，是本篇特色，亦歐文特色也。

（五十九） 錢公輔義田記

錢公輔這篇所記的，是范仲淹的事情，范仲淹所置辦的義田，到清朝還存在，可。功效很大，流傳很遠了。在眼時家族制將近衰頹時候，像這種事情，自然很少，但是在八九百年以前，的確有記載的價值。況且這一篇文章，最有法度，在宋文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不愧稱爲有數的模範文。

范文正公，蘇人也，（這是一小段、先記置辦的人、）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又是一小段、記范仲淹的天性、這時候還沒有義田、）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又是一小段、記置辦義田、）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緡，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餘而無窮。（詳記分給的方法、以下又補充兩句、）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加這兩句、極乎周匝、）此其大較也。（由日食人一升起、到這兒止、又是一段、記分給的方法、）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追記范仲淹未得志時候的志願、以見置辦義田不是容易的事

情、) 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追記范仲淹得志後才能夠置辦義田、) 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再記范仲淹死後、義田永遠不廢、) 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殮，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由初公之未貴顯起、到這兒止、又是一小段、再記范仲淹的天性、收煞以前幾個小段、位充祿厚幾句、寫范仲淹窮困、以見他不顧自己而愛族人、置辦義田、實在不是個容易的事情、這叫做文章家烘托的方法、)

以上是本篇的記敘部分，中間可以分做許多小段，已經解釋在上面了。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先粗發議論、) 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欲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又粗發議論、) 今觀又正公之義出，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結到范仲淹、由昔晏子仲起、到這兒止、又是一小段、這一小段、跟以下一小段、都是議論的、跟以前記敘的不同、這種地方、正是宋文的特別體段、而一樣議論之中、這一小段、是正說的、拿古來好仁的人、做個比較、以顯出范仲淹格外的好、下一小段是反證的、拿當時的壞人、來痛罵一番、以顯出范仲淹的好處、反正、合、而范仲淹好處越明白、而且這一小段正說、明明舉出晏平仲是用具體的方法、所謂實的、下一小段不提什麼人、用概括的言語寫出來、所謂虛的、兩小段中間虛實反正、互相爲用、而後所議論的、加倍有力量、文章好處、有迹可尋、真可以做後人的模範、讀者要加倍注意、) 嗚乎：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鐘祿、

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况於施醫乎？（反證第一層）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稻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也哉？况於他人乎？（反證第二層、一種意思、分兩層說、文章氣勢格外雄厚、）是皆公之罪人也。（結到范仲淹、由嗚乎世之都三公位起、到這兒止，又是一小段、用議論反證范仲淹的好處、罵人罵得確痛快、其實這種壞人、本來該罵該殺、）

以上是本篇的議論部分，中間分做兩個小段，已經解釋在上面了。

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震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又是一小段、附記范仲淹生平大事、寥寥幾句話、帶它打發、用筆極乎簡老、要是別人做這篇記、一定用這一小段的意思作開首、現在攔在後頭、不過畧帶幾句、立言有識、高人幾等、因爲范仲淹一代名人、出將入相、生平大事一概不說、自然也有缺點、可是寫得太多、看它太重、不但喧賓奪主、有失本題體制、而且成爲鋪張揚厲的勢利文章、大作家不應該如此、現在這樣做法、盡美盡善、讀者不可以不知道啦、）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最末小段、結出做記的本旨、）

以上是本篇的餘文、餘文也是不可以少的，已經解釋在上面了。

（六十） 余懷板橋雜記（選錄三則）

余懷字澹心，莆田人，流寓金陵，閔明之所以亡，著板橋雜記。板橋者，秦淮河之長板橋也，歌場舞館，皆在其近側焉，宏光君臣，荒于酒色，以爲終有偏安之望也，虎視眈眈之滿兵，即日南下，漢奸

洪承疇、吳三桂輩，爲之先驅，由東河南之豪傑，起兵抗清者，凡數十萬，而四鎮自相屠殺，無一人一騎之北援，惟史可法募民兵數千，死守揚州而已。以在下者言，所謂東林後勁，復社前驅，如三公子五秀才者，乃日夕流連於秦淮河畔淫樂之地，欲問之不亡，其可得乎？板橋雜記之纂集，所謂借美人以傷往事也。書中無篇不醜，有句皆妍，而妍醜中，乃蘊無窮之哀感，黍離麥秀之思，不是過也。較之桃花扇，猶勝之矣。王士禛喜澹心金陵懷古六十一詠，寄以詩曰：千古秦淮水，東流繞舊京，江南戎馬後，愁殺庾蘭成。蓋澹心實有開府之悲也。錄記事三則如次：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無不精熟。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咏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游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棲，隨如旱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按梅村集中作八絕）可傳小宛也。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卽按新詞妾接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僕夫瘠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妝樓，盡室倉黃過渡頭，細合金釵彈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前首言阮大猷之禍，此首言高傑之禍，時事可知矣。）又云：江城細雨碧楊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按此首有言外之意，當以小宛指董鄂妃，特冒氏後人於此節堅不承，闕疑可也。）

右記董白事、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貨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錫，羣姬星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籍甚至，且曰：君尙有非欽虛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虛也。林公唯唯。厚贈遣，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右記中山公子事、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闖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董前此大鍼恨朝宗，羅織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更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

眉零落頭新白，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右記李貞麗事、

後序

爲文已難，選文更不易；選一代之文猶易，選古今上下之文則尤難。自昭明以來，諸家之爲選文，其足愜乎人心，視爲至當者，僅可以指屈焉。昔叔夏居燕京，從全椒金子善夫子受業，桐城姚先生仲實者，與夫子爲姻親；每來齋中，譚輒竟日。時叔夏方學爲古文詞，間取所謂類纂者讀之。先生見而問曰：子亦曾知是編之妙歟？則謹對曰：未也。且編中之文，皆素所習知，非有奇辭秘字，世不經睹；顧其見重於學者乃如彼，又何也？先生嘆曰：淺矣，子之於文！今夫史遷，人所習知也，使有問於子者曰：其爲文何若？子將盡舉史之記詞以對，抑舉其一篇？盡舉不勝舉，舉一篇則奚舉？且吾聞諸先子曰：選文有三失，三難。文變不明，則失之於陋；繁簡過當，則失之於偏；分類不齊，則失之於雜；此三失也。舉一篇而衆妙皆具，舉二三人而一代之文可窺，一難也；不矯矜獨識，故取乖離，不私立門戶，盡刪異己，二難也；衆派齊收，四導歸諸海，雖盡列諸家之文，又卓然成爲一家之編，此其最難者，其三也。蓋有能文而不知選文者矣，未聞工選文而不精於文者也！子其識之。今先生逝世

垂二十年，叔夏每以其言，衡諸近代諸家之選文者，輒自歎孤陋，而未能有遇於能免乎三失者，矧欲求其能合於三難！今年秋，執教協和，與

易園先生晤對，見其架上有國文學者，請而讀之，未竟，曰：善夫！此真契合於姚先生之言，而備其三難者矣。且是編爲 先生教授南北大學諸生之作，

其中分類釋文，提綱析縷，深入而顯出，將欲使博覽者，持之爲管鑰，有以盡窺乎數千年來之文章；而反約者，又將倚爲權衡，用以知其所當守，則其難又有出於姚先生所指者之外可知也。頃者，諸生將再刊之。 先生曰：子爲我

序其後。叔夏不足以序，然 先生固爲先君子所知，又與姚先生善者也，有命，不敢辭。因憶甲寅乙卯間，有衛西琴博士者，寓燕京法源寺，叔夏一日過之，見座間一三十許人，面白皙。雙目爛然，精爽之氣溢於眉宇，而忽忽末及道姓名。越數日，先君子召叔夏前，曰：童子胡慢！ 陳易園先生遇汝於法源寺，方欲與汝言，而竟去，何也？ 易園先生者，少工文，壯而彌善，其爲人蓋古狷介之士也！他日汝若見，當禮而從之學。叔夏謹記之不敢忘。而誠不自料所見者，卽今日相遇之 先生也。其爲感喟爲何如也！至於是編之

美，凡屬博學深思之徒，必能有以自知之，固無待於叔夏之贅辭。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閩候嚴叔夏謹序

跋

右國文學二卷，吾師

陳易園先生教授各大學國文所撰輯之課本也。

先生長國學專校，執教福建

學院，拱皆與於弟子之列，時相從問古文之義法途徑，

先生以爲可與語，

所以誘掖獎勵之者甚至，而拱才驕質下，迄今濩落無成，每念先生殷殷教誨之意，良用愧慙！

爾者，

先生出是書，命拱與福安郭君毓麟讐校章句，付梓。兵興，郭

君，卒遭畢役，別風淮雨，有不免者。

嗟夫！世士方醉心歐化，蔑棄國學，重以兵事，學府文庫，多淪劫燹，而是書適於此時刊布，實文學絕續之係，不尤可貴乎哉？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門人施拱謹跋

國文學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七	二十五	的	之
	十四	四十一	散字下缺 一字	佚
		四十六	劉字下缺 一字	闕
二	二	二十四	經	徑
	十三	二十	恕	怒
	十四	(三)(三)	神鬼	鬼神
三	二	一	神	雖
	六	(六)(九)	去其	其夫
四	六	三十	類	文
		三十五	類	辭
	七	三十	類	文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五	十三	十九	符	荀
七	二	(八)(九)	良善	善良
		(三)(廿)	。衆	衆。
九	四	三十八	菩	善
	九	七	。	？
十	十二	十四	富	當
	十五	其至乎	由爲學	爲學當
十一	二	十三十四間	委字上缺 一字	或
十二	六	一	言	等
	七	世世共	文著	著文
	十七	世世間	良治之子， 下缺一字	至

一

十三 八 九 ? ,

十二 筍 荀

十一 筍 荀

十四 十二 二十六 第二個南冥之下天地之上加一字者

其視下之下加一字也

十五 四十一 無力

十五 一 十五 不力 無力

六 三 小物之間多一字 然

小物之間多一字 然

十一 十六 蛎 蚶

十四 十六 阿 啊

十六 二十二 搏 搏

十六 七 一 數字下再加一字 數

冷 冷

三十五 難 雖

十二 十人 不 無

十七 十 十一 興 與

十四 九 適諸越之下人斷髮之上再加一字越

看 肩

十六 二 九 癖 癖

十八 二 三十六 癖 癖

四 十九 癖 癖

癖字之下宜

加一字 統

十四 十 如 好

二〇 二 焉，止 焉止，

十一 七 七 清平， 清，平

十三 二 也 又是

十五 末 發開 開發

二三 末 末二字

開拓 應刪

二八 五 壹·七·四間

天字下有字 上應加一下字

二三 十一 五·六

廉字下多，僅刪以二字

卅八 候 候

末 卅·共間

營字下於字 上應加一語字

九 二 四十 五十

二五 一 一·二

萬古之 上應加開拓二字

十六 十三 廿六 辨 粹

二 共·共·卅

祿武父 應刪去武字

二九 十二 八

劉字下空格 慮補一總字

七 卅·七·五間

二千下後字 上應加一年字

十二 能 徒

壹·壹 十三

行末字 領本 木領 行首字

三一 五 十六 氣字之上空格 應補一弱字

三六 七 四

孤 狐

三三 十 廿八 班 斑

十一 十一

獸 麋

罕·罕·十一 進以 以進

十一 三十

設 說

十六 廿至卅 言·善 言善，

十四 六

吏 史

十七 去至九 言·不善 言不善，

二七 十二 十七

徒 徒

三四 十三 廿九 注字上係灌字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三四	十六	廿四	比	此
三五	十五	十五	月日	日月
三六	一	三十一	藝藁	藝藁
	十	廿一	飾	
		廿五	握	握
	十四	廿五	侮	侮
三七	七	十六	享	享
		廿三	以衛宏	衛宏
	九	卅二	辨	辨
			應補正文一行文，如下：「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三八	十一	四十四	時	詩
三九	八	十三	木	本

四七	七	二、三字間	以字下數字	上應補一下字
四六	二	廿、四間	無之下蜚之上	應補一蛇字
四五	十二	八、九間	恨之下闕之	上應補一有字
四四	四	廿、元	，後	後，
四三	十四	廿六至四十	守其國	以守其國
四二	三	十三	崇	崇
四一	五	五、六	起秦	秦起
四〇	十二	八	徒	徒
	十一	六、七間	德之下形之	上應補一之字
			四	

十二 卅一 具 且

十四 卅八 知字下賀字 上 應去一以字

四八 二 卅七 也 刪去

六 七 於嵩 于嵩

十二 七 戮 戮

五〇 一 廿一 趙岐 趙岐

十 九 諸侯 諸侯

十一 廿五 寢 寢

五一 六 廿七 西都以下應補一賦字

卅八 鮑熙 鮑照

四十三 唐信 庾信

五一 八·九間 應補一行爲「辭賦類 模範文」六字

五二 一 廿·廿間 篇字下騷字 上 應補一離字

三 十九 是遭二字上空 格 應補一離字

十 十 奏 秦

末 廿至廿 說至。 說。至

五三 末 四十三 地力 地方

五四 末 廿五 於 應刪去

五六 三 六 陸 阨

五 卅五 乘 棄

十 一 莖 莖

五七 十 廿八 隨 跟

十一 四十二 莖 莖

五八 五 二 莖 莖

十 廿·廿間 邑之下化之 上 應補一赤字

五九 一 五·六間 入之下離之 上 應補一以字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六 九 二 第二小

十二 一、三間 女之下空 格 應補一嬰字

末 卅九 鮮終之下應補一分字

六十 一 卅四 粲 桀

三 四 卅 植 羞

九 三十 士 士

六 十四 孰非善而可之 下 應補一服字

十二 十四 段二 第二

六一 六 卅六 奇話 神話

六二 八 五 筵 筵

十四 十一 末 末

六三 一 廿六 簾 架

三 十八 末 末

六

十一 末 是 佩

十二 四 于 干

六五 十 五、六 3 3

六六 七 卅四 枚桌 枚桌

六八 末 四、四 麟 麟

六九 一 十 條支 條支

四 四 壞材 壞材

十九

四十三

八 二 輩 輩

七〇 五 芟、三十 北彌 後

七二 末 末 而

七三 十四 一 君 臣

七四 十五 十四 煤 漆

末 十三、十四 祇 祇

四十 休下應補一徵字
末 徵 應刪去

七五 二 廿八

陸字下空
格應補一雲字

六 廿六

禁 傑

七七 十四 十三

大篇 全篇

七八 二 十五

臭 泉

七九 二 十

史紀 史記

八二 末 九·十

兩個先字應去其一

八三 三 六

奧 粵

八 七

十三 廿四

十一 廿三·廿三

變擅 擅變

十五 十七

託 托

八四 五 三十七

木 本

八 九·十 前以 以前

八五 十 四十一 壬 王

八六 一 廿六 至 應刪去

八七 十六 廿四五 競競 競競

八八 十三 廿四 概 概

九〇 九 末 用 匡

九一 十一 卅六 往 住

九二 十四 卅四 公繆 繆公

九六 末 廿九 激 徹

九六 末 廿九 綿 錦

九六 末 卅八 北狄之上應補一惟字

九九 五 四·五 牘書 書牘

一〇一 一 卅二 兢 競

一〇二 末 十八 實 于

一〇二 十 四十三 羈 羈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一〇三	二	八	代	伐	部	部
一〇四	一	六	今之	今文	今之	今文
一〇五	八	廿六	興	興	興	興
一〇七	二	八	士	士	士	士
十一	三	三	候	侯	候	侯
十二	十六	四	丞	丕	丞	丕
一〇八	一	十六	阮字下空格 應補一「瑞」字			
一一一	三	廿八	楊	揚	楊	揚
七	十六	十六	壤	壤	壤	壤

一一二	四	十	滿	滿	滿	滿
一一三	十四	廿五	子	子	子	子
一一四	十	廿四	姑客	姑客	姑客	姑客
一一五	八	二	已	之	已	之
一一六	四	卅一	膝	膝	膝	膝
一一七	九	廿二、廿三	山，鬼	應刪，	山，鬼	應刪，
一一九	十二	二十	東	東	東	東
一二二	二	三三	獨	濁	獨	濁
一二三	二	二	太	大	太	大
一二五	三	卅三	括弧內掣嘆 上應補一「字」字		括弧內掣嘆 上應補一「字」字	

八

一二六 九 九 寒 寒

十二 廿八 同乘 相乘

末 六·五 在在 兩在字應
去其一

一二七 七 五 章 草

卅七 是 見

一三一 六 十六 隱 隨

十 廿三 士 土

一三二 一 六 歐陽下應補修字

七 志·三間 于字下天字
上應補一敬字

一三三 八 三 木 本

十五 四十一 候 候

一三七 九 四十 「須淵善而早天」層
之下「一層虛四例證
後之上」應補下列諸
語。

「實，盜跖惡而壽終，又一層實，操行不軌數
語惡，逸樂富厚一層虛，擇地而蹈數語善，
而遭過禍災又」

一四一 五 志·三六間 不字下兵字
上應補一進字

十五 八至十三 候生，因問，

一四二 一 廿一 正 此

一四三 十二 四 待 待

一四四 十 廿六 情 精

一四五 八 十七 徒 徒

一四六 七 四十一 史 吏

一四八 八 廿三 微 微

一四九 六 卅二 臂 臂

一五〇 九 十六 尊之之失 尊尊之失

十 十三 京帥 京帥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一四	廿三	不測	不測
一五一	九	十四	之字應刪去
十五	三十	且封	且封
一二五	三	甚蓋	其字之下之字之 上應補一人字
八	廿六	來字應刪去	
十二	廿五	有	爲
一五四	十六	廿四	概
一五六	十四	卅一	來
一五七	十二	廿四	檢
一六一	七	末	作字應刪去
一六三	十五	貫兜間	追字之下郭字之 上應補一復字
一六四	末		未行之後應補一行爲 「附傳誌類分目」六字
一六五	二	十七	傳也 傳者

十	廿	其甚	十
六七	七	末	六
十	卅七	卅七	讀
十三	卅三	第一	第一
一六八	九	十四	於
一六九	二	卅六	家惟
一七二	十四	末	來
一七三	六	六	楚
一七四	十	十二	九年
十四	廿三	卅四	禮
一七七	末	卅三	體
			雖然之然字應刪去
			寡字下之字
			上應補一人字

一八〇 四 十四 通 通

一八一 二 二 御字下同字上並
格 爲補 侯

十 字 結字
上 結字

一八三 五 卅二 環 環

末 三 七 見字下自字
上 環補一其字

一八三 三 二十 公 父

一八四 十四 一 咳 嗽

一八五 十二 十九 藥 藥

一八七 八 廿七 有 月

一八八 十二 四十二 斤 片

十六 七 搗 搗

一九一 七 十三 延 廷

十一 四 端 端

十五 廿二 財 才

十六 有文 西陶全 應制六 個

十九 四 其文 串備便字 類六 一個

五 五 換 無

八 三 七 八 水師

九 一 情 情

八 一 情 情

九 一 情 情

六 六 是 是

十一 三 自 自

十二 六 響 響

十三 八十一 彈 戰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十一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一九六	三	廿九	折	拆
十四	四十一	連	連	連
十二	四十	爐	爐	爐
十一	十四	乖	乘	乘
九	四至九	起，以其鈎鈎，以起長鈎鈎	應作	
三	三十四	遠	往	
		其字間	上字下字	上應補一命字
一九五	一	廿八	乖	乘
		末	地	城
		三十三	道	道
		七	同	問
		三十九	道	道
		三十六	同	問
		三十一	舫	艦
		十四	舫	艦

一九八	二	卅四	癱	癱
十四	八、九間	能字下戰字	上應補一力字	
十一	卅七	太	大	
十三	七	毒	毋	
廿七		受	砲	
八	十	許	計	
五	廿	奪	奪	
一九七	三	四十三、四十四	港字	倡
十二	十六	儀	議	
九	四十五	蕊	蕊	
八	四十三	嬌	牆	
		會字下、之	上應補一港字	
		廿	廿	

處字下橫字，應刪去，

三 九 廿四

沿字下之字
上 應補一海字

九 卅六

奧 粵

十一 一

貨 船

十三 廿一

奧 粵

二〇〇

二 四

充 允

四十一

香字下，上空
格 應補一港字

三 四

河 河

七 天間

通字下之字
上 應補一商字

四 十九

如 餘

廿二

商 上

十 四十四

自 自

二〇二

二 三 卅四

爲字下郭字上空
格 應補一新字

二〇四

三 廿七

樗 樗

二〇五 十一

廿 廿四

無，無

七 三

廿四

壤 壤

二〇六 六

四

撒 撒

二〇八 三

十八

奧 粵

六

十八

誇 誘

七

卅九

少 小

十一

卅五

徐 余

十五

九 十

先 光

二〇九

六 七 間

舟 漁 舟

二一〇

九

上 字下及字
應補一山字

二一一

五 七

經 輕

二一二

十二 卅七

淤 淤

二一三

十三 卅二 卅三

且 數 數日

二一四

七 卅六 卅九

用 我 我用

國文學講義 勘誤表

國文講義 勘證表